

The World's Great Letters

珠璣集

許汝社譯

What it is, nor what it shall be, your scholars and
priests know all that perfectly. for my part I am
but a very ignorant fellow.

Let it be what it will, I assure you my soul has
a great regard for your own when you will
make a turn into our deserts, you shall find me
(if a live) ready to show you my respect and
obsequiousness.

大時代書局發行

114
H.812
73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Great Letters
By Lincoln Schus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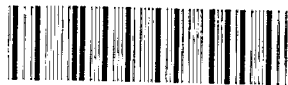
珠 璣 集

— 從 書 翰 認 識 世 界 —

許 汝 祉 編 譯

大 時 代 書 局 發 行

1943



3 2339 1401 3

獻
給
母
親

譯
者

伏爾泰： 郵書是人生的安慰。

賽繆瓊森： 在信裏面，人的靈魂是赤裸着的。

蕭伯納： 人類只有在紙上找到了榮耀、美麗、真理、智識、道德和愛情。

編譯者序

這裏的智慧和機智，作與會給你一點勇氣，作與會給你一點領悟，作與會引你投入一陣沈思。因為這裏有世界征服者豪邁的聲音，有哲人譏嘲的嗤笑。有藝術家大師向你展開了祕密，有滑頭政客然而也是人類大思想家向你在流涕痛哭。這是人類偉大的交響曲在合奏。你聽到倫敦塔上嘆息的聲音麼？他在說：「……我不過是一堆泥土……」。歐洲又有一個偉大的聲音起來了，他在說「你聽這一陣樂聲。」又是一陣聲音：「一陣恐怖抓住了我」，「死刑判決書讀過了！」，「面前是一陣黑暗」。暴怒的聲音，接着起來了：「我控訴！」「北方的野狼逃出了籠」，「看看你那雙染着鮮血的手」，聲音又顯得柔和了：「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皇上」。又變得莊嚴了：「我要以個人的生活為榮，以個人的存在為樂。」最後，聲音又變得憤激了：「但願上蒼保佑這黑暗骯髒的國度」。這是當代大才豪譴責納粹的憤怒聲。交響曲還在奏下去；初聽似乎只是一片戰鼓瑟瑟，不過這還是交響曲的聲音，大家放開心胸，集中智慧聽吧。

我們還可以在這些「偉大的書翰」裏面，看到馬其頓和波斯如何爭霸，看到羅馬帝國如何從荒淫到滅亡，耶教如何興起。還可以從達文西、米克朗吉羅這些巨人，認識光輝燦爛的文藝復興時代，從培根、巴斯加、伏爾泰、塞維妮夫人認識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派景情」。丹東和羅勃斯比爾這兩個名字，一定使你聞到了「恐怖時代」的血腥。華盛頓、佛蘭克林、傑弗遜、林肯的書翰，可以使人了解新世界的產生，實在並不是偶然。達爾文、赫胥黎、約翰·彌爾的堅貞奮鬥，可以啓示我們：科學的發育成長，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末簡單。最後，讀者可以看到帝俄專制如何在傾頹，而歐陸新專制政權又開始在蹂躪世界了。是的，人類文明的「野狼」又逃出了籠子。不過我們彷彿又聽見了一千五百年前哲人的聲音：「把這段故事告訴後來的人，好讓他們曉得，就是在刀劍沙漠和獸羣之中，道德也永遠不會成爲俘虜。」這個聲音當時曾經指出了歐洲黑暗時代中的一線光明。我們再看這一個「新的黑暗時代」，可以見得人類的希望，比之一千五百年前黯淡的情景，不是早已光燄十萬丈了麼？

許汝社

一九四二·八·十五·長江之濱。

珠璣集目錄

編譯者序

第一部 (紀元前三三四年——紀元後一六七五年)

- 一 亞歷山大和達琉斯的爭霸..... (一三)
1. 「天帝賜給我主宰地球的大權」——達琉斯致亞歷山大
2. 「好使你嘗一嘗我勝利的辛辣」——亞歷山大致達琉斯
3. 「我也能優待我所征服的人」——亞歷山大致達琉斯
- 二 征服世界者征服不了哲人..... (一〇)
- 「讓他到這裏來」——第奧幾納斯致阿里斯蒂波斯
- 三 尼羅皇弑母..... (一一)
- 「在肚子裏把你帶大，用血來喂你，」——阿格麗貝娜母后致尼羅皇
- 四 耶教的興起..... (一六)

「邪惡強烈的迷信」——浦里尼致特拉琴皇帝

五 羅馬帝國的復興..... (二〇)

1. 「我命令你把這整塊地獻給我」——奧勒里阿納斯皇帝致塞諾比阿女王

2. 「那時你一定會換一種口氣」——塞諾比阿女王致奧勒里阿納斯皇帝

六 羅馬帝國的滅亡..... (二三)

「北方的野獸已經送出了籠」——傑羅米致友人書

七 哥倫布報告美洲的發現..... (二七)

「我們做過的事兒就這樣約略說定了。」——哥倫布致西班牙財政大臣

八 達文西毛遂自薦..... (三四)

「我的一點秘密」——達文西致米蘭公爵

九 米克朗吉羅的憤怒..... (三八)

「這一定可以成爲全世界最偉大的工程」——米克朗吉羅致基里阿諾

一〇 倫敦塔上哲人的絕命書..... (四二)

「我不過是一堆泥土」——華爾德·萊勒致夫人

「培根的哀鳴」

「這一段不幸的事蹟」——培根致英王詹姆士第一

「二 巴斯加的實證精神」

「想要拿些物理學上的問題麻煩你」——巴斯加致貝里埃

「三 「一切都這樣值得留戀」

「有兩桌沒有能上烤肉」——塞維妮夫人致女公子

「四 斯賓挪莎的汎神論」

「你怎麼知道已經找到最理想的道理？」——斯賓挪莎致勃格

第二部（一七四七年——一八九六年）

「五

蔡公家訓

「一塊光滑的銅板也要比一塊粗糙的金子來得惹人歡喜」——蔡斯德基助爵致公子

（六七）

（四七）

（五〇）

（五二）

（五五）

一六 賽繆瓊森譏刺蔡公..... (七一)

「沒有人願意被人家漠視」——賽繆瓊森致蔡斯德非勳爵

一七 賽繆瓊森祝情人別嫁..... (七五)

「求上帝寬恕你的惡毒」——賽繆瓊森致斯雷爾夫人

一八 杜勃雷的生意眼..... (七七)

「我不願長此做女店員」——杜勃雷致杜伐爾

一九 鮑斯威爾和伏爾泰的共鳴..... (七九)

「希望你也聽到這陣樂聲」——鮑斯威爾致頓波爾

二〇 五十年間伏爾泰的兩封書..... (八九)

入西「那叫做靈魂的好東西」——伏爾泰致鮑斯威爾

2. 「他們可以奪取我的生命，但是奪不了我愛你的心」——伏爾泰致杜諾耶

二一 佛蘭克林的機智和智慧..... (九二)

1. 佛蘭克林的老情人哲學

「罪惡來得驟一點」——佛蘭克林致友人

2. 佛蘭克林的哀悼

「我們也就要跟着去的」——佛蘭克林致親戚

3. 佛蘭克林的悲憤

「看看你那『雙手』」——佛蘭克林致斯特拉漢

二三 傑弗遜起草獨立宣言以前

「或者可以着實抵抗一下」——傑弗遜致佛萊徹

二四 華盛頓戰敗後的艱苦

「這些無力防止無力減除的痛苦」——華盛頓致大陸會議

二五 華盛頓睡棄皇冠

「我不能不引為深惡痛絕」——華盛頓致尼科拉上校

二六 羅勃斯比爾願與丹東共生死

「讓我們一起痛哭吧」——羅勃斯比爾致丹東

二七 浦里斯特雷為仇人祝福

「我們是綿羊，你們是狼」——浦里斯特雷致同鄉

(一九九)

(一〇三)

(一〇七)

(一〇九)

(一一一)

- 二七 悲多汶的絕命書……………(一一五)
- 「一陣恐怖抓住了我」——悲多汶致弟
- 二八 物理學家寫不成情書……………(一二一)
- 「眼前一片昏花」——法拉第致薩拉
- 二九 休勃特向奧王求差……………(一二三)
- 「刻下正失業」——休勃特致奧皇佛蘭西斯
- 三〇 退思多夫斯基垂死前的領悟……………(一二六)
- 「死刑判決書讀過了」——退思多夫斯基致弟
- 三一 狄更斯報告女兒的囚訊……………(一三四)
- 「慢慢的看下去」——狄更斯致夫人
- 三二 林肯的三封信……………(一三六)
1. 林肯拒絕異母兄弟借款的要求
- 「認真做工」——林肯致喬斯敦

2. 林肯反奴論
「我們就非得分道揚鑣不可」——林肯致斯比特
3. 林肯慰問有五子戰死的老母
「語言何等空洞何等軟弱」——林肯致比克斯斐夫人
- 三三 愛姆遜賞識魏特曼……………(一四五)
「青草集天才橫溢」——愛姆遜致魏特曼
- 三四 伊利莎白·勃朗甯上書拿破崙第三……………(一四七)
「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伊利莎白·勃朗寧致拿破崙第三
- 三五 麥考萊預言美國的滅亡……………(一五一)
「只知道一味向前開，不知道中途如何泊岸」——麥考萊致倫特爾
- 三六 約翰·勃朗的反奴狂……………(一五五)
「我心中非常平靜而歡樂」——約翰·勃朗致家人
- 三七 赫胥黎的人生哲學……………(一六〇)
「應該像小孩一樣，坐在事實的前面」——赫胥黎致金斯萊

- 三八 華格納的舉債方式…………… (一七二)
 「肯不辭犧牲」——華格納致霍爾斯坦
- 三九 尼采的祕密…………… (一七五)
 「又覺得寂寞，又覺得熱鬧」——尼采致華格納
- 四〇 約翰·彌爾義助勒徹斯賓塞…………… (一七八)
 「不過建議要爲了關係大眾的重要問題一起來合作」——約翰·彌爾致勒徹斯賓塞
- 四一 達爾文談性的選擇…………… (一八〇)
 「要就人種原始這個問題發表一篇小小的論文」——達爾文致華拉赫
- 四二 狄斯累利對卡萊爾的建議…………… (一八三)
 「政府應該獎勵智慧」——狄斯累利致卡萊爾
- 四三 巴黎是一片沙漠…………… (一八六)
 「你的話就是我的糧食，你的呼吸就是我的酒」——薩拉勃納特致薩多
- 四四 威廉·詹姆士的新發現…………… (一八八)
 「以個人的生活爲樂，以個人的存在爲樂」——威廉詹姆士致拉特克里夫學院的女生

第三部（一八九八年——一九三七年）

四五 左拉的控訴……………（一九三）

「我控訴」——左拉致非列克斯爾爾總統

四六 康拉特的苦悶……………（一九九）

「眼前只是一片黑暗」——康拉特致卡納特

四七 普恩加賚和居里夫人推薦愛因斯坦……………（二〇一）

「愛因斯坦的特長，將來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證明」

——普恩加賚居里夫人大致瑞士聯邦工藝學院

四八 俄羅斯大革命前騷亂的聲音……………（二〇三）

「你才是主人」——帝俄皇后致尼古拉斯第二

四九 漁販和鞋匠的殉難……………（二〇九）

七年四個月又十七天的期待——凡塞蒂致薩考約兒子

五〇 孟肯論人生	(二二四)
「耶教的所謂上帝，只是一粒荒唐的怪物」——孟肯致威廉·杜朗	
五一 湯姆斯·曼恩聲討希特勒政權	(二一九)
「但願……能佑這黑暗籠罩的國度」——湯姆斯·曼恩致波恩大學	
附一 譯後聲明	(二三〇)
二 中西譯名對照簡表	(二三一)

I

第一 部

紀元前三三四年——紀元後一六七五年

2

一 亞歷山大和達琉斯的爭霸

一般關於亞歷山大生活的記載，一半摻雜着有神話在內。亞歷山大曾經叱吒風雲，縱橫歐亞非三洲，功業蓋世。他戰略極高，而尤其善用突擊戰術。不過他不肯在晚間實行偷襲，以「偷得勝利」。他年輕時候受業於哲人亞里斯多德。喜讀荷馬詩篇，曾經征服耶魯撒冷，建立亞歷山大古城，性格豪邁而殘酷。他是希臘英明的君主，也是征服世界的英雄。紀元前三〇六年生於馬其頓的首都貝拉，接位的時候，年紀還不到二十歲。兩年以後，就統率大軍三萬，馬五千匹，首次大敗波斯軍於格拉尼克斯河。小亞細亞各地，紛紛懾服，他不幸短命死時年三十三歲。希臘史專家羅賓遜教授說：亞歷山大並不是一般所傳說的小鬍子。他是歷史上最先懂得博愛的人物。

同他對壘的達琉斯，並不是紀元前四九一年大敗於麻拉松的偉大的達琉斯，而是達琉斯第三。同亞歷山大一樣，接位於紀元前三三六年。

亞歷山大大大勝於格拉尼克斯河的時候，達琉斯大為震動。後來亞歷山大自阿美尼亞歸來，大軍駐紮於阿斯多科斯河。達琉斯大受威脅，由是直接寫信給亞歷山大，而有第一次來回的信件。從這些信中間，可以知道亞歷山大豪邁的氣概。



(南)

1. 『天帝已經賜給我主宰地球的大權』

——達琉斯致亞歷山大——

我在這全世界國王們唯一的京城鄭重聲明：只要太陽照在強盜亞歷山大的頭上，讓他自己明白天帝已經賜給我主宰地球的大權，全能的天帝已經把全地球都賜給了我。上蒼已經特別賜給我顯赫、榮耀、威風，賜給我無數戰士和盟友。

我接到了一個報告說你已經糾合了不少小偷和無賴，這些人數很多，因此就引起了你的幻想，以為你得到他們的幫助，便可以奪得皇冠，奪得寶座，荼毒我的王國，毀滅我的疆土和人民。

這些狂妄的野心，十足表現羅馬人的昏憤的念頭。現在你讀了這封信以後，應該立刻回到你原來的地方去。至於你所做的荒唐舉動，你不必擔心我們的威嚴會處罰你，你還不配我們的報復和懲罰。當心！我現在寄給你一隻珠寶箱，裏面裝滿了金子，另外有

一隻驢子裝滿了胡麻，讓你約略知道我的財富和權力。我還寄給你一根鞭子，一個圓球；圓球可以供給你消遣消遣，同你的年齡也適合；鞭子則可以用來鞭撻你。

其時適逢亞歷山大的母親抱病在床，亞歷山大不得不趕回馬其頓。母后病好以後，亞歷山大大的大軍，繼續向達琉斯進逼，大戰於法里斯坦。史家曼克洪措寫道，那時兩軍前進，好像海洋上的怒濤在衝激，戰場上佈滿了灰塵。兩軍交鋒的時候，天地也爲之失色。鮮血在刀上淌下來。好比雨從空中下注，戰場上舖滿了戰士的屍身。這一戰，勝利屬於亞歷山大，達琉斯出奔，逃過了攸佛拉底斯，馬上又集結了大軍，實力比先前還要雄厚。達琉斯向亞歷山大提議媾和，願意獻出半壁江山作爲媾和的條件。不過亞歷山大不顧左右將軍們的意見，要把整個波斯收入版圖。下面就是他的覆書。

2. 『好使你嚐一嚐我勝利的辛辣』

——亞歷山大致達琉斯——

我亞歷山大通知那一位自稱爲王中之王的人物；他自以爲天上的星宿都敬畏他；他

61
自以爲全世界的人都承他的教導！那末以他那一位大人，怎麼會害怕一位可鄙的敵人
像我亞歷山大呢？

達琉斯他知道不知道全能的上帝只把權力和主宰權賜給他指定的人？他知道不知道
倘若有渺小的人自稱爲上帝，自稱爲上天星宿的征服者，全能的上帝的激怒一定曾毀滅
了他的王國？

註定了要死亡要腐爛的人，怎麼可以成爲上帝？喪失王國，把世上的快樂一切遺留
給後人的，怎麼可以成爲上帝？

注意啊！我決計在戰場上同你相見，決計把大軍開進你的王國。我承認我自己是上
帝渺小卑賤的僕人，我向上帝祈禱，我求上帝賜給我勝利，賜給我凱旋，我崇拜上帝。

你來信內充分宣揚你如何擁有偉大的權力，此外你還寄給我一根鞭子，一個圓球，
一隻滿裝黃金的箱子，還裝得有一驢子胡麻；這些東西我認爲是幸運和吉祥的預兆。這
根鞭子足以預示我將要鞭撻你，成爲你的統治者，你的訓誡者，你的指導者。這個圓球
表示地球的地面或全球的圓周都要在我左右統治之中。裝滿了黃金的箱子，是你的寶藏

之一，足以表示你的財富要轉讓給我；至於胡虜，雖然殺數極多，但是廢上去極圓滑，在各種糧食之中，這是最不討人厭的。

爲回答起見，我現在寄給你一卡菲芥子粉，好讓你嚐一嚐我勝利的辛辣。看來你現在已經揚揚得意了，你已經爲了你王國的偉大而自豪，你已經自稱爲地球上的主宰揚言說：「我確實是你最高的主宰」；看你目下人數之多，以及進備的周密，你或者是想恫嚇我，但是我堅決相信依照上帝的意志，他一定高與看見你的炫耀緊接着受到人類的譴責：它一定還會針對着你自大的狂態，擲給你恥辱，賜給我勝利。我一切信賴上帝。好，再會罷。

由是在紀元前三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馬其頓的大軍，在亞歷山大的統率下，渡過了底格里斯河。兩軍再戰於阿貝拉。勝利又屬於亞歷山大。此役結果，亞歷山大以二十五歲的少年，成爲那時所謂全世界的征服者。長驅直入，攻進中亞細亞。八年之間，鞏固了帝國輝煌的成就，改良行政，空來選和哲學家研討人生的真理。他臨死前把大權傳給「最強的強者」。馬其頓帝國，後來爲亞歷山大手下三位大將所均分，分別建國於埃及、敘利亞和馬其頓。

3. 『我也能優待我所征服的人』

——亞歷山大致達琉斯——

達琉斯：

如果歷史的記載沒有錯，達琉斯（你叫這個名字「註」）曾經在早先把沿海倫斯堡海岸的希臘城市，淪為廢墟；沿這一邊海岸的愛奧尼亞各地，也曾經鉄蹄的蹂躪。他還並不以此為滿足，并且挾了大軍渡過大海，再實行第二次的侵略，終於在海戰中敗北了，自己退了回去。但是他還留下了位將軍瑪多尼斯，在達琉斯不在希臘的時候，竟然劫掠遍了希臘全境。所有富饒的園地，成了廢墟。所有繁盛的城市，全被毀滅。

再有，我父王菲力潑也死在你們的手裏。殺害我父王的兇手，你們也無恥的買通了他，答應給他一大筆款子。

你們就這樣無故的挑起了戰事，這樣懦怯的作戰，就是利用卑鄙醜惡的手段，暗殺你們所不敢相見於疆場的人物；你看，就是你統率了實力如此雄厚的大軍來對抗我，還

是費盡了心計，用盡一千種聰明的手法，想要讓人暗算我。所以這一場戰事，在我是自衛；上帝賜給我勝利，讓我征服了你帝國的大部份江山，他已經證明了我立場的正大。我已經在戰場上征服你了；我雖然並不是爲了榮譽上或者感恩上起見，一定應該允許你的任何請求，但是我還忠實答應你，倘若你在你目下環境所決定的方式下向我投誠，我可以立即釋放你的妻子和兒女，甚至並不要求贖金。你自己做過征服者，自然有過經驗；你一定會知道我也能認真優待我所征服的人。倘若你對於你此後的安全，還存懷疑的心，我可以答應你可以帶一個隨從引你同來，還可以服侍你。此外，以後無論你什麼時候寫信給亞歷山大，切盼要記住，不僅要稱他爲國王，並且應該稱他爲你的王上。

（註）指偉大的達琉斯而言。

二 征服世界者征服不了哲人

衣衫襤褸的大儒學者第奧幾納斯，紀元前四一二年生於小亞細亞的西諾浦。紀元前三二三年死於科林斯。他不見容於本鄉，方出走到雅典去。他年輕時候，對於哲學問題興趣最濃，後來就成名。他的甘於窮苦，富於自制工夫，實爲一般所稱道。此外他在海上遭遇海盜的經過，以及他棲棲皇皇訪問誠實君子的故事，也是家喻戶曉。這一封信敘明一個征服了自己的人如何違抗那征服世界的英雄亞歷山大。

『讓他到這裏來』

——第奧幾納斯致阿里斯蒂波斯——

阿里斯蒂波斯：

你告訴我馬其頓的國王亞歷山大極希望見我。你這樣稱呼他很得體，因爲不管馬其頓人怎麼樣，你知道我是不屬於任何人的。如果那位國王有心要認識我，有必要知道一點我的生活方式，讓他到這裏來，因爲我始終以爲雅典與馬其頓之間的分離，和馬其頓

與雅典之間是一樣遠的。再會。

據史上所載，亞歷山大和第奧幾納斯曾經相見於雅典。那次是亞歷山大皇帝逢巧遇見了第奧幾納斯。亞歷山大問他我怎麼可以爲你效勞，第奧幾納斯說：「你可以走開去」。亞歷山大聽了以後，深感於第奧幾納斯知足之樂，就走開了，一面對自己歎氣說，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的話，我願意做第奧幾納斯。

史家普羅塔克評論這件故事說：「潰倒底是什麼意思呢？亞歷山大已經厭倦於他的財產，威風和權力，因爲這些東西，都足以阻撓道德的追求。他羨慕第奧幾納斯的大筆和行囊。第奧幾納斯的大筆和行囊，使得他無可征服，好像亞歷山大披上了盔甲，騎上了駿馬，提起了長矛一樣。不過如果亞歷山大實行哲學上的道理，他仍然可以一面保持他亞歷山大皇帝的地位，一方面培養第奧幾納斯那樣的德行。啊，他既然是亞歷山大，就更應該早已成爲第奧幾納斯，因爲他的地位，像一隻船一樣，既然易於爲突然的風浪所擊碎，那你就更需要一塊結實的壓擔鐵，更需要一位高明的舵手。」

三 尼羅皇帝弑母

尼羅之得以繼承大位，都是他母后的力量。本來，大位的繼承人，應該是不列顛尼克斯。尼羅接位在紀元後五十四年，他是耶穌和保羅的同時代人。人家描寫他曲腿，粗頸，大肚子，他自己恰以爲美比阿波羅，喜歡赤裸了身體到處跑。無論什麼朋友或者大臣，他覺得煩膩了，就下一張條子，很乖巧的說，如果這位先生自殺，他自己和國家並不反對。受到這樣暗示的人，大都接受他的勸告。這位皇帝的哲學家老師西納加也就是這樣引頸自刎的。

有一次，尼羅想害殺大批同他反對的人物。他的情人，後來正式成爲皇后的薩比娜博巴阿從中挑唆他，要他捏造他母后有叛國的行爲，說她想暗殺她兒子。所以母后就寫信給他申請。

這位母后阿格麗貝娜，據說也是位最惡毒的女人。她爲了要她兒子登位，把所有搶奪皇位的人和所有的敵人都毒死了；他自己的丈夫克勞第斯皇帝，也就是她第三個丈夫，她的叔父，也被毒殺了。第一世紀中羅馬帝國的淫亂，可以由這封信窺見一般。

『我在肚子裏把你帶大，用血來喂你。』

——阿格麗貝娜母后致尼羅皇——

沒有生兒育女的西拉那，不會懂得什麼叫做母愛，沒有養過孩子的，自然不會知道喪失孩子的悲痛。這是造物安排好了的，凡是自己不會親身經歷過的，倘若不覺得討厭，就覺得與自己毫不相關。……我怕就是最動人的話，也不會打動你的心，叫你注意到如此野蠻殘忍的舉動。……

我的兒啊，你知道不知道天下做母親的對兒女的疼愛？我們的疼愛是無窮盡的，千萬種的溫柔體貼，不斷灌溉着母親疼愛的心，這只有做母親的才明白。任何東西，不會比我們生命換得來的更可愛；任何東西，不會比我們以這樣的哀愁與痛苦換得來的更寶貝。我們的哀愁與痛苦是這樣的深，倘若不是因為憧憬着生產的一天，方才使得我們忘了苦楚，人類就會滅絕了。

你難道忘了，有九個月，我在肚子裏把你帶大，用我的血來喂你？爲了要把我親愛的兒子帶到現世來，我嘗了這樣大的苦楚，試問假使我那時根本毀了他，你覺得怎麼樣公正的上帝因爲我過於溺愛你，因此憤怒了，才這樣來處罰我。

可憐的阿格麗貝娜！有人在疑惑你犯了一樁大罪，而在別的人是絕不會相信的。……

！倘若我竟被指爲犯下了一樁最下賤的女人都厭惡的大罪，就是母后的尊號，對我還有什麼價值？生長在皇宮的人，多麼可憐啊！就是最聰明的人，也逃不了驚風駭浪。在宮中，就在沉寂中也伏着有殺機。但是何必怨皇宮呢？難道我就因此而被指爲謀害我親生的兒子麼？……

試問我爲什麼要謀害你？爲讓我投入更悲慘的命運裏麼？這理由不充足。試問你倒下了，我有什麼好處？我也知道爭奪帝國的大權，往往毀了自然的法則；正義無法懲罰這樣倒行逆施的人；野心只要能夠達到目的，就顧不到錯誤與否，……而且，倘若我真是闖下了這樣一場大禍，我還能求那一位天神的寬恕？……

爲了增加你的榮耀，我有什麼艱辛不曾嘗過了？但是我倘若請你莫忘了我的微勞，却褻瀆了你的明智。我的清白不應該自己辯白自己。只應該完全信賴你自己公正的心腸。

再會。

他母后的衰號，顯然並不能使尼羅動心。他還是下令要處死她。阿格麗貝娜就被絞死於紀元後五十九年。尼羅有一次大發脾氣，用腳踢傷他的情人博巴阿。博巴阿就是陰謀害死母后的人，那時她恰好有身孕，踢傷後沒有多久就不救死了。

尼羅荒唐的統治，前後達十四年，後來被羅馬參政院判決死刑。不過他省了人家很多麻煩，他是引刀自殺的。據傳說，他臨死的時候說：「這樣一個藝術家自殺了，多少可惜啊！」據史上所載，只有一個人敢於直接指責這位皇帝中最大的魔王，他是貝特羅尼斯。他寫信給尼羅，叫他「有史以來最壞的歌者」。同時他怕尼羅害他，寫信後就自殺了。

四·耶教的興起

有人說，這一封信是世界史上的里程碑。說明在一世紀末，耶教信仰的興起，如何震撼着羅馬帝國的權力。

寫信的人是小亞細亞一省比茲尼亞的總督浦里尼。這封信是寫給羅馬英明君主特拉琴的，信裏面請示對付先期耶教徒的方法，時間是在紀元後一〇四年。在紀元後七十年耶魯撒冷陷落以前，耶教徒一向被當作猶太教徒，所以羅馬帝國一向還持之以寬容。到一世紀末，方才被看作一種危險。危險雖小，但是不失為奸詐的危險，足以危害帝國的權威。各省總督大多用嚴厲手段，對付這「有傳染性的迷信」。不過浦里尼在羅馬會攻讀法律，態度一向謹慎，所以特為向皇上請訓。

『邪惡強烈的迷信』

——浦里尼致特拉琴皇帝——

皇上，我有疑難的時候，總要向你請示，這是我始終信守的規矩；因為還有誰更能祛除我的疑慮，指導我躊躇的意志？我從沒有見過審判基督教徒，所以對於審問和處罰

他的方法和規定，並不熟悉。因此倘若年齡不同，審問處罰的方法是否也有差異，年輕人與成年人是否有什麼不同，懺悔的人，可否准許寬恕；一個人做了基督教徒，是否就能改過也減輕不了刑罰；一個人僅僅承認是基督教徒，並沒有任何犯罪的行為，是否應該處罰，或者必須附有別的犯罪行為，方能處罰；所有這些問題，我都非常疑惑。

同時我報告你，凡是被指為基督教徒的，我處理他們的方法是這樣的：我審問他們是不是基督教徒；倘若他們承認是基督教徒，我就向他們再問一遍，並且威脅他們說要處之以極刑；倘若他們再不屈服，我就命令要處以極刑；因為我認為不管他們的主義如何，頑強固執一成不變的態度，總應該受到處罰。另外也有人迷戀着謬說，帶到我的面前來，但是他們是羅馬人，我就命令把他帶到羅馬來。

因為被指為基督教徒的人，我總進行調查，因之控告的方法，已經多起來了，這裏已經發現幾種陰謀。有人在牆上貼了一張紙，下面並沒有簽名，紙上指名某某等一批人是基督教徒。有些人，他們自己否認是基督教徒，否認曾經做過基督教徒，并且跟着我向天神們祝禱，用酒和乳香向着你的石像，行宗教的儀式（我特別為此替你和天神們造

了石像），最後還咒罵耶穌的名字（據說真正的基督教徒無論如何不肯這樣做的）。這些人我認爲應該開釋他們。另外有些人被人告發爲基督教徒；起先承認是基督教徒，後來又否認是基督教徒；實在他們過去信從這種邪說，但是現在已經不信了。（有的在三年以前不信的，有的好些年不信了，有的不信了二十五年之久。）他們都禮拜你的石像同天神們的神像，咒罵耶穌的名字。

不過他們說，他們所有的罪過或者錯誤，只是在規定的日子，在天亮以前會合，像對天神那樣，對耶穌念經。他們大家信守神聖的誓言，並不立誓做邪惡的事體，而是立誓勿欺詐、勿偷竊、勿奸淫，勿說謊、勿懼怯。立誓以後，照例就散會，然後再集合起來，一起吃東西，——吃的是普通沒有什麼害處的東西。就是這種習慣，他們在我發佈命令以後也停止了。我的命令裏，遵照你的訓示，禁止一切政治性質的集會。我審問過兩個女性的奴隸，叫做教會裏的女管家，我爲了要明白真相起見，曾經利用過毒劑。但是除了邪惡的強烈迷信以外，什麼都沒有發現。

因此，爲了向你請示起見，我認爲應該暫時停止審問這些案子。因爲，這種事體，

值得向你請示，尤其因為現在以及將來牽涉的人數太多：各種階級的人，年紀不同的人，男的女的，都有生命的危險。因為這種有傳染性的迷信，不僅在各地城市裏面有，而且已經蔓延到鄉村裏面去了。不過這一種病，似乎還可以設法抑制，設法矯正。至少限度，過去冷落的寺院，現在開始有人去進香了。神聖的祭禮，過去中斷了好長久，現在又復活了。供神的牲畜，過去很少主顧，現在的生意又逐漸興隆了。由此可見，倘若懺悔的門不關閉，從錯誤裏面矯正過來的人，一定是不少的。

皇帝的答覆，說浦里尼的方法很對。他說：「不必為此訂定一般的原則。不必去搜捕這些人。倘是有人告發他們，就必須加以處罰。不過，如果被控者否認他是耶教徒，並且謾罵我們的上帝作證，那就不管他過去有何嫌疑，就可以因為他悔悟而寬赦他」。

研究耶教史的專家，對於這兩封信非常重視。特多祿（紀元後一五五——二二二年）曾經有一封長信給首次殘害耶教徒的法官，可以見得浦里尼所提出的問題，歷史自己的答覆是怎麼樣。這個新的信仰，為什麼愈加不容易抑制。特氏信上有一段說：「你們最凶惡的手段，儘管全使出來好了。你們不妨想些殘害耶教徒的凶器出來。這些方法一點用處都沒有。你們只有使得全世界更加熱愛我們的宗教。你們愈是把我們鏟除得快，我們變得愈多。被你們所殘害的耶教徒的鮮血，就是你們撒下的種子，馬上就會成長結果。」

五 羅馬帝國的復興

第三世紀的奧勒里阿納斯皇帝，有羅馬帝國復興者的雅號。他是當兵出身的，從丘八一直做到總司令，在二七〇年被選為皇帝。他縱橫歐亞非三洲，所向披靡。後來巴米拉的女王塞諾比阿，謁敘利亞、中亞細亞、埃及三地之力，和奧勒里阿納斯對壘，他的征伐，方始稍受挫折。他在下面的信裏面提出他的條件。

1. 『我命令你把這座城池獻給我』

——奧勒里阿納斯皇帝致塞諾比阿女王——

我現在所希望於你的，是你所早應該自動實行的。我命令你把這座城池獻給我，我可以答應你保全你的生命和你人民的生命，只是我並不保證你的自由。你，塞諾比阿，和你的子女，應該依照我和最莊嚴的羅馬參政院的命令，前往我們指定的地方。你的珍珠，金銀，以及一切財富，應該一律充公，歸羅馬的國庫所有。只有你的臣民可以免於俘虜的命運，繼續享受他們的權利。

女王並不怕他。她曾勸贊先夫大勝波斯，自己稱霸於近東。而且她受業於領袖朝錢納斯，學問極廣博。他答覆奧勒里阿納斯說：

2. 『那時你一定會換一種口氣』

——塞諾比阿女王致奧勒里阿納斯皇帝——

從來還沒有人，敢於像你那樣命令我。只有勇敢，奧麗蓮，才能實現你這次作戰的目的。你要求我獻出我的巴爾米拉城，好像你不知道我的祖先，克里奧巴屈拉，曾經寧願爲女王而死，絕不願爲你的祖先奧格斯特斯的奴隸而生。

我們正在等待波斯人的援助。薩拉遜斯已經答應供給我們軍火，阿米尼亞人已經宣佈要援助我們；一羣強盜已經擊潰你們在敘利亞的軍隊。自己去想想吧，等到援兵一到，你會達到什麼命運。那時你一定會換一種口氣，勿再裝得像全世界唯一的統治者，竟然如此傲慢的命令我放棄我生來的權利。

後來女王大敗於安第奧克。最後巴爾米拉名勝的古城被毀。女王帶了兒女出奔，中途被擄，她把一切責任推在敵師頭幾納斯身上，得以不死，而明氏就當場被處決，奧勒里阿納斯把女王帶回羅馬，作為凱旋式中的點綴品。皇帝恩准女王續享富麗的生活。她的女兒後來嫁給羅馬的貴族，她的兒子，被任為小亞細亞一個小地方的總督。奧勒里阿納斯在二七五年遠征波斯的時候，被人暗殺於拜占庭。

六 羅馬帝國的滅亡

這裏描寫羅馬的浩劫和大帝國的解體，最爲生動。這封信的作者傑羅米生於三四〇年，死於四二〇年。他這一封信敘述了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又會翻譯過聖經，成爲「西方教會所承受到的智識上最大的遺產」；因此統治了西方達一千年」。所以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是顯赫不破的。

在第五世紀以前，用希伯來文寫的舊約，除了少數學者、牧師以外，大家都看不懂。當時的人，大多沿用拉丁文。傑羅米就把它從希伯來文譯成拉丁文。傑羅米畢生獻身於耶教的宣傳，聖經的拉丁文譯本，就是他一生最偉大的成功，其影響所及，甚至把世界歷史發展的路徑都改了道。

羅馬被征服被毀於四一〇年。這永生之城，現在變了一堆廢墟，這就是大帝國的命運了。

『北方的野狼已經逃出了籠』

——傑羅米致友人書——

我想到我們這一時代的浩劫，就不免要發顫。二十年以來，君士坦丁與阿爾卑斯山

之間，天天流着羅馬人的血。塞西亞、色雷斯、第薩利、達西亞、阿基亞、厄比勒斯——這些地方都已經橫遭高斯人、阿倫人、匈奴人與芬特爾斯人的劫掠。已經有多少高貴貞潔的婦女變成了這些野獸嘲弄的對象。教堂被他們摧毀了，馬匹縛在這些神聖的地方，聖哲的屍骨，給挖掘了起來，四散在廢墟之上。

啊，羅馬的世界在毀滅；但是我們還是抬着頭，我們並不垂着頭。是的，東方好像逃過了這一場浩劫；但是一年以前，北方的野狼已經從最遙遠的地方逃出了樊籠，蹣跚遍了偉大的地方。牠們圍困了安迭奧區，圍困了過去歷史上大國的京城。

縱然有一百張舌頭，

縱然有一百張嘴，

縱然有一個鐵的聲音，

我也說不完他們的罪惡，

數不清他們的暴行。

作與我們應該這樣不幸，因為這是我們的罪孽，才使得野蠻人如此強盛。好像在赫斯基亞（Hesekiah）的時代一樣，上帝正憑了野蠻人的狂流，來顯出他猛鷲的憤怒。

羅馬的軍隊，過去曾經是全世界的主宰，在今天則望着敵人就顫慄。

將來有誰能相信羅馬要在自己的境內戰鬥，不是爲了光榮，而只是爲了生存？詩人羅根說得好：「如果羅馬虛弱了，那裏還找到強壯？」

此刻正傳來一個可怕的謠言。說羅馬已經被圍，城裏的百姓要用黃金來贖取生命。我的聲音壓住了我的喉嚨，嗚咽壓住了我的聲音。征服過全世界的大城，自己恰成了俘虜。饑荒也留下了可怕的痕跡。

世界沈淪了；一切都毀滅了，除了我們的罪孽；只有我們的罪孽在滋長。那偉大的城市被一場大火所吞噬了；羅馬人到處在逃亡。

誰能相信？誰能相信世代征服世界所建成的羅馬已經崩潰？誰能相信國中之母，而今竟變成了墳墓？誰能想像這樣誇耀的城市，擁有絕對安全與無限財富的城市，會如此墮落，使得它的兒女全成爲無賴與乞兒？我們實在無法幫助他們；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同情他們，同他們一起痛哭，讓我們的眼淚，同他們的眼淚一起交流。

傑羅米這封信發出的前後，羅馬又遭了二度的蹂躪，情形比第一次還要慘，還要野蠻。權撤一手締造的帝國，更加傾頽了。傑羅米還這樣寫過：「把這段故事告訴後來的人，好讓他們曉得，就是在刀劍沙漠和獸羣之中，道德也永遠不致成爲俘虜，信仰耶教的人，作與被殺死，但是絕不會被征服。」

七 哥倫布報告美洲的發現

哈佛大學的校長羅威爾說得好：「哥倫布出發的時候，不知道是向那裏走去；他到達以後，也不知道他在那裏；他回來的時候，也不知道他到過那裏。不過，不管怎樣，他到底發現了美洲。」這裏就是哥倫布向西班牙國王提出的報告，在他認為他發現的，是「印度洋上的島嶼。」這封信是由哥倫布寫給西班牙國王的財政大臣的，目的自然是向國王提出報告。據史家考據，這封信在一四九三年四月第一次用西班牙文發表於巴塞隆那，可以說是描寫新世界的第一篇文獻。

哥倫布在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從西班牙的南部海岸巴羅斯港出發，那時他行年四十一歲。同行的船，是三艘小船，就是有名的聖泰瑪麗亞、平泰、尼那。前後行程，達兩百二十四天，在一四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單船回到巴羅斯港。哥倫布在新世界登陸的時候，是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

「我們做過的事體，就這樣約略說完了。」

——哥倫布致西班牙財政大臣——

因為我的嘗試，已經成功，所以我知道這件事一定能使你歡喜；我決定要把這些經

邊報告給你，好讓你明白我們這此航行中所做的事體與新得的發現。在我們離開卡第斯（Cádiz）的第三天，就開入了印度洋。在印度洋上，我發現有很多島嶼，居民極多，這些島嶼，我就替我們最幸運的王上加以佔領，我派了使者宣佈我的意旨，懸起了我們的旗幟，並沒有人出面反對。

最先的一個島，我替他題名叫「救主」，我就靠了救主的神助，才能行抵這一個島以及其他的島嶼。但是印第安人叫這個島爲卡納哈尼。其餘的島嶼，我也取了新的名字。有一個島我叫它爲聖泰瑪麗亞，另外一個叫菲納迭南，另外一個叫伊薩斐拉，再有一個叫斐阿娜，其他也都有新的名字。

我們到了我稱爲斐阿娜島以後，就沿了海岸向西走了一陣。我發現這是廣大無邊的地方，我相信這地方不是一個島，而是Catalay（當時歐洲稱中國爲Catalay——譯者註）；但是沿海並沒有城市，只有幾處村莊與荒廢的農田。我無法同居民談話，因爲他們一看見我們，就倉皇逃開了。

我再向前進，以爲可以發現幾處城市或者大的村莊。最後，因爲我們已經走得很遠

，並沒有新的發現，而且那一條路是朝北那一個方向，正是我想避免的，因為陸上還在冬季，而我的意思是要向南去，加以那時風勢逐漸猛烈，因此我決定停止其他的計劃，折回頭來，回到我遠見的海灣裏面，再派兩個人上陸，看那裏或者任何城市裏面，到底有沒有國王。這幾個人前後走了三天，他們看見有不少居民和房屋，但是人數並不多，房子也不多，而且沒有政府，所以他們就折回來了。

這個島的四週，圍繞着很多安全而廣闊的海港，我所見到的任何地方都還趕不上。島上有不少大河流過，高山也多。這些島嶼，風景都極美麗，優點很多。這些島嶼，上岸極容易，陸上有各種樹木，直上青天，樹葉恐怕是從不脫落的；因為我看見這些樹葉又碧綠又繁茂，好像五月裏西班牙的樹葉一樣。其中有些樹在開花，有些在結果，形形色色，並不相同，而都能枝葉茂盛，發榮滋長。我到那裏是十一月，而樹上無數夜鶯，和各種鳥類，都在歌唱。

在裘阿娜島上有七八種棕櫚樹，就高度和美觀而論，都要遠超過西班牙的棕櫚樹。正像其他草木、葉實都比我們的勝一等一樣。此外，島上還有挺直的松樹，廣大的平場

和草原，各種鳥類，各種甜蜜，各種金屬，只有鐵是例外。在希斯巴那島上，有秀麗的大山，廣漠的原野，密密的樹林，富饒的平原，適宜於耕種和造屋。

島上海港的優良，和幫助居民康健的河流之多，倘若不是親眼看見，恐怕難以相信。這個島上的樹木，牧草和菓實，同婆阿娜島上的又不一樣。希斯巴那島上各種香料，黃金和金屬，出產得尤其豐富。

在這個島上以及其他我去過、我知道的島上，男女居民，大多赤身裸體，同初投人生的時候一樣；只有少數婦女披着一張或者幾張樹葉，或者披着一件特製的棉衣。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這些人都缺少鈣，他們並沒有武器，根本也不知道武器；也不會如何使用。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身體殘疾，他們的身體很健康，而是因為他們胆小，充滿了畏懼的心理。但是他們隨身帶有一種太陽裏烤乾了的蘆葦，一頭縛在一根光滑的木棍上，用作武器。就是這種武器，他們也不常用，因為往往我派兩三個人到村莊裏去，同土人談話的時候，就有一隊印第安人向我們的人跑來，但是只要看見我們的人逼近了，他們就往往倉皇逃歸，父母子女，一律慌張逃散。這種情形，並非因為我們曾經

傷害過他們，因為凡是我所能談笑的土人，我總把我所有的分給他們，像衣服等類，他們並沒有什麼東西還報給我；但是他們生來是胆小怕人的。

不過，一旦他們知道並沒有什麼危險，一切害怕心就都丟開了。那時，他們是極誠實的人。他們所有的都能慷慨送人，凡是向他們要什麼，只要他們確實有，他們從不吝惜。甚至他們會要我們開口向他們要點東西，他們對別人看得比自己還重要，他們可以拿寶貴的東西來換不值錢的東西。你只要拿一點點東西回報他，他就滿意了。甚至毫無東西回報他，他還是很高興的；但是，我總不許人拿小東西，不值錢的東西，像薄片、碟子、玻璃、鑰匙、鞋帶等類送給他們；雖然在他們如果拿到這些東西，就覺得好像是得到了全世界最美麗的珍珠了……。

在所有這些島上，居民的外貌，沒有什麼不同，行動和語言上也一樣，他們彼此瞭解；這是很重要的事體。我想我們最煊赫的皇上一定很高興，就是希望他們都能信仰耶穌神聖的宗教。在我看起來，實在他們很容易就能做到，而且這種傾向也極濃厚。……在所有這些島上，就我所知，除了王子和國王，可以有二十個妻子以外，其餘的人，都

以一個妻子爲滿足。島上的女人，似乎比男人還要工作得多一點，他們有沒有私人財產，我還不敢確定，因爲我看見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義務，要把自己所有的分給別人，尤其是水菓、糧食等這類東西……。

這真是偉大，但是這並不能歸功於我們的勞績，而是由於神聖的基督教，由於我們皇上的仁愛與信念，因爲人力所求不到的，上蒼的意志已經賜給凡人。因爲上帝往往傾聽信奉他意旨的僕人的要求，縱然在不可能的時候也是如此。譬如我們這一次的情形，過去凡人所不能實現的，信奉他的人已經實現了。

因爲倘若過去有人在文字上或者口頭上談到這些島嶼，也不過是模糊和揣測之詞。沒有人說親眼見過這些地方。這些地方，在他們看來是像神話一樣。所以我請求國王和皇后，公爵們以及他們幸福的王國，以及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國家感謝我們的教主耶穌。他已經賜給我們這樣大的勝利和禮物。讓我們舉行神聖的宗教儀式。讓我們舉行神聖的節日。讓所有的教堂掛滿了慶祝的花冠。耶穌看見了有這麼多人民的靈魂，過去迷了路，現在已經得救，當他看見的時候，應該請他到人世間來歡樂一陣，好像在天上歡樂一

樣。讓我們也高興起來，爲了頌揚我們的信仰，也爲了我們現世事物的增加。我們現世的事物，不僅西班牙可以享受，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國家，都可以分享。我們做過的這些事體，就這樣的簡單的說明白了。再會。里斯本，三月半的前一天。

海洋艦隊司令哥倫布

此後，哥倫布又三度駛美，最後一次在一五〇三年。據傳統的史家說法，哥倫布的目的，還在找尋西通亞洲之路。哥倫布統治殖民地的手法不高明，晚年充滿了悲劇和失敗。

哥倫布二度駛美後，回到西班牙，精神上非常痛苦，三度駛美回西的時候，帶上了鐵錘。他是宮詞德式的探險家，生平充滿了偉大的夢境，而有一股堅執的勇氣，把夢境成爲了事

八 達文西毛遂自薦

論者說達文西作輿是人類中間最輝煌的人物。他在一四五二年生於佛羅倫斯。他的一生，開啓了一個新時代。而這個新時代，便是文藝復興的時代。達文西學者伐侖丁說，他不像一般人，儘在黑暗中痛苦摸索，追求光明，追求生命，憧憬着無數荒唐的夢境，又親眼看見夢境一一消滅。他像一股火焰直衝上雲霄，凌駕着所有同時代的人類。……他過了四十歲，才享到盛名。盛名來到太遲了，不足以摒除他的寂寞，不足以減少他對於人類輕視的心理。達文西三十歲的時候，佛羅倫斯日見墮落，米爾日見昌盛，達文西厭倦於故鄉的生活，急於要開拓新的園地，就向米蘭公爵毛遂自薦。他信上所說的一大串成就，說得很謙虛，其實他有資格說他是地質學家，兼植物學家，生物學家以及無數其他科學和藝術的大師。

『……我的一點秘密。』

——達文西致米蘭公爵——

我最高貴的勳爵，所有自稱為發明戰爭工具的大師，他們的試驗，我都看過，研究過，結果我發現他們的發明，同一般的沒有甚麼不同，因此我胆敢請你接見我，好讓我

報告你一些我的祕密。

1. 我能夠造一種橋樑，又輕便，又結實，可以隨身攜帶，用來追擊敵人。我還能造別種式樣的橋樑，不怕火燒，不怕別的打擊，恰便於拆卸，便於裝製。我還能焚燬破壞敵人的橋樑。

2. 在圍攻敵人的時候，我能夠抽乾戰壕裏的積水，我能夠製造浮橋，製造雲梯，和別的武器。

3. 倘若敵人的陣地，或是因爲地勢太高，或是因爲實力太雄厚，以致無法用大砲轟擊，只要敵人的要塞，並不是建築在石上，我都有方法破壞。

4. 我還能做一種大砲，輕便而易於運輸，大砲裏可以射出小石子，密集得像冰雹一樣，大砲裏冒出的煙，可以使敵人胆戰心驚，以致陣綫大亂，受到重大的損失。

5. 我可以祕密挖掘隧道，神不知鬼不覺的達到預定的地方，無論直的隧道或者彎曲的隧道，我都會挖通，必要的時候，還可以通過戰壕或者河底。

6. 我可以製造裝甲的砲車，衝破敵人密集的陣地，好使我們的步兵安全通過。

7. 倘若需要的時候，我能够製造砲和輕的兵器，式樣美觀而耐用，同一般所用的不同。

8. 倘若不能使用大砲的時候，我可以供給弩砲、射石機和其他一般所不用而威力強大的武器——總之，需要的時候，我可以供給種種攻守的武器。

9. 倘若是在海上作戰的時候，我可以製造種種適宜於攻守的引擎，還可以製造不怕重砲炸藥火攻的船隻。

10. 在承平的時候，我相信我可以替你建造公私的建築，還可以疏濬水道，都不會比別的人差。

我還可以在大理石、青銅或者黏土上彫像，再以繪畫而論，不管他是什麼人，我都能趕得上他。

並且，我願意承造銅馬，好拿不朽的光輝，和永恆的榮譽，來紀念你的父王，和燿赫的斯福薩王朝。

如果我上面所說的幾點，有人認為不可能或者不切實際，我願意在你的花園裏，或

者你指定的任何地方公開試驗。我很謙卑的向公爵推薦我自己。

米蘭公爵後來答應了達文西的請求。達文西便專心致志於新工作，達十六年，一直到法蘭西入侵米蘭，把公爵俘虜了去。……達文西在一五一九年死於法蘭西，年六十七歲。後人稱他為空前的人才，達文西他自己恰認為他在科學上最偉大的計劃還沒有實現，他在藝術上追求完美的努力，還沒有成功。

九 米克朗吉羅的憤怒

米克朗吉羅，一四七五年生於佛羅倫斯，二十一歲就以繪畫彫刻出名。教皇裘麗第二，本人雖然不懂得藝術，却召他到羅馬替教皇造一個墓地，規模極大，正面要造三層高，還要配以銅前和大理石的大柱子四十個。後來教皇又聽信讒言，要擱置這個工程，米克朗吉羅大怒之餘，出走到佛羅倫斯。教皇召他回去，要他完成墓地的工程，他就寫信給教皇的一個建築師，要教皇答應他的條件，他方肯去羅馬。

『……這一定可以成爲全世界最偉大的工程……』

——米克朗吉羅致基里阿諾——

米斯特羅·基里阿諾，教皇的建築師：

基里阿諾，從你的信上，我知道教皇對我這次出走非常震怒，你說他願意把錢交給我，實行我們所商定的計劃。你還說我應該回來，不必存什麼害怕的心。

關於我這次出走，真相是這樣的：就是在神聖的禮拜六，我聽見教皇同一位珠寶商

和典禮局長說話，他說他不願意爲了石頭再花一個錢，大的石頭也能，小的石頭也能，這話使我非常奇怪。但是在我出走以前，我邀請他把繼續進行我的工程所需要的款子給我，教皇陛下回答我說，要我禮拜一再來。我在禮拜一去看他——我在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去看他——一切都聽從教皇陛下的意思，最後到禮拜五早上，我給請出了，換句話說，我給趕走了：要我出去的人向我說，他知道我是誰，不過他奉到的命令是如此。我在禮拜六居然聽到了教皇陛下的話，以後又看到了這些話都變成了事實。我因此就喪失了一切的希望。但是這還并不是我出走的全部理由，此外還有一個理由，但是我不願意說出來。總之：我相信倘若我還留在羅馬，我的墳墓要比教皇的墳墓提前預備好了。這是我突然出走的原因。

現在你既然代表教皇寫信給我，希望你能夠把這封信照樣的念給教皇聽。請你告訴教皇……，倘若他真的要完成這個墓地，最好他不要管我在什麼地方進行這個工程，只要在商定的五年以內，能夠建立在聖彼得，在他指定的地基上，而且只要這個工程的確像我所說的那麼美觀。因爲我覺得，如果這個計劃可以實現，一定可以成爲全世界最

偉大的工程。

如果教皇陛下希望我繼續工作下去，讓他把需要的款子，存在佛羅倫斯我指定的一個人手裏，他的姓名我將來可以通知你。……至於上面所說的款子和工程，我一定完全接受教皇陛下的指示，如果他需要的話，我可以請佛羅倫斯人出來完全保證。不管怎麼樣，我願意給他充分的保證。就是要全部的佛羅倫斯做担保也可以。此外還有一件事要補充的：就是上面所說的工程，倘若要在羅馬完成，這一筆款子是無論如何不夠的，只有在這裏才可以完成，因為這裏有不少的方便，在羅馬是不夠有的，……我請你給我一個回音，而且快一點給我一個回音。此外我沒有什麼想說的話了。

你的米克朗吉羅

佛羅倫斯的彫刻家一五〇六·五·二寄於佛羅倫斯

教皇後來下了三道諭旨，並且聲言如果米氏不回羅馬的話，他就要準備向佛羅倫斯共和國進攻，這樣米氏才回去。但回去以後，教皇又不准他繼續舊地的工程，另叫他在西斯汀教堂

的天花板上繪畫。四年之中，米克朗吉羅毅然決然的獻身於這一樁偉大的工作，身懸在木架子上，背躺在木架子上，耳中聽着人類宏大的聲音，刻劃人類創造與墜落的故事。

裴羅第二死後，米氏的工作時受牽掣，前後被迫修改計劃達五次之多，四十年實行合同的努力，只落得一個摩西的巨像。教皇保羅第三，後來把合同根本毀了，叫他在西斯汀教堂的牆上，畫出「最後的審判」這一幕。後世論者，說這次的傑作，是人類歷史上單人隻手所完成的最偉大的藝術作品。

一〇 倫敦塔上哲人的絕命書

華爾德·萊勒生於一五五二年，是伊利沙白女王的侍臣，又是史家，探險家。他開拓殖民地的英勇事蹟，爲當時英國人所家喻戶曉。拿煙草介紹給「文明世界」，他是第一個人。他在一六〇三年被誣有叛國罪，送上倫敦塔的監獄中。萊勒知道翌晨就是他的刑期，他用「垂死的手」，寫這封信向他夫人訣別，論者多說這封信具有莎翁式雄健的風格。

萊勒在獄中做過一本「世界史」名著，中間有一段論「死」極精彩；他說：

「所以只有死能夠突然使人認識自己。它能使傲慢的人認識自己只是賤徒，它可以立刻使人惶悚，使人哭，使人怨，使人懊悔，啊，甚至可以使人憎恨他那逝去的快樂。

「它向富人證明他只是一個乞丐，一個赤貧的叫化子。它在美人的前面，橫着一面鏡子，把他看見他自己腐朽潰爛的真形。

「啊，正直，雄健，偉大的『死』。別的前無法說服的，你說服了；別的前所不敢做的，你做了；全世界所阿諛的，你把它踏在脚下；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偉大，所有的誇耀，所有人類類的殘酷和野心，全給掩蓋住了。」

『我不過是一堆泥土』

——華爾德萊勒致夫人——

你接到的，（我親愛的夫人）是我最後幾行的字。我現在把愛情獻給你。我死了以後，你可以深藏着。我留給你幾句臨別贈言，我物化以後，你可以牢記着。我並不要把憂愁留給你，（我親愛的貝茜）讓這些憂愁同我帶入墳墓裏去，埋葬在泥土裏。既然上帝的意志要我不能在這一生再見你一面，請你順從着上帝的意志。

第一，我至誠的感謝你，凡是我衷心所能想到，和文字所能表達出來的感激，我都拿來獻給你。我感謝你無數的勞苦和掛慮，雖然你的希望沒有達到，但是我對於你的感激，並沒有絲毫減少，不過，這一生我是無法報答你了。

第二，我憑着活着的時候你對於我的眷戀，求你居喪的時候不要太長。我求你憑着你的勞苦，減少你的不幸，撫養你可靠的小孩。悲傷對於我並沒有好處，我不過是一堆泥土。

第三，你應該知道，我的田地已經傳給我的小孩：文書在仲夏就立好了，離現在已經有十二個月。我誠實的表兄勃勒特可以證明，多爾勃雷也能夠記得一點文書裏面的內容。我相信我流的血，可以滿足了殘害我的那些人的怨恨：他們不會拿貧困來害死你同

你的孩子。

我應該把你託給那一個朋友，我一點都不知道，因為我確是什麼都嘗試過了。我想我死亡的命運，在第一天就註定了。上帝明白，我最難過的，是我這樣突然被處死，不能夠多留給你一點財產。上帝可以證明，我早想把幾家酒店都留給你，把一切和珠寶都出賣了，除了一小部份給小孩以外，都留給你，不過上帝沒有許我實現這個決心。這位置上帝主宰着一切。不過倘若你生活可以感覺貧乏，那就不必再担什麼心，因為此外就只是虛榮心了。愛上帝，及早把生命交託給他，你就可以得到真正永恆的財富和無窮的安慰；倘若此外你爲了一切現世的事體，費盡心計與苦惱，結果你還不免要沉在悲哀裏的。

教你的兒子，也應該趁年輕的時候，愛上帝，敬上帝，那末，上帝就會成爲你的丈夫，上帝就會成爲他的父親；一個丈夫，一個永恆的父親。

貝利欠我兩百鎊，基爾勃欠我六十鎊。傑塞地方還有不少欠我錢的。拖欠的酒賬，可以夠還我的舊債。不管你怎麼做法，請你爲了我靈魂的緣故，別忘了施捨窮人。我死

去以後，一定有很多人來追求你，人家以爲我是很有錢的富翁。但是你要當心人家的託辭和情誼，因爲除了正直君子以外，所謂情誼是維持不長遠的。倘若你成爲人家的獵物，然後又被人家所鄙棄，那是你這一生最大的不幸了。我這樣說，（上帝他知道）並不是勸你不要再嫁，爲了現在，爲了上帝，這是你最好的路。至於我而論，我不再是你的了，你也不再是我的。死亡把我截開了，上帝把我隔絕了世界，隔絕了你和我。

爲了他父親的緣故，當心你可憐的小孩。他在最快樂的時候，就要你，就愛你。我寫給勳爵們的信，設法取回來（倘若可能的話），我在這些信裏面，曾經求他們赦了我這條命。上帝是我的證人，我求生是爲了你和你的小孩，但是的確我求他們是沒辱了自己：要知道（我親愛的妻子）你的兒子，是一個正直人的兒子，在他自己，是蔑視死亡和一切不幸一切醜惡的人。

我不能多寫了，上帝他知道，我怎麼在別人熟睡的時候，冒着萬難，偷着利用這一些時間。我應該與世界斷念的時候也到了。我活着的時候，不能同你在一起，我死以後，你可以請求收殮我，或是把我葬在塞勃恩（如果我們還有這塊地），或是葬在愛克塞

特教堂裏，埋在我父母的旁邊。我不能再說什麼了，時間與死亡呼喚我去了。

永恆的上帝，偉大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他就是善，他就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照耀你我的光亮；求他哀憐我，教導我，寬恕迫害我錯告我的人，求他讓我們在他光榮的天國裏相見。我親愛的妻子，再會。爲我可憐的兒子祝福，替我祈禱，讓我仁慈的上帝擁抱着你。

曾經是你的丈夫，而現在，啊，現在已經要毀滅了的，用垂死的手，留了這最後幾行的字。

曾經是你的，而現在已經不是我自己的

華爾德·萊勒

(一六〇三)

事實上，明天萊勒沒有被處死刑。他和他的夫人一起被拘禁在倫敦塔上，一共十三年，到一六一六年，被釋派往埃里諾哥開發金礦，但是終於在一六一八年被處死刑。

一一 培根的哀鳴

培根是現代心靈最雄健的人。他曾經做過兩代帝室的顧問，柏拉圖理想的哲學皇帝，幾乎在他身上見諸事實。培根集總督於一身，向全世界宣告說：歐洲文明已經長成了。

培根是貴公子之後裔，自己是名律師，又是哲人，政治家，先後協贊伊利莎白女王和詹姆斯第一。他做過檢察總長，掌璽大臣，財政大臣。他生於一五六一年，死於一六二六年，他是哲人，也是官場中的能手，有人說他尤人類中最聰明、最光輝也是最卑鄙的人。

培根在五十歲的時候，也是聲望最隆的時候，被判受賄，處罰金四萬鎊，褫奪公權，送入倫敦塔，要等國王高興才釋放。這位聰明、善於逢迎的危險人物，就向國王發出悲鳴。

『我這一段不幸的事蹟』

——培根致英王詹姆斯第一——

最崇高的皇上：

在我不幸的時候，我並不要未來的希望而減少一點痛苦，而是全賴我對於過去的回憶。我在現世最大的安慰是想到……，我笨拙的服役，尊嚴皇上並沒有鄙棄，我竟然這

樣幸運。……因爲我以前常向皇上說的，我對於你不過是吊桶，不過是水槽，只知道汲引，只知道寶藏；而你皇上自己恰是泉水。十九年順利境遇之中，我有這一個無上的安慰，而就是在最患難的時候，我也有類似的安慰。就是，在我被控的罪名裏，沒有一椿特別牽涉到皇上的。……我有一個強烈的信念，相信在皇上高貴的心裏面，對於你而今鄙賤污辱了的僕人，還有一番明澈的認識。……

實在的，皇上，不講別的，我這一段不幸的事蹟，已經是罄竹難書的了，承蒙皇上非常的恩寵，我曾經竊奪到一點名位；我甚至做過你王國中最高的臣下。你親臨主持會議的時候，你皇上的手曾經壓在我的手上；我親承過你的威顏；以致你皇上的英姿，我已經把它彫在徽章上，尤其深深刻在我的心上。我奉侍皇上十三年間，你從未有半句的譴責……但是，這些是過去的事體了。我爲什麼再提起它？這些只能更加顯得我現在的不幸。

我現在的遭遇是這樣：雖然我始終應該感謝皇上的仁慈，因爲我相信曾經受過你恩寵的人，決不會悲慘以終，但是我投在不幸之中，已經有一年半了。我自己的財產，因

爲我良實的習慣，貧乏得極爲可憐，比先父遺留下的並沒有什麼增加。……

……我堅信（最仁慈的皇上）會出現有一種奇蹟，我尤加信賴你的仁慈。我相信皇上不會聽令你可憐的僕人永沉地獄。你神聖的手，時常按在你的名冊上，爲了顯出你的榮耀，我相信你不會在你的名冊上塗去了我的名字。

憑了你的憐憫心，我希望上帝接受你敬奉神明的高貴的心靈。（上帝對我的仁慈，無論我在頌境的時候，逆境的時候，我都有偉大的確證，縱然我忘恩負義可鄙的性情，或者辜負了他的恩典。）……我屈辱的懇求皇上允許我這樣急迫的結束我的請求：救救我（親愛的皇上）可憐我。

皇上可憐的老僕

阿爾明

這封信到底送出去沒有，至今還沒有定論。不過，不管信送出沒有，英王早已可憐及這位「最可憐的老僕」。在培根拘禁了四天以後，就把他釋放出來，還減少了他的罰金。培根最重要的哲學上的著作，都是在受辱退休後的五年中完成的。

一二 巴斯卡的實證精神

這一封便條，可以充分證明這位法蘭西神祕主義者、哲人、數學家實證的精神。受信的人是他的姻兄貝里埃。

巴斯卡生於一六二三年，他最有名的是他「沉思集」這本名著，一八五〇年的英譯本，稱爲「宗教感言集」。在科學方面而論，他是現代 Pascaline 理論的首倡者，巴斯卡三角形的發明人，微分學的功臣，他對於氣壓等等的實驗，也有不少價值。

『……想要拿一些物理學上的問題麻煩你……』

——巴斯卡致貝里埃——

我冒昧的要打斷你日常的工作，想要拿一些物理學上的問題麻煩你，因爲我知道這樣可以給你一點休息消遣的機會……我所講的問題，牽涉到目下已經著名的試驗。就是拿一個管子，裏面裝了水銀，先在山脚下試一試，然後拿上山頭去，在同一天裏，來回試驗幾次，看水銀的高度，到底是一樣還是有什麼不同，……因爲在山脚下的空氣

一定要比山頭上重得多。

巴斯加死於一六六二年八月。

一三 一切都這樣值得留戀

塞維妮夫人在一六二六年生於巴黎，她是一個富於資產也富於機智的貴婦人，也是皇宮中的伴侶，巴斯加，狄卡爾，拉法耶得夫人的同時代人。她在過厭了路易十四宮中富麗華貴的生活以後，每年兩次退處鄉間別墅，欣賞自然之美，同愛女不斷的寫信。後人從這些信件中，認識了「歷史上的一位最能幹的女作家」。認為她的愉快心情，她獨特的風格，她行文的辛辣，她觀察瑣事的動人，對於法蘭西文學的光榮，自有她的貢獻。

『有兩桌沒有能上烤肉』

——塞維妮夫人致女公子——

今天是星期天，四月二十六號，這封信要到星期三方能寄出；但是這與其說是一封信，不如說是關於可憐的伐德爾在香港野不幸遭遇的記載。我方才從摩勒伊那裏聽到這段故事。我在上星期五寫信告訴你他已經用刀自殺了——下面就是故事的源源本本。國王在星期四晚上到那裏；蔭道，小點，一切都恰合理想，國王們被款待到特備的地方，

略進小點，四周圍着有長壽花。

後來晚餐供出來了，不過有一兩桌並沒有烤肉，因為來客超過了預定的數目，伐德爾預備得不够。這件事使他非常懊惱，他說了好幾次：「我喪失了榮譽，我受不住這一場恥辱！」他對谷維伊說：「我頭昏得很」，「十二個晚上以來，我一點也沒有睡好；請你幫我管管」。谷維伊竭力勸告他，幫助他，但是烤肉不夠這回事，在他總覺得無論如何關係不小。（不過，國王一桌上并不少，其餘的二十五桌有幾桌才少烤肉）。

谷維伊把這件事告訴王子，王子便逕直走到伐德爾房間裏去，向他說：「一切都辦得很好，伐德爾；皇上的晚餐，真是不能再好了。」伐德爾說：「殿下的誇獎真叫我感動；我知道有兩桌沒有能上烤肉。」王子說：「沒有什麼，不要不安，一切都很好。」夜深了，烟火並沒有放好，放出來有一層濃煙，這次煙火，花了一萬七千法郎。到早上四點時，伐德爾在各地巡視了一番，看見大家都熟睡了；那時他看見一個廚子，只帶回了兩筐魚。伐德爾說：「什麼！就這麼一點嗎？」那一個人說：「是的，先生。」他不知道伐德爾已經派了別的人到附近所有海港去採辦鮮魚去了。

伐德爾等了一會兒；其餘的廚子沒有回來，他發狂了，他以為此外買不到買魚了。他衝到谷維伊那裏去，他說：「先生，這樣的恥辱，我活不了。」谷維伊對他發笑。但是，伐德爾闖到了自己房間裏去，把刀柄斜在門上，用刀戮進胸膛裏面，兩次沒有成功，第三次終於一刀直戮進了胸膛。

就在那時候，個人把買的魚裝回來了。他們請示伐德爾看怎麼吃法。他們走到他的門前，敲他的門，但是裏面沒有聲音，他們就破門進去，看見他躺在一堆血泊裏。

他們馬上派人去告訴王子，王子聽到了凶信以後，難過到萬分。公爵也哭了，因為國王這一次到勃根特巡行，一切要靠伐德爾幫忙照料。王子很傷感的把這件事源源本本告訴了國王；他們認為這是過於看重榮譽心的結果；有的人怨他，有的人贊揚他的勇氣。

國王說：他巡行的計劃已經延遲了五年以上，因為他知道他出來巡行，一定會引起無窮的麻煩。他告訴王子說，他應該只邀兩桌人，不應該這樣破費別人，他以後決不再蹈覆轍了。但是這些話，在可憐的伐德爾，都是太遲了。不過，谷維伊還努力設法彌補

這一場缺憾，代替伐德爾主持一切，實在盡了力。那天的議會極精緻，小點也還一樣。他們照樣進晚餐，他們照樣散步，他們照樣行獵，到處聞到長壽花的香味，一切都這樣值得留戀。……

一四 斯賓挪莎的汎神論

哥德說：斯賓挪莎同朋友們和生徒們的通信，是正義世界中最有興趣的讀物。斯賓挪莎常被一般人稱之爲「推論的機器」，殊不知他的汎思何等莊嚴，何等崇高，而又何等富於熱情。這些信就是證明。

斯賓挪莎在一六三二年生於海牙。他的汎神論，使哲學的內容，益見豐富，影響達於三個世紀。他把榮譽、財富、名聲、享受……一一都拋棄了，專門追求一個永恆無限的真理，他認爲最高的善，就是認識物我的合一。

斯賓挪莎爲了發揚他的汎神論，先後堅決的謝絕了巴拉丁選侯和法王路易十四的優遇。他駁斥靈魂不滅之說，以致猶太人和耶教徒一致恨之刺骨。猶太人把他摒爲異類，不許所有的猶太人同他來往。他的著作，也被當局列做禁書。但是他仍然忠於他的信仰。下面這一封寫給學生的信，可以看出他人格的堅貞。

『……你怎麼知道已經找到最理想的道理？』

——斯賓挪莎致勃格——

斯賓挪莎問候高貴的年青人勃格，別的人曾經向我說過的事體，我始終不肯相信，現在請到你的信。我終於明白了。就是你不僅僅變成羅馬教會的信徒，而且是一位虔

誠的教徒，已經學得咀咒憎恨反對你們主張的人。我本來不預備回信給你，我深知道你所需要的是時間，不是爭辯，方才能使你覺悟，使你回到你的家庭。我們以前曾經講到斯蒂諾尼斯，那時你所讚詞的主張，我們現在姑且不要提起它（你現在是在學着他的榜樣）。不過有些朋友，他們同我一樣知道你天分很高，對你抱着很大的希望，他們懇切的求我，不要忘了朋友的責任，要我不要拿現在的情形來看你，而要我拿最近以前的你來看你，他們還說了其他類似這樣的話。我給他們說服了，因此寫這封信給你，我誠懇的求你冷靜地看完這封信。

在這裏，我不想模仿一般反對羅馬教會的人的老辦法，列舉教士和教皇的罪惡，希望用這種方法勸你脫離羅馬教會。因為一般的人往往心裏存着惡感，方才列舉這些事實出來；他們的目的與其說是勸告，不如說是弄得人家難堪。實在我願意承認，在羅馬教會裏面，博學和正直的人，要比其他基督教會裏面來得多。羅馬天主教的信徒，人數既然比較多，各式各樣的人自然也多了。但是，除非你喪失了理性，又喪失了你的記憶力，你不能不承認，在任何一个教會裏面，都有很多誠實的人，本着正義和仁慈的心，

信仰上帝。因為我們知道在路得教會裏面，在改革教會裏面，在米諾尼特斯派裏面，在狂熱派裏面，都有很多這一類的人，別的派別姑且不提它。你一定知道，你的祖先，在阿爾伐公爵的時候，曾經爲了他們宗教的信仰，受盡了種種的刑罰，然而他們的信仰還是堅決的，他們的心靈還是自由的。因此你一定要承認生命的聖潔，並不是羅馬天主教所獨有的，而是大家共同的。

我們既然知道我們之中有上帝，上帝之中有我們，可見如果羅馬天主教同別的教會，有甚麼不同，也不過是表面上的，完全根據於一種迷信。

因爲約翰說得好，只有正義和仁慈，才是真正天主教義唯一的標誌，才是聖靈真正的果實。那裏有正義和仁慈，那裏就有真正的耶穌。沒有正義和仁慈，就不會有耶穌。因爲只有靠了聖靈的引導，我們才懂得崇尚正義和仁慈。倘若你早能夠在心裏面考量這些道理，你就不會迷失了道路，也不會使得你的父母如此悲傷，你的父母正在爲了你的命運感着無限的悲痛。

不過我，現在先討論你信上所說的道理。你在信裏面首先惋惜的說，我已經受了魔

鬼的欺騙。我現在求你高興起來，求你回復你的本性。倘若我沒有記錯，你以前在清醒的時候，常常信仰一個永恆的上帝，全世界的一切，憑了他的權力出現，憑了他的權力傳下去；但是你現在竟然講到魔鬼，講到上帝的敵人，說他違反了上帝的意志，欺騙大多數的人（因為好人為數極少），上帝因此就把這些人交給魔鬼，永世的加以刑罰。這樣說來，上帝允許魔鬼欺騙人類，不加責罰，但是不許可憐受魔鬼欺騙的人類，免於刑罰的痛苦。

這些荒唐的議論，或者還可以容忍，倘若你還相信一個永恆的上帝，而並不相信荷蘭人所稱的另一個上帝，可以拿來喂馬，不受處罰。現在，你不幸的人啊，你還爲了我痛哭嗎？你還把我的哲學，你所沒有見到過的哲學，叫做幻想嗎？哦，沒有頭腦的青年人啊，是誰迷住了你，使得你相信你已經求到了最高最永恆的道理，堅持得這樣固執？

但是好像你想運用你的理論，你問我，我怎麼知道我的哲學，是過去現在和將來世界上最理想的哲學？這一點，其實由我來問你還更加確切。因爲我並沒有假定我已經求到了最理想的哲學，不過我知道我認爲這是正確的學說。如果你問我我怎麼知道，那我

就要回答你，我確實知道，好像你知道一個三角形的三個角，等於兩個直角一樣。凡是腦筋健全的人，凡是沒有醜態思想混淆是非的人，都不會否認這個道理，因為真理和虛偽都是無法掩飾的。

你自己以為你終於找到了最理想的宗教，或者說得再確切一點，你以為你已經找到了最理想的人，你就輕易的相信這些人，但是你怎麼知道，在過去，在現在，在將來，全世界傳播別的宗教的時候，只有你的才是最理想的？所有的宗教，古代的，今代的，這裏的，印度的，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宗教，你是否都研究過？就是你都研究過了，你怎麼知道你所選擇的就是理想的？因為你不能說出你信仰的理由。不過你會說，你是接受了聖靈內在的感應，而別的人恰是受了魔鬼的欺騙。可是羅馬教會以外的人，也都同你一樣引證同樣的理由，證明他們有信仰別的宗教的理由。

至於你講到羅馬教會曾經得到無數人的承認，羅馬教會曾經自古一直傳到現在，這些說法和法利賽人的老調沒有甚麼不同。因為他們也抱着非常的信心，並不下於羅馬教會的信徒。他們要提出無數的證人，說明他們所聽說的事體，好像他們親身經驗過的。

他們的固執，同羅馬教會的證人也完全一樣。

他們把他們的祖先，推溯到亞當。他們也同樣傲慢的誇說他們的教會可以不管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敵視，發揚生長，安穩團結，一直到今天。而且他們的確從古代一直傳到了現在。他們異口同聲的說，他們是向上帝自己承受到他們今日的傳統，只有他們才保存着上帝口頭和文字的寶訓。

沒有人能否認這些都是邪說，但是他們幾千年來始終一成不變，並不由於強迫的力量，而是僅僅依賴着迷信。他們所說的是奇蹟，在我們大家是早已聽膩了。不過他所最引為自豪的，是他們的信教者，要比任何國家為多，而且這些抱着堅強不屈的意志，為了自己的信仰而受難的人，還是在天天增加。這一層說法，並不是捏造的，在他們信教者中間，我知道有一個叫做猶大的，他們稱他為「虔誠」，他在火籠裏面，人家以為他已經死了，而他恰高唱讚美詩，起首說「啊，上帝，我把靈魂獻給你」，然後在唱詩中死去。

羅馬教會的教義，你推崇得很高。我承認這些理論是聰明的，可以打動好些人的心

。倘若不是回教的教義遠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那麼在我想來，羅馬教會的教義，應該是最適宜於欺騙百姓箝制人類思想了，因為自從這個迷信開始以來，他們的教會裏，就沒有分過派別。

所以，倘若你說得對，你可以知道只有在你所說的第三點上才有利於基督教徒，也就是說，普通沒有學問的人，都幾乎可以使全世界改信耶穌。但是這一種議論，並不是僅可以用作羅馬教會的論據，而是所有接受耶穌這個名字的，都可以用為理由。

假使我們認為你所引證的道理，都只是適用於羅馬教會，你是不是以為就此便可以證明教會的權威？既然決不是如此，你為什麼偏要我相信我的證明是由於魔鬼的作祟，而你的證明，恰是由於上帝的啓示？我知道你已經變成羅馬教會的奴隸，與其說是由於愛上帝，不如說是由於怕地獄，那就是造成迷信的唯一原因，這在你的信上也可以看得很明白，你是不是由於客氣，才不相信自己，而只相信多數人所一致譴責的人？我這樣運用理智，服從上帝真正的寶訓，永遠藏在心裏，永遠不會墮落，這樣你會不會認為傲慢和自誇？放棄這些可怕的迷信，接受上帝給你的理性，培養它，灌溉它，倘若你不願

淪爲野獸的話。我勸你，不要再把荒謬的邪說嘗做神祕的道理，也不要把我們不懂的或還沒有發現的道理，和已經知道是荒謬的道理，像羅馬教會可怕的祕密那樣的，混淆在一起。羅馬教會反對正當的理性，你便愈以爲它超越了人類解力之上。

此外我所著「宗教與國家論集」的基本理論，認爲要解釋經典，必須在經典本身中間方才找得到，這一層道理，你居然冒失的宣稱是錯誤的觀念。其實這一種說法，不只是假定，而且已經證實爲千真萬確的了。在第七章裏面，說得尤其透澈，所有反對意見也已經完全駁倒了，在第十五章裏面，也有補充的證明。

倘若你把我所說的，認真的加以考慮，並且研究一下教會的歷史，（這一點我看你最不清楚）好知道教皇的傳統，又是如何的荒謬，再可以知道羅馬的教皇，靠了甚麼命運，甚麼方法，方才在耶穌出生的六百年以後，得到了統制教會的大權。你如果能够這樣做，我相信一定可以覺悟過來。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夠這樣，再會。

斯賓挪莎 一六七五年十二月 海牙。

斯賓挪莎死於一六七七年，年四十五歲。當時有人稱他爲當代最偉大的猶太人。

第二部

一七四七年——一八九六年

一五 蔡公家訓

蔡斯德非勳爵的家書，足以代表歐洲十八世紀信札內流行的風格，其中充滿了機智，又蘊蓄着一種雍容溫雅的风度。下面這一封，更是蔡氏家書中的代表作。

蔡公本人的品格，賽穆瓊奈批評得並不高，他說蔡公有娼妓的品格，跳舞大王的作風。蔡公是外交家，政治家，又是箴言的創造人。他這封信是寄給他私生子的。他在海牙做大使的時候，同一位法蘭西家庭女教師發生關係，生了這一個兒子。

「……一塊光滑的銅板，也要比一塊粗糙的金子，來得

惹人歡喜。」

——蔡斯德非勳爵致公子——

親愛的兒子：

67

不管你做什麼事，直接間接都同樣使我very關心。最近，我在洛桑接到兩封信，都是提起你的，讀了以後，我心裏很高興。一封信是聖傑曼夫人寄來的，一封信是邦碧雅太

太客氣的。她們兩位都非常稱讚你，所以我覺得爲了她們兩位設想，爲了你設想，都應該把這件事告訴你。

凡是真有美德的人，照道理上說起來，也應該讓他自己知道，這一方面是獎勵的意思，一方面是歸勉的寓意。據她們兩位來信說，你不只是雅潔，而且夠得上說極有教養。她們說一般英國人畏縮作態，羞澀和粗野等等壞習氣（你原來也逐漸沾上了這些習氣），現在你已經改掉了。我聽見了非常高興；因爲，我以前向你說過的，和悅動人，溫文爾雅，態度大方，口齒清楚等等習慣，所謂小節，比一般人想像中的，尤其比英國人心目中的，要重要得多。

道德和學問，同黃金一樣，自有它真正的價值；但是倘若不能進一步加以涵養的工夫，原來的光彩，就顯得灰黯了。一塊光滑的黃銅，要比一塊粗糙的金子來得惹人喜歡。

世間有多少罪惡都給法國人彬彬有禮的態度所遮蓋住了！很多法國人缺乏常識，有的連一般的學問還沒有通，但是，大體而論，他們大方的舉止，很可以抵消他們的短處。

，因為這些短處，往往不容易讓人覺察。

我曾經說過，一位法國人，倘若品格學問理解都好，再加上他們彬彬有禮的特色，那就是一個完人。我以前這樣說，我現在還是相信這個道理。只要你自已有志向，你也可以達到這個完滿的境界。我希望你能夠做到。

你知道德行是什麼：只要你要，你就可以得到它。這是每個人都能求得到的。凡是沒有德行的人是位可憐蟲。上帝已經賜給了你理解的力量。你已經學得到了一點智識，將來自然可以追得上人家。你是先有了這一點基礎，才跑進社會裏去的。倘若你不能够從此培植其他的美德，造成一個完滿的品格，那末，錯處就全在你自己了。

你應該寫信謝謝聖傑曼夫人和邦琴妮太太，告訴她們說她們這樣過分的誇獎，你是如何的感激。

再會了！希望你從此一直值得這樣的誇獎，那末，你非但可以值得我的疼愛，而且可以享受我的疼愛了。

蔡公的公子，並沒有爲這封偉大的家書而若何感動。他的兒子，是位平庸的人，二十一年來曾經聽過他父親無數智慧、機智的話，並沒有一句真真聽進去。連帶結婚也沒有通知他父親。他在三十六歲就死了。

一六 賽繆瓊森譏刺蔡公

賽繆瓊森學生是位戰士。他向癩子病奮鬥，向半盲奮鬥，向貧窮奮鬥，向世人的漠視奮鬥。

在一七四七年，他的名字還沒有人知道。他計劃要編一本「英語大辭典」，使之成爲權威的著作。他把一份緣起送給當時的大臣蔡公，蔡公付了十鎊錢，算是知道了。而賽繆瓊森登門拜訪的時候，蔡公恰「不在家」。賽繆瓊森從此化了整整七年的工夫，完成了他的名著，同時他因爲他對於當時文學批評的深刻，略有聲名，「英語大辭典」快要完成的時候，蔡公也聽到人家提起這部名著，特爲寫了兩篇文章，加以頌揚，希望作者在書上寫明這本書是獻給他的。可是這時候，賽繆瓊森已經向世界證明他單獨一個人便抵得上法蘭西學院的全體學員了。他那時怎樣答覆蔡公呢！

『沒有人願意被人家漠視』

——賽繆瓊森致蔡斯德非勛爵——

尊敬的勛爵：

「世界」雜誌的主人最近告訴我，說最近「世界」裏兩篇推薦拙作「英語大辭典」

的文章，是出於勸爵的手筆。這是非常的恩寵，像我這樣難得受到偉人們獎飾的人，真不知道怎麼樣接受，怎麼樣感謝才好。

過去我因為稍爲受到一點鼓勵，就第一次晉謁過你勸爵，我傾聽你的宏論以後，同別的人一樣，爲之非常感動；自己禁不住希望我下以全世界最重的征服者自豪。希望我目擊全世界在日夜以求的榮譽，可以落在我的身上。但是我發現我對於閣下的侍候，這樣受不到鼓勵，我的自尊心和廉恥心都不允許我繼續侍候你。有一次，我曾經公開向勸爵請教，那時我用盡了閑散的讀書人所能有的技術，想取悅於你勸爵。凡是我所能做到的，我都做過了。沒有一個人願意他的才能，完全被人家所忽略的，不管他的才能是如何微薄。

自從我在外客室裏恭候你，換個說法，就是自從我從你府上給轟出來到現在，我的勸爵，其間已經有七年了。七年之中，我曾經管盡了一切艱辛，致力於我的工作，這些困難，現在也不必再提了，最後終於完成了這一點工作。七年之中，沒有得到一點幫助，沒有得到半句安慰，沒有得到一絲讚許的微笑。這些我都沒有想到過，因為我過去沒

有過半個保護人。

漠不關心地看人在急流之中掙扎，而等到他扒上了岸，方才拿幫助來麻煩他，這不是就是保護人，我的助爵？你對於我工作的注意，倘若是早得一點，便見得是你的好意。但是你注意得遲了一點，你要到我不關心了，不能享受了，方才注意到；要我慣於孤獨了，無法再接受你的美意了，才注意到；要等到我已經成名了，已經不需要你的美意了，才注意到。我這樣不承認人家的恩惠，因為我並沒有得到過好處。我不願意使讀者誤認以爲一切都由於某某保護人的關係，因爲上帝讓我一切都依賴我自己。我希望我這樣做法，並不是十分譏刺的不平之聲。

我既然工作到了今天而無需乎感激任何保護人，那末，倘若我此後能多少感謝些別的人，在我不會引爲失望的。因爲我在過去曾經一度忘形自誇過熱烈的希望，而現在恰早已從希望之夢中覺醒過來了。

我的助爵，我是你助爵閣下

最謙卑最服從的僕人

賽繆瓊森

一七五五年二月七日

賽繆瓊森的辭典，自然沒有說是「獻給賽公」。賽公接信以後，神色自若，並沒有回信，這是他這一類人共同的傳統。有人問他對於賽繆瓊森這封有名的信感想怎樣？賽公也承認說「寫得好極。」

一七 賽繆瓊森祝情人別嫁

賽繆瓊森這一封短信，可以說是他譏嘲格調的最高峯。這封信是寫給斯雷爾夫人的。斯雷爾夫人成爲賽繆瓊森後來最大的安慰的時候，已經是位大酒商的太太，十二個兒女的母親，有八個還活着。賽繆瓊森在生病或者寂寞的時候，總去找到她。他們兩人相識達十六年以，她在廿四歲他在五十五歲的時候，兩人的感情最爲火熱。賽繆瓊森總叫她爲「我的情人」。賽繆瓊森也是「我的情人」的丈夫的朋友。斯雷爾在競選議員的時候，演說稿就由賽繆瓊森來幫忙。

女人在三十至四十歲的時候，往往是很危險的。斯雷爾夫人那時已經是位寡婦。如果她願意，賽繆瓊森自然願意娶她。但是斯雷爾夫人已經厭倦於這位「古怪，酸腐，憂鬱的老頭」，「偷偷的同一位漂亮的義大利歌唱家結婚，那時她的老英雄已經七十三歲了。

『求上帝寬恕你的惡毒』

——賽繆瓊森致斯雷爾夫人——

夫人：

如果你的信我解釋得沒有錯，你是已經可恥地結了婚了。倘若你還沒有這樣做，還

是讓我們再談一談清楚。倘若你已經丟掉了你的兒女，丟掉了你宗教的信仰，求上帝寬恕你的惡毒。倘若你已經鄙棄了你的名譽和你的家鄉，我祝禱上帝，希望你的惡心思不要再作祟。

倘若你還沒到最後的階段，以我這樣愛過你的人，以我這樣仰慕你的人，這樣崇拜你，服侍過你的人，這樣認你為女中之王的人，誠懇的請求你，希望在你的命運萬劫不復以前，再能見你一面。

我曾經是，夫人，我曾經一度是你最誠實的

賽繆瓊森

賽繆瓊森這封信沒有生效。斯雷爾夫人嫁了音樂家，二十年的情誼，就此斷了。賽繆瓊森死了以後，鮑斯威爾有名的傳記出現以前，斯雷爾夫人發表了她的「賽繆瓊森的軼事」，詳述二十年來賽繆瓊森的生活。這本書馬上哄動全英，第一版在出售那一天就銷完了。

一八 杜勃雷的生意眼

杜勃雷是法蘭西大革命和恐怖時代中最先犧牲者之一。她生於一七四六年，死於一七九三年，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女人，真名叫做珍妮·貝谷。最初在巴黎聖嬰街當一名女店員，她的姿色，使得巴黎一羣年輕人爲之傾倒。她之所以能夠直上青雲，成爲法蘭西有名的人物，全在她的生意眼。下面這一封信是一個好例子。

『我不願意長此做女店員』

——杜勃雷致杜伐爾——

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我告訴過你的，我現在再說一遍，我熱烈的愛你，你對我自然也是這樣說法。不過，在你那一方面，只是一時的衝動吧了。只要等到你第一次快樂過以後，你就再也不想我了。我現在才懂到這個世界了。我現在告訴你我的想法：注意！我不願意長此做女店員，但想多少有點自主。所以要找一個人來養我。倘若我不愛你的話，我會設法從你那邊討一點錢。我會對你說，你應該先替我租一間房，預備好一

應傢具。但是你說過你并不有錢，那末，你可以把我帶到你那裏去。這樣，你就可以不必再負擔一份房租。桌子和其他的傢具等類，也可以不必再花一份錢去買。唯一的開支只是養我和給我一付頭飾。而你只要每月給我一百個里佛爾，這兩樣就都不成問題了。這樣，我們可以快樂的一起生活，以後你可以不必擔心我拒絕你。倘若你愛我，你就接受我的意思。但是倘若你不愛我，那末，讓我們各自往別的地方試試運氣吧。再會，我緊緊的擁抱你。

朗空

她的年輕愛人杜伐爾有沒有接受她的生意經，我們不知道。幾個月以後，珍妮被介紹到杜勃雷伯爵的家裏工作。這位伯爵的財產，來源並不清白。珍妮就在他開的賭場裏面，充當一名「尤物」，專門吸引一般顧客。在這位伯爵幫助之下，她很快的踏進了路易十五的金屋裏面去。此後她在法宮中地位的日益增高，以及後來出奔離法，終於在恐怖時代受了犧牲，這些都是現代史中的美談。她登上斷頭台的時候，是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七日，那時她四十七歲。

一九 鮑斯威爾和伏爾泰的共鳴

鮑斯威爾自己說：「頓波爾，這是一封偉大的信！」

這封信裏，充滿了賽繆瓊森傳記中所橫溢的才氣，所以成爲歷史上偉大書信之一。信裏面細膩地道說家常，敘述當時君王們以及哲人們的生活和思想。

賽繆瓊森說過，鮑斯威爾住在「倫敦盤子和浪子堆裏」，不過就這封信看，可見在歐陸，在英格蘭，鮑斯威爾都會親接君王哲人們的啓教。他的記載內，他的信內，有的是盧梭，伏爾泰等等不朽人物以及賽繆瓊森的朋友們。

鮑斯威爾寫這封信的時候，才不過二十四歲，還沒有什麼人知道（他認識賽繆瓊森才一年）。他在一七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訪問當時的大師伏爾泰，那時伏爾泰是七十二歲的人了。

『希望你也聽到這陣樂聲』

——鮑斯威爾致頓波爾——

親愛的頓波爾：

你看完了我這一段好運氣的消息以後，不要以爲我有意侮辱你。我首先謝謝你十月

份裏寄給我的兩封信，緊接着我就得指給你看我這充滿了快活的心。你說我吹牛吧，隨你怎麼說都可以。我還是要把前前後後說給你聽。再沒有別的方法好說出我德斯威爾心裏激動的情緒了。倘若你覺得我有點滑稽，那是因為我們的文字太呆板了。

我已經遍訪過了日耳曼的王室。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莊嚴而謙恭。我在巴登特地區看見名望、博學和哲學集結在當今的侯爵一個人身上。這位侯爵的品格，應該值得全歐洲崇拜。他是最好的統治者，最好的君父，他是最和氣的偉人。他走過很多地方。他到過英格蘭，他的英語真說得道地。

我留在他宮中的時候，曾經同他談了不知多少次。他接待得我非常隆重。他的內閣總監，圖書館長，以及宮中其他官吏，都接到他的命令，要盡力設法使我住得快活。侯爵夫人，有超等的繪畫天才；對於一般的藝術品，都有濃厚的興趣，她接待我真正誠懇。

侯爵他告訴我，他能夠會見我真高興。我問他我應該怎麼樣報答他的盛情。他說「我作要寫信給你。我很喜歡能接到你的信」。他說這話是很誠懇的。現在我已經

接到過他最高貴的殿下一封信了。我已經答應他再回到他京城那裏去，再留幾個星期。他那裏離開法蘭西并不遠。

我住過盧梭家裏。他住在特拉佛村裏面，美麗的山谷，四週圍着崇山峻嶺。我是從納查特爾那裏去的。我一心決定要試我自己真正的工夫。我沒有經什麼介紹，就去見這位狂熱的著名哲學家。

我先寫了一封信給他，信裏面把自己介紹得清清楚楚，並且說明白我如何值得他一見。「把你的大門打開，先生，好讓值得進你大門的人進來」。我就是用這樣剛毅的口氣介紹自己。他終於接見我了，雖然他病得很厲害。「我在生病，很不舒服，不適宜於會客。不過，倘若像鮑斯威爾先生那樣的人，想要在這時候來看我，我也未便謝絕。」我見他態度極寧靜沖淡。他起首就條款目下人類的沒落。但是我很聰明的引他到他感覺興趣的題目上來。於是，他就顯得激動了。這位五十歲了的聖貝勒，態度很和藹。他是位有禮貌的人，樣子端正而聲音又非常動人。

你一定知道我要把他引到我提起的問題上面去，并不十分容易。我在誠實的自尊心

限度之下，已經對他暢所欲言。我的一封信就是一篇雄辯的傑作。等到我們見面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信的內容。全歐洲沒有別的人能寫這末一封信，而能恰合於信裏面自許的話。

我在村裏面留了三天，天天都同盧梭在一起。一星期以後，我又回來住了兩天。他真是忙極了。科西嘉人硬是請他代他們制定一套法規。在他是何等的光榮。他說：「這件事在我的能力是不夠的，不過我的熱心恰有餘。」

他正準備出一部全集。我等到看準他已經確認了我的才能，就給他看拿瑪里斯卡爾勳爵給我的介紹信。我同他談話的時候，胸中確實充滿了自信之心。我把我一生的大概情形，寫好了一篇短短的文字給他。他拿去看了，儘管我的缺點這麼多，他還是異常看得起我。只要他活着的時候，他準備同我通信。我向他辭行的時候，他和藹的抱着我說：「要常常想到我，我們的靈魂深處，有接觸的地方。」

我到日內瓦的時候，接到他一封信，附着一封介紹信給巴摩宮中他一位老友，這位先生，地位是很高的。介紹信裏滿祇是他心裏關念的話，但是他故意沒有寫好。他這

樣熱心看待我，我的靈魂是不是應該引以自豪？信裏有一句我一定要告訴你。他說：「我很願意你同施斯威爾先生認識。我相信你們倆一定合得來的。他第一次寫信給我，就使我爲之驚異，認爲他或者是一個特出的人才。我很有一副好奇心，要看一看這位自許的人物，我見他以後，發現他真是位人才。」

你猜我現在在什麼地方寫信給你，我的朋友？在伏爾泰先生的別墅裏。我有一封信帶給他，是海牙一位瑞士上校要我帶給他的。我星期一到這裏，就來見他。他見我的時候，態度很莊嚴，并且顯出他老於世故的神氣，這是法蘭西人最特長的。我在晚飯前見他，談了約略有半小時。他精神并不好。不過他也說了幾句深入談話的話。他沒有同我們一起吃晚飯，晚餐以後，我不得不馬上辭出來，因爲日內瓦的城門在五點鐘以前就關閉，而從費納到城裏，足足要一個鐘頭。

我同法國文學的帝王僅僅談了這麼一點點時候，我絕對覺得不滿意。我這好奇的心裏，馬上想出了一個妙計。伏爾泰先生的姪女特尼斯夫人一向對我很好。她喜歡我們的語言。我寫了一封英文信給她，求她賞我在伏爾泰家裏寄宿一晚的恩惠。伏爾泰先生，

「我們的太陽剛好反轉，他要在黃昏時候才起身。我寫信給特尼斯夫人的時候，胸中充滿了絕妙的幽默，我的信裏面，也滿篇是機智。我說：『我是蘇格蘭的硬漢。你不妨把我安置在最高最冷的閣樓上。倘若用兩張椅子拚起來，要我就這樣躺在你們女僕房間裏，我也不反對。我們吃晚飯的時候，我看見她走過的。』」

我在星期二用專差把信送出去。伏爾泰先生代替特尼斯夫人親筆回信給我。他說：「你倘若下訪，我們非常榮幸，非常快活。我們牀鋪不多，不過你不會（一定不）睡在兩張椅子上的。我病重的叔叔，他相信你很有才氣。我知道得比他還多一點，因為我見你的時間長一點。」

頓波爾，我是你最服從的。你覺得怎麼樣？你在這個世界上也有所謂老朋友這樣的東西麼？他值得你敬重麼？

第二天我就回到了他那值得留戀的別墅去了。這位魔術家在晚餐前一剎就出來了。但是在黃昏的時候，他走進客廳來，精神非常豐滿。我就坐在他的旁邊。我和他的想像力構成了共鳴。我希望你也聽到這陣榮澤。他吐出滿口的珠璣。他不倦地向我拋出一串

車的機智。我引他說英語，他說得真流利，我禁不住連聲的駁道，「我的天啊，這真是奇蹟。」

他講英語的時候，就好像有一個英國人的靈魂佔據着他。他有豐富的想像。他有幽默。他喜歡誇張。他古怪而鋒利的風格，就是我們最喜劇式的典型人物也趕他不上。他狠狠的發誓，完全像他當年在英倫時候的習氣一樣。他嘴裏不時吟一曲山歌。他時常反覆說些毫無意義的議論。

後來他講到我們的憲法，他說時興奮的情形，着實令人感動。我聽到這樣顯赫的法蘭西人這樣贊揚我們，我真是引為自豪。

最後我們講到宗教。別的人都去吃飯去了。伏爾泰先生和我留在客廳裏，我們座位的前面，擺着一本聖經。倘若這世界上真有兩個人這樣激烈的辯過，那就是我們兩個人了。是的，在那個時候，他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有一陣子，伏爾泰和鮑斯威爾會經勢均力敵，針鋒相對的辯論了一場。他諷刺的雄辯攪亂了我的理解。他站在那裏，像一位古羅馬的演說家。特雷也沒有像他那麼激動。他太激動了。他年老的身體在發顫。

他喊着道：「哦！我難過得很，我的頭在旋轉。」他就輕輕的躺倒在椅子上。他終於恢復過來了。

我繼續同他談起來，不過變了一點聲調。我很嚴肅很誠懇的同他說話，我要他真實的說出他的願望來。他坦白而相當雄辯的答覆了我的問題。他說他是從「心坎裏說出來的」，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這樣說話。他說他對於上帝如何虔敬——如何敬愛——他對於上帝無所不在的意志，只有順從。他說他如何希望學習至善，好酷肖至善之神。他的願望就此而已。他並不存着靈魂不滅的偉大希望，來激亂他方寸之心。他說靈魂作與是不滅的，但是他一點都不懂。他的方寸中，只是一片寧靜。

我被他說得感動了，我很難過。我懷疑他說話是否誠實。我很激動的問他，「你是誠懇得這樣說麼？你真的誠懇麼？」他回答說：「以上帝為證，我是誠懇的。」

然後，他說：「我有很深的痛苦。不過我拿忍耐、屈從的態度受苦；並不是像基督徒那樣，而是像一個人。」他說時激動的神態，是巴黎劇院上演他所著悲劇時候所常見的。

頓波爾，這是不是一個有趣的場面？倘若專門從蘇格蘭到費納來傾聽這一場宏論，是不是也應該？我在上面已經對你說了大概。那晚上談話的經過，我已經源源本本記載了下來，我把他當做無價之寶。有一天，一般讀者會要這一份記錄的。這是一份值得大家重視的禮物。我告訴伏爾泰先生我寫了八張四開紙，記錄下他的談話。他笑了一笑，好像很高興。

我們這次重要的場面，在他逝世以前，不能傳出去。但是我有必要把費納之行以及伏爾泰先生輝煌的生活方式，這位七十二歲名作家照耀得撩人耳目的議論，寫成一篇短記。我打算這篇短記形式上要是寄給你的一封信，裏面要充滿了愉快的情調，充滿了友情。這一篇短記我要送到最好的報紙或者最好的雜誌去發表。不過這一種說法，或者竟是我一時心熱口快，說得忘了形。除非你答應我把這篇短記送出去，我不會擅作主張的。

我在離開英倫以前，只是一位懶散放蕩，可笑而不愛惜名譽的人。我往往夠不上做頓波爾先生的朋友。現在我是另外一個人了。我已經具備了我引以自豪的品格。你從小

就勿道我，你能不能想到八年前被愛丁堡環境教育所就讀了的古代史一班上的老同學，會變成現在這樣的人？

詹姆士·施斯威爾

一七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愛特別墅

二〇 五十年間伏爾泰的兩封信

伏爾泰是劇作家，是詩人，是哲學家，是史家，是啓蒙運動的先驅。他是十八世紀的發言人，絕對地統治了歐洲文壇在五十年以上。他生於一六九四年，死於一七七八年，寫了七十七冊散文和詩，不斷擊潰了害人的正統派，替法蘭西大革命開了先路。他的一生，曾經幾度流亡，足跡遍歷歐洲各國京城，迭次爲君王的上賓。伏爾泰在君王們的前面，並不以爲他和君主們相等，而認爲他們在他們之上。在八十四歲的時候，凱旋回到巴黎。頑固派和暴君是伏爾泰的死對頭。下面兩封信，時間相距五十年。後面的一封信是熱烈求愛的信，那時他還不過十九歲，在駐荷大使館做隨員，他愛上了一位貧家女兒。大使和女兒的母親，都反對這件事，大使把他關禁在大使館裏面，他終於像「一陣風」一樣逃出了使館，想逃到巴黎去。他的情書是在被禁在使館中寫的。前面的一封信，是在五十年後用英文寫的，那時他的智慧成熟了，他道出了人間的真理。

1. 『那叫做靈魂的好東西』

——伏爾泰致鮑斯威爾——

我的脾氣太燥急，我的眼睛又不好過，以致我沒有能够盡我的責任，鬆我的心，這

這確切的回答你的問題。你好像還想知道一點那叫做靈魂的好東西。我實實在在對你說，我對於這件東西實在一無所知：我不知道實在有沒有這個東西，這到底是什麼，到底應該是怎麼樣的，我都不懂。年輕的學者先生和教士們了解得最透澈。至於我而論，實在只是一個蠢東西。

不管怎麼樣，我告訴你，我的靈魂很欽佩你的靈魂。將來等到你步入我們的沙漠中時，你可以找到我（倘若我那時還活着）隨時準備向你表示尊敬和諂媚。

V · 一七六五年二月十一日於日內瓦的費納別墅

2. 「他們可以奪取我的生命，但是奪不了我愛你的心。」

——伏爾泰致杜諾耶——

我現在變成了王上的囚犯了。他們可以奪取我的生命，但是不能夠奪取我愛你的心。啊，我崇拜的情人，我今晚要來看你。縱使我要脫下腦殼，我也甘心。天啊，切不要寫得那樣悲切。你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當心；當心你的母親，就是你最狠的敵人。啊

，我說些什麼？我說，當心每一個人；誰也不要相信。一到月亮升起來，你就應該隨時準備好。我一定假裝了跑出旅館，叫一部馬車或者蓬車。我們就可以像一陣疾風趕到區發寧根。我身邊一定會帶好墨水和紙張；這樣我們便可以把應該寫的信寫好了。

倘若你真心愛我，自己要鎮定，全心全力的想好種種方法，不要惹起你母親的注意。莫忘了帶好你的畫像。不管遭到最大的苦楚，也莫阻止我來服侍你。

決不，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你我拆開。我們的愛情，建築在道德的上面，要像我們生命一樣久遠。再會，爲了你，我什麼都不怕；你值得我作更大的犧牲。再會，我的心肝！

阿羅埃

一七一三年於海牙

這一場熱戀，並沒有什麼結果。他們想狂奔的時候，在路上給截獲了。伏爾泰被遣回巴黎，在一家律師事務所裏面工作，他的情人冰琪德後來另外嫁了一位伯爵。伏爾泰成名以後，同一位博學的查特勒侯爵夫人相好，一直到一七四九年她死，那時她四十三歲，伏爾泰五十五歲。

二二 佛蘭克林的機智和智慧

佛蘭克林是政治家、科學家、哲學家、翻譯者、印刷家和發明家，他無數的信札裏面，充分的反映出他各種的天才。

(1) 佛蘭克林的老情人哲學。

佛蘭克林這封信不知道是寫給那一位年輕人的。他的老情人哲學，有沒有給這位朋友接受，我們不曉得。不過，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佛蘭克林自己是這種哲學的實行者，尤其是當他在法蘭西擔任美國駐法大使的時候，一定會充分利用種種特有的機會來實行。

「罪惡來得輕一點」

——佛蘭克林致友人——

我親愛的朋友：

你所說強烈而自然的傾向，我不知道有什麼藥品可以治得好。即使我知道，也不應該告訴你。結婚是適當的補救辦法。這是人性中最自然的現象。在那種情形之下，你可以得到實在的快樂。你所說反對在現在結婚的理由，似乎並不能言之成理。你所希望因延遲結婚而得到的好處，不僅僅靠不住，而且比之結了婚，安定下來，要差得多。男人和女人要聯結起來，才能成爲完人。男人和女人倘若一分開，女人便需要他身體上的力和他理性的力；男人便需要她的溫柔，她的敏感和她的理解。兩個人合起來，便最容易獲得成功。單單一個男人的價值，不如和異性結合起來以後的大。他是一個不完全的動物。他像一把剪刀孤另另的一片。

倘使你有一位節儉健康的夫人，以你做寡的認真，再加以她的節約，你前途的樂觀，就可以預卜了。

不過，倘若你不接受我的勸告，堅執以爲必須和異性做一場買賣，那末，我願意重提一提我的忠告。在你戀愛故事之中，你應該寧願選擇年紀大一點的婦人，不要選擇年輕的。你把我這個說法叫做似是而非的話，還要我說明理由。現在我就把理由列舉出

來：

(一) 因為她們世故多一點，她們看得多，懂得多；她們說話的技術，要來得進步，要惹人喜歡。

(二) 因為女人不美的時候，就開始學做好人。她們爲了保持對於男人的控制，便靠用處的增加，來抵消年大貌衰的缺點。她們學到一千種方法來服侍你，大事也好，小事也好，而當你在生病的時候，尤加來得溫柔，比任何朋友還要有用。她們就靠這樣討人歡喜。年紀大的女人不會不是一位好女人，就是這個緣故。

(三) 因為不致有生小孩的危險。偷生野孩子會引起無窮的麻煩。

(四) 因為她們經驗既然多，私通的時候，行事來得謹慎，不致引起人家的疑心。因之，爲你名譽着想，同她們發生關係，比較得安全。就她們的名譽而論，一旦事情給人知道，思慮遇到的人，或者可以因為她們年紀大的關係而原諒她們，認爲年紀大的女人自然會很體貼的當心照顧年輕的小夥子，不時勸勸他，教他學得有禮貌，防他同貪錢的妓女一起鬼混，害了身體，又浪費了金錢。

(五) 因爲凡是直走的動物，最先感覺到筋肉裏缺乏流質的是頭部。人的腋孔總是首先鬆弛而露出皺紋，然後輪到頸子，然後輪到胸膛，輪到手臂，而下部總是始終豐滿的。所以你只要用一隻籃子把她的上身遮着了，只注意腰以下的一部份，你就辨不出那一個年紀大，那一個年紀輕。好像在黑夜裏，所有的貓都是灰色的。同年紀大的女人享受肉體的快樂，至少同年輕的一樣，有時還要勝過她；每一種技巧，只要多一點經驗就可以進步一點。

(六) 因爲罪惡來得輕一點。誘姦處女，作與害了她一生，使她永生得不到快樂。

(七) 因爲悔恨來得輕一點。害了一位年輕的女郎，常會使你難過。讓年紀大一點的女人享受一點快樂，不會使你留下悔恨的心。

(八) 第八也是最後一層理由。她們多少感激你啊！

這就是你所謂似是而非的理由。不過我還勸你早一點結婚。

你親好的朋友

勃·佛蘭克林

一七四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2) 佛蘭克林的哀悼

佛蘭克林這封信，是箇兄弟約翰佛蘭克林死後寫給他姪女瑟瑟特小姐的。這封信上所反映的佛蘭克林悲憫之心，是一般人所不注意的。

『我們也就要跟着去的』

——佛蘭克林致親戚——

我特爲來弔慰你。我們已經失去了一位最親愛、最寶貴的親戚。不過，這是上帝和造物者的意志，要這些肉體躺在一起，當靈魂將要踏入真正生命的時候。這其實是在胚胎時期的狀態，是生命開始以前的準備。

一個人並沒有完全生出來，除非等到他死了以後。那末我們爲什麼要悲傷呢，既然永生的生命中間添了一個嬰孩；他們快活的境界之中，添了一位親人？我們本來只是靈魂。這是因爲上帝的好心，要幫助我們求得一點快樂；幫助我們得到一點智識，幫助我們服侍同類，才把靈殼借給我們。一等到它們不適宜於這些目的了，等到它們不能給我

們快樂，只給我們痛苦，不能給我們幫助，只能給我們累贅，上帝給我們軀殼的目的，完全達不到了，那時，上帝也真一樣好心，同樣設好一個方法，好使我們去闢這些軀殼。死就是這樣一種方法。我們自己，有時也會很有道理的選擇過局部的死亡。

一枝受傷的腿，倘若不能復原了，我們就心服情願的割了它。我們掉了一顆牙齒，就隨他掉了就算了，因為痛苦也隨之而去了。誰丟了他全身軀殼，所有的痛苦，可能的痛苦，一切可能的病，一切可能使他痛苦的病，也就隨之而去了。

我們的朋友和我們自己，已經被邀赴一場快樂的集會，這是一場永遠不散的集會。他的椅子，先預備好了，由是他比我們先走了一步。我們不方便一起動身；那末，你為什麼為此而悲傷，既然我們也就要跟着去的，既然我們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再會。

勃·佛蘭克林

一七五六·二。二十三於費城

(3) 佛蘭克林的悲憤

斯特拉漢先生，是英國一位國會議員，佛蘭克林的老友，結交逾十四年，也有親戚的關係。在美國獨立革命前夕，他的老友進了國會，佛蘭克林這封信就是在他非常悲憤的時候寫的。

「看看你那一雙手」

——佛蘭克林致斯特拉漢——

斯特拉漢先生：

你是一位國會議員，是決定要毀了我國家的多數票中的一份子。——你們已經動手在焚毀我們的城市，屠殺我們的百姓——看看你那一雙手！——你的手上沾着有你親戚身上的血！——你我做過老朋友：——

勃·佛蘭克林

一七七五·七月五日於費城

這封信沒有寄出去。幾天以後，佛蘭克林寫了一封很友愛的信給斯特拉漢。後來美國大革命雖然爆發，兩人友情的通訊還是很密。

一二一 傑弗遜起草獨立宣言以前

史家認為傑弗遜是白宮主人中心靈最偉大的人物。他寫他自己的墓碑寫了下面幾個字：「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典的起草人，弗吉尼亞大學的創辦人。」至於他做過總統，外交官，對抗過漢密爾頓的聯邦派，經手買過羅易西亞那以及他在音樂、建築、科學、法律、醫學、工程、天文、數學、文學各方面的成就，他一律都沒有提。傑弗遜不僅是偉人，還是先人。

在一七七六那年的六月，傑弗遜從弗吉尼亞的故鄉，趕到費城去參加大陸會議。勒克星敦、剛科特、朋克希爾之役，都已經過去了。六月七日，弗吉尼亞的另一位代表里查李提出了歷史上不朽的議決案，規定：「這些聯合的殖民地現在是而且也應該是自由獨立之邦」了。四天以後，傑弗遜，亞丹斯，佛爾克林，席曼，里文斯頓被派根據這個議決案起草一份宣言。這份宣言，是由傑弗遜寫的，！！四天以內，寫了四頁。世界史發展的途徑，因此就改了道。

在這一封給友人佛萊敏的信內，他說明了當時的軍事形勢，並提示了他趕寫獨立宣言時候的精神。

『或者可以着實抵抗一下』

——傑弗遜致佛萊敏——

親愛的佛萊敏：

今天早上接到你六月二十二號的信，同以前一封一樣，裏面有不少有趣的消息。很感謝你。

我們在加拿大那方面的情形，還是在適應，不過，我希望情形不致再壞下去了。這些不幸的事體，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現錢去買給養，以及天花的猖獗，以致全軍有一半躺了下來；再有，就是有些軍官選擇得不當。我上一信給你的時候，薩黎文將軍率領了軍隊，一直退到了奧諾島，彼剛納挾着兩倍以至三倍的軍隊在追擊。聽說他決計要抵抗一下，這件事着實叫人擔心，因為這樣他就有全軍覆沒連自己也無法保全的危險。他的部下也都一致認為他們應該後撤。許勒將軍已經發了一道軍令，要他退到克朗角。不過這道命令能否及早趕到，免得他遭遇危險，還是難說。這裏參謀部的一般意見，都認為我們或者可以有效抵抗一下，不僅不許敵人逼近紐約，而且我們在所有的湖上保持了優勢以後，只要等到天花停止，我們的軍隊重整旗鼓，再經補充以後，就可以有利的向敵人再度進攻。但是補充這件事，命令已經卜了很久，因為秩序混亂得可怕，極難

有效果。

紐約的變亂，還沒有十分展開，一切也沒有洩露。我們現在正嚴守秘密之中，一直要到一切都準備好了。有一件事已經確定了，就是一位將軍的衛士，已經判明有罪，原定在星期六執行死刑。霍登將軍帶了幾條船（我們還不知道一共有幾條），到了霍克，據說有幾匹馬在傑塞上陸。有名的洛傑斯少校因為有通同謀叛的重大嫌疑，現在給扣起來了。

聽說有一批蘇格蘭高地部隊已經押到了紐約，真叫人高興。到底人數多少，似乎還不清楚，不過想來最少也有六百到八百名。此後三個月，大家都認為是最嚴重的時期，在這期間以內，我們應該竭力振作全國的士氣。

我盼望你早來信告訴我推選代表的情形。我只知道每一個應得的票數，此外便一無所知。哈立遜和勃拉克斯頓沒有被選，我又給擱在後面，頗使我奇怪。一個人離開本鄉有三百哩之遠，因此頗有遭人暗算的可能而無法自衛，這真使人難過。我希望沒有人暗算我，不過我還不能怎麼樣放心。如果本地有人對我發生什麼懷疑，他們就可以從一篇

「宣言」之中，看出我的政治信仰。我最近已經被推起草這篇宣言。這篇宣言，可以確切證明我的見解和我的選民的意見完全符合。倘不是因為信差在今天就要動身，我還可以以把這件事源源本本告訴你。

斯·傑爾遜

一七七六年七月一日於費城

今天是七月二號了。我把這封信一直放到今天早晨，還沒有封口，不過，我現在沒有什麼要說的了，再會。

傑爾遜起草的宣言，經過三天的討論，結果把原文基本的章法和精神都保留了。到七月四日，獨立議決案也通過了，獨立宣言也準備就簽字。事實上宣言的簽字典禮，到八月二日方才舉行。

傑爾遜在一八一六年七十三歲的時候，寫信給朋友說：「有些人把憲法視之若神明，在他們的心目中，前一代人的智慧，似乎超過常人以上，以為絕無修改的餘地。那一個時代，我很熟悉。我屬於那一個時代，我曾在那一個時代中努力。那個時代無負於我們這個國家。那個時代，同現在這個時代差不多；四十年政治的經驗，價值比得上讀一世紀的書。死者有知，也會這樣說的……」。法律和制度，一定要能和人心共同進步。」

傑爾遜還說過：「我喜歡不時來一點小變亂，好像空中的風暴一樣。」

一三三 華盛頓戰敗後的艱苦

美國革命軍總司令華盛頓在一七七七年聖誕節以前，寫這封信給大陸會議諸公，那時他四十五歲。華盛頓在一七七五年出任總司令。波斯頓大勝的時候，以及紐約潰敗的時候，都由他在指導着國運。

在一七七六年年底和一九七七年之初，

黑暗艱苦的時期。勃倫特華恩失敗以後，華盛頓把總司令部設在佛格山。當時的兵營裏，疾病流行，娼妓猖獗，士氣沮喪。士兵們大都破衣襤褸。在這幾個月黑暗的時期以內，華盛頓看見四週盡是一疾病、瘋狂、饑餓和飢逃。「這時候，責難華盛頓領導無方的人更多了，不僅軍人中間有這種呼聲，各界人士以至大陸會議裏面，都有人加以譏諷，華盛頓所以寫了這一封信。

『這些無力防止無力滅除的痛苦』

——華盛頓致大陸會議——

諸位先生：

163

……我一向不願隨便發表意見，或者提出什麼怨言，因為那一部難辦的時候，就

和我的判斷不合，因此而發生的種種影響，在我也早已預料到的了。不過目下軍隊的呆頓，給養、制服以及其他軍中必需東西的缺乏，不僅是普通一般人都因此在責備我，就是在此位的先生們也都是這樣說法，所以我認為現在應該率直說一說明白，替我自己辯白一下。我可以實實在在說，現在沒有那一個人，要比我更受軍隊中其他各部分的牽制了。

……我們今天檢查結果，營房裏不下有兩千八百九十八個人，不適宜於戰鬥，因為他們不是赤着腳，就是赤身裸體的，……這可以證明我們很少得到軍衣總監處的好處，更可以證明為什麼一個軍隊在此情形之下，連普通的任務都無法去完成。……自從本月四號起，我們的士兵，因為種種困難和風雨寒冷的打擊，尤其因為缺少軍毯，（部隊裏有不少人不能夠舒舒服服的休息，却要終夜坐在火旁邊：過去如此，現在還是一樣。）以致適宜於戰鬥的人，幾乎減少了兩千名之多。

你們諸位先生，並沒有知道軍隊是否真正調到冬季駐紮地點，……就取消了這種辦法，好像以為他們士兵都是木石做成功的，都不怕什麼霜和雪……。

還有使我看起來更奇怪的，就是這些先生——他們目擊過士兵赤身裸體的情形——還以為爲冬季攻勢，以及保護這些州（紐澤西和賓夕伐尼亞），阻止敵人的侵入，實際上是極容易的事體。我可以奉告這些先生，在舒服的傢裏，在火爐旁邊，發表一些不滿的議論，要比紮在寒風凜冽的山頭，沒有軍服，沒有軍毯，睡在霜雪裏，容易得多，舒服得多了。不過，雖然這些先生似乎對於赤身裸體不幸的士兵，中心毫無所感，我却對他們無限的關切，我從心底深處，可憐他們橫遭這些我無力減輕，無力防止的痛苦。

所以，我是爲了這些原因，才提到這件事；加之，各方期望我完成能力所達不及的任務，而爲了安全與國家大計起見，我又不能不設法掩蓋住軍隊實際的情形，免得大家知道，結果我反而被人所毀謗，這尤其足以增加我的困難和痛苦……。

喬治·華盛頓

一七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佛格山

佛格山的紀念碑上刻着有這些話：

「……在這樣受犧牲的地方，在這風聲的山谷裏，在這死亡陰影籠罩過而終於使美國得以重生，得以自由的地方，我們大家要在這裏痛下決心，要相信後代的子孫，一定會像先烈和我們一樣，把國家看做生命，把自由看做寶貝，把進步看作榮耀。要相信這給我們幸福，為後代子孫高尚的道德所維護的制度，一直會賜福給無窮盡的後人。」

二四 華盛頓唾棄皇冠

佛格山的時代過去以後，四年之間，華盛頓幾次戰取了英國的援兵，到一七八一年，他迫得康華里斯將軍不得不屈服於約克敦。國父華盛頓便成爲「戰爭時代的第一個人，承平時代的第二個人，國八心中的第一個人。」

不久有一位革命軍的軍官尼科拉寫信給總司令，認爲方才反英成功的十三個殖民地，決不能在共和政體之下，成爲一個國家。他建議成立一個王國，請華盛頓做國王。華盛頓在紙上接到這封信以後，馬上答覆他說：

『我也不能不引爲深惡痛絕』

——華盛頓致尼科拉——

先生：

你要我仔細留意的願望，我注意過以後，不禁又是奇怪，又是驚愕。我告訴你，先生，在這次戰事中間，沒有那一件事，要比你告訴我中軍竟然有這種想頭，

過，而我也不能不引爲深惡痛絕，要從嚴處罰。——目下你所講的話，可以只讓我一個

人知道，除非再有進一步的鼓動，使得我必須把這封信公開。

我實在不明白我有什麼舉動，竟會鼓勵人寫這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在我看來，簡直是我們國家所遇的空前陰謀。——如果我自己沒有認錯自己，那末，你可以再看看，能否尋出一個人來，比我更厭惡你的計劃。——同時，爲了表明我自己的態度起見，我應該補充一句，就是，倘若必要的時候，再也沒有別的人，像我那樣熱切的希望，在憲法許可的範圍以內，盡我的力，使得軍隊受到絕對公正的賞罰。因此，我懇求你，倘若你還爲你的國家着想，爲了你自己以及後代着想，或者還有一點尊重我的心思，就應該從你每分鐘，摒除這些念頭，永毫不向別人表示類此的願望。

我是你最服從的僕人

G. 華盛頓

一七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於紐堡

一七八七年，華盛頓代表佛吉尼亞參加憲法會議，被推爲主席。又在—七八九年被推爲合眾國的第一任總統。在一七九二年，大違其初衷，再度被選爲總統。他在—七九七年退休，一七九九年逝世，留下並撫子女。

二五 羅勃斯比爾願與丹東同生死

羅勃斯比爾和丹東，這兩位手染鮮血的好友和死敵，同是法國大革命中的領袖，同為恐怖時代的英雄與犧牲者。他們出生之年，只相距一歲。死時也只相距數月！……他們兩位都是死在斷頭台上的。

一七八九年法國西大革命爆發的時候，羅勃斯比爾年紀才三十一歲，是三級會議的議員。丹東年三十歲，是國民軍中一位高級軍官。他們兩人是知交，是大革命中的戰友。丹東被任爲巴黎行政長官，後來昇爲司法都長；羅勃斯比爾則主持恐怖運動，成爲少年共和國的獨裁者。

丹東的夫人死後，丹東悲痛非常，那時，羅勃斯比爾還是他的刎頸之交，寫信給他說：

『讓我們一起痛哭吧……』

——羅勃斯比爾致丹東——

我親愛的丹東：

在你這樣悲傷之中，在足以壓倒像你這樣心靈的悲傷之中，倘若你因爲知道有一個朋友如何敬愛你，如何同情你，就可以稍稍給你一點安慰，那末，我就把敬愛你，同情

你的心獻給你。我愛你的心，比任何時候還要強烈，我愛你一直到死。在這個時候，我的靈魂同你在一起。有一個友愛的聲音，分担着你一切的悲哀，你不要置之不理。讓我們爲着我們的朋友一起痛哭吧，讓我們趕早把我們痛苦之果，擲向殘暴的統治者，他們是國家罪惡和各個人災難的源藪。我的朋友，我這幾行字，完全出乎我內心的深處，從比利時獻給你。倘若不是因爲橫遭不幸沒有多少天，我早已趕來看你了。

你的朋友

羅勃斯比爾

一年以後，友人變成了仇敵，互爭羅勃斯比爾創設的公安委員會的控制權。丹東是國民的偶像，他在革命法庭上曾經投票贊成處決法王，不過他不肯盲目的追隨羅勃斯比爾。丹東是位熱烈的過激主義者，他的名言「幹啊，幹啊，幹啊」，成了大革命中富於煽動性的口號。一七九四年四月六日，他的老戰友羅勃斯比爾，曾經願與他共生死的羅勃斯比爾，把他送上了斷頭台。四個月以後，羅勃斯比爾被公安委員會判處死刑。

二六 浦里斯特雷爲仇人祝福

約瑟夫·浦里斯特雷，是反英國教的牧師，是位科學家，也是位政客。他在化學和宗教兩方面，總是獨特異見。他是養氣、養化氣、二養化硫的發掘者，他喜歡獨特反正統的見解，莽撞的公開出來，以致和各方面的關係都不融洽。

浦里斯特雷生於一七三三年，住在伯明罕。法國西大革命以後，勃克痛斥法國的恐怖運動，而浦里斯特雷反駁得聲色俱厲，以致法國人贈他爲法蘭西共和國的公民。十八世紀黎武的伯明罕聽了浦里斯特雷的邪說，爲之大怒，把他的房子燒了，實驗室也搗毀了。浦里斯特雷聽說以後，就寫這封信給伯明罕的同鄉們。

『我們是綿羊，你們是狼。』

——浦里斯特雷致同鄉——

我過去的同鄉和鄰居先生們：

我和你們同居了十一年，在這十一年之中，你們都一致認識了發行勸的和平，和對於職業裏平靜的工作以及哲學的功課，是如何的專心。經過這十一年以後，我真沒有想

到你們會這樣對待我和我的朋友們。不過，你們是受了人家的欺騙。你們日常聽慣了脫離國教者，就是現在政府的敵人——尤其聽說衆人唾罵的一種論，脫離國教者是現政府的敵人，因此你們以爲這樣破壞我們便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體。你們既然誤中了人家的欺騙，自然也就不擇手段了。

你們以爲只要目的是正當的，手段也就決不會錯誤的。你們的教師這樣教你們，你們的上司這樣的狂呼。他們既然這樣對我們亂加指摘（這是他們出名的習慣），你們的固執，因此也就變本而加厲。加以從沒有人從旁勸你們不要太任性，反之，總有人在旁不斷的煽動；因此，在你們既然毫無顧忌，在他們那方面，雖然應該知道得更清楚，教你們教得更明白，而事實上在他們也是毫無顧忌，以致你們便什麼暴行都做得出來，還以爲你們一切侮辱我們破壞我們的舉動，都是爲了擁護政府，擁護教會。人家教你們，以爲你們破壞我們，就是真正效忠於國家，效忠於教會。

幸虧英國人的心裏面，都厭惡謀殺的舉動，所以我希望你們並沒有想到這一層。……但是，倘若一切使得生活變得如此可憐，生活還有什麼價值？

你們毀壞了哲學工具上最寶貴最有用的儀器，恐怕也是本國以至任何國家中任何個人所沒有的。爲了使用這些儀器，我每年要花一大筆款子。我心裏面並沒有絲毫贏利的念頭，只想促進科學，爲了我的國家的幸福，也爲了人類的幸福。儀器室隔壁的圖書室也給你們毀壞了，那是除了在長時間以內搜集的以外，就是金錢也難重買的。不過，我所最傷心的，是你們毀了我的原稿，這是我多少年苦心研究的結果，此後我再也無法重寫了。你們把這一種暴行，加在一個從沒有害過你們、也從沒有想過要害你們的人……

倘若你們以爲你們這一種舉動，可以有助於你們的主張，可以妨礙我們的主張，那你們就錯了。任何宗教，只有理性和理論，才能真正的支持它。你只要答覆我們的論據，你應做的事體，就算做好了，但是你們竟訴之於暴力。這只是證明你們除此以外沒有什麼更好的理由好說。縱然你們毀了我，毀了我的房屋、圖書館、儀器，但會有十倍以上的人，同我均着一樣的精神和能力，立即起來，甚至有比我精神能力更強的十倍以上的人立即會起來。倘若這十幾個人又給毀了，另有一百多個人又會起來的……。

……在這方面，我們是綿羊，而你們是狼。我們決心要保持我們的精神，希望你們可以改變你們的精神。無論如何，我們拿祝福來回答你們的詛咒。我們祈禱你們不久便能恢復你們勤懇、莊重的美德，那是伯明罕居民固有的傳統。

我爲你們祝福。

浦里斯特雷

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九日於倫敦

浦里斯特雷後來因此移居倫敦，三年以後，坐船到美國，大受美國人的歡迎。他後來一
 度卜居在賓夕伐尼亞州，寫教會史，繼續化學實驗。一八〇四年逝世於賓州。十八世紀之中，
 像他那樣有大貢獻於科學昌明的英國人很少。

二七 悲多汶的絕命書

悲多汶創作了九支交響曲，三十二支短曲以及其他的器樂曲，主持了無數次提琴和鋼琴的演奏會，偉大的管弦合奏會。初看起來，他應該沒有什麼時間做別的事了。不過，悲多汶憑了些奇蹟，還能夠有時間化在更合人性內需要上面，譬如寂寞、失望、熱戀等等，而悲多汶每次陷在這一種情緒中間的時候，他就把他深厚的感情，傾吐在信裏面。只要讀了他的書信集，就會知道他如何戰勝了無數的不幸和痛苦。

悲多汶生於一七七四年，他在少年時候便征服了全世界的音樂界。他一生大多在憂愁和疾病中間掙扎。他把交響曲提到最高完美的境界。他死於一八二七年。悲多汶憑了他的奮鬥，成功爲人類的英雄；憑了他的勝利，成功爲人類的先知。他的靈魂從沒有安定的時候，他在一個天才輩出的時代。有人說悲多汶的一生是幕悲劇，不過他的成功，超過了一切。

悲多汶給兄弟的信，有人稱之爲歇斯帝里亞式痛苦的絕命書。這封信並沒有發出去，寫來是爲得減少一點內心的痛苦。他在二八〇〇年開始覺得有點聲了。兩年以後，他寫了這封信。

「……一陣恐怖抓住了我……」

——悲多汶致弟——

我的兄弟卡爾和喬漢貝多汶：

啊，你們以為我是狠毒的人，剛愎的人，厭世的人，你們正是看錯了我啊。我心裏面真正的祕密，你們沒有懂得。我從小就想學好，我從來渴望有偉大的成就，但是試想我害了這一場無可救藥的病，已經有六年之久，加以糊塗的醫生，害得我的病愈加沉重，我每年希望病可以進步，恰是每年都受了希望的欺騙，終於不得不眼看着就此給疾病拖下去（這場病，要多少年才治得好，說不定就根本治不好了）。我生來就喜歡動，喜歡接近社會，而爲了要把這一切忘記，事實上不得不在早年就自動和社會隔離，在寂寞之中生活。啊，加以我聽覺的不便，又增加了我多少的痛苦，而且我同人說話的時候，又不能大聲的講，大聲的喊，因爲我是聾子。

在五官之中，這種官能，在我原來應該比任何人都來得健全，而在事實上，我在過去也的確曾經享受過這種好處；我們同行之間，只有少數人趕得上我，現在我怎麼能承認我已經喪失了這一種官能。——啊！我決不能夠，因此，有時我雖然樂意同你們相處，而結果却不能不望望然而離開你們。這種情形應該請你們原諒，我感到雙重的不幸，

因為我的不幸必然被人家所誤會。朋友相處的快樂，社交的快樂，交換思想的快樂，在我就沒有享受的福分，我只有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方才和人家交往。

我不得不過亡命者的生活。假若我與人家接近的時候，一陣恐怖的心理，就佔據了我的全身。我害怕人家會注意到我的病狀。——所以半年以來我住在鄉下，遵照醫生的指示，竭力避免使用我的聽覺，就是這個原故。目的是爲了要適應現在生理上的狀態。雖然有時我違背了這種勸告，渴望着接近社會，但是有時有人站在我的旁邊，他聽到遠處有笛子的聲音，而我恰什麼都沒有聽到；有人聽到牧羊童在歌唱，而我又什麼都沒有聽到，這是多大難堪的事體。這類例子，幾乎使我對人生斷絕了一切的希望。只要再增加一點刺激，我早就自己結束了我的生命——我所以沒有下這個決心，只是爲了藝術。啊！我常常覺得我有一種使命要待完成。在所有的作品完成以前，好像就絕對不能離開這個世界，所以我才忍受這樣可憐的生活——真是可憐的生活。這一個脆弱的身體，只要有一種突然的變化，就會無可救藥，——忍耐——據說我現在就應該忍耐，我已經忍耐夠了，只望我還能堅決的忍耐下去，一直到殘酷的命運之神剪斷了生命之絲爲止。作

我身體會轉好了；作與會變壞，總之，我都準備好了。

我在二十八歲的時候，就不能不變成一個哲學家。啊！這是不容易的事體，在一個藝術家尤其覺得煩難——上蒼，你看見過我內在的靈魂，你懂得它，你知道這是一顆樂善好施酷愛人羣的靈魂。啊！你們呀，你們有一天重讀這幾行字的時候，會知道你們在生前錯待了我。至於人世間不幸的人，他們會知道曾經有一個同病相憐的人，雖然有天然的缺陷，還能夠全心全力貢獻他的生命，終於成爲真正的藝術家。這一些不幸的人，會把我的身世當作一種安慰。至於你們卡爾和約翰弟兄倆，等到我死以後，如果忠密特醫生還活着，告訴他，我要他告訴你們我患病的情形。我這一封信也應該作爲我病中生活的資料；那末最少限度，我死以後，世人會原諒我。同時我宣佈你們兩位當作我財產的繼承人（如果還配得叫作財產），就把這一份財產公平的分做兩份，此後要互相照顧，至於你們以前所虧待我的地方，你們知道的，在我是早已原諒你們了。

我特別要感謝卡爾，因爲他最近對我特別關心，盼望你們的生活會更加幸福，不至於像我那樣有種種焦心。你的小孩，應該教他們砥礪德性，只有道德才能給人幸福，金

錢豈不能給人幸福。這是我的經驗之談。我所以能夠忍受種種不幸，完全是道德之賜。我所以並沒有自殺而死，第一應該感謝藝術，第二就是道德的鼓勵。

永別了，莫忘了相親相愛——我感謝我平生所有的朋友。我尤其感謝里區諾斯基公爵和史密特教授——里公爵送給我的玉器，就請你們之中任何那一位保存。不過千萬不要爲這件事爭起來，在有利於你們的時候，不妨就把它們賣掉。倘若我在坟墓裏面，還能夠幫助你們，這是我多大的快樂——我懷着一顆歡樂的心走向坟墓。倘若我在充分表現藝術的能力以前就此死去，那末雖說我的命運原來蹇澀，還是死得太早。我還盼望死神能遲一點降臨——不過即使我就此死去，我也滿意了：不是從此我就可以免於無窮盡的痛苦了嗎？死神你高興來時就來吧，我正鎮靜的等着你。永別了！我死以後，不要就從此忘了我。我在生前時常關心着你們，總想到怎樣才能使你們快樂，你們應該別忘了我。

悲多漢

一八〇二·十·六·赫格斯塔特

這一份遺書，死後交與卡爾與約翰弟兄倆宣讀執行。赫格斯塔特一八〇二·十·十。我就此向你們永別了——是的，我是很難過的，——是的，這一顆希望之心，——我來這裏治病的時候至少還存着一點點希望之心——我現在不能完全放棄了，真如同秋季的凋零，我的希望也粉碎了，好像我來時一樣——我就此去了，就是莫大的勇氣——過去在美麗的夏天曾經給我多少鼓勵——現在也消失了。——啊上蒼，求你最後賜我一真正快樂的日子——我已經多久沒有享受過真正的快樂——啊什麼時候——啊甚麼時候，啊上蒼——在自然與人的聖殿之中，我還能找到它麼？——永遠不能夠麼？不——啊，這就太慘了。

二八 物理學家寫不成情書

法拉第是位大物理學家，靠了他的實驗，電才可以運用到現代的工業上去。他給他情人的信，證明儘管他熟習所有電學上的原則，不見得懂得如何寫情書。法拉第生於一七九一年，死於一八六七年。

『眼前一片昏花』

——法拉第致薩拉——

親愛的薩拉：

體力影響人心何等利害。我一早晨不斷的想要寫一封最動人的信給你，現在我非常疲倦了，加以還有很多事要做，以致我的思想多是昏昏沉沉的，一心想到你的身影，已經沒有什麼氣力停下來贊美你。我想說一千種動人的事體，不過我無力表達出來。我不斷想到你的時候，氯化物、試驗、油、但維、銅、水銀，以及五十多種職業上常接觸的東西的影子，不斷的在旋轉，眼前一片昏花，把我惹弄惹倦了。

你最親愛的

米基爾

一八二〇年十二月皇家學會

這封信發出以後，沒有多少時候，巴納特便成爲法拉第的夫人，相處很幸福。

二九 休勃特向奧王求差

休勃特把一生貢獻給了音樂。他不顧貧困，不顧痛苦，沒有偉人的幫助，也沒有一般人的同情，在短短的三十一歲中，奠定了音樂大師的地位。

休勃特以一七九七年生於維也納，死於一八二八年。他父親是位窮教師，一共養了子女十四人。休勃特在十一歲就參加唱詩班。十八歲，寫了第一部交響曲。他在一八一六年向王家求業的時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候。他飽嘗饑餓的滋味。在一八二六年，他因經濟壓迫過重，向奧王佛蘭西斯請求一個宮中樂隊副指揮的職務。

『刻下正失業』

——休勃特致奧皇佛蘭西斯——

皇上！

最仁慈的皇帝！

我誠惶誠恐的懇求你皇上把宮中樂隊副指揮的空缺賞給我。我的履歷如下：

一、籍貫維也納，現年二十六歲，父親曾為教員。

二、曾任帝室皇家學校宮庭歌唱隊隊員五年。

三、受業於宮中樂隊指揮薩里埃里，修畢製曲課程，所以有資格担任樂隊指揮官。

四、作曲有年，在維也納及全德國，都薄有名聲。

五、先後為大小樂隊作彌撒曲五首，維也納各教堂大多採用。

六、刻下正失業，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永久的職業，使得一向對音樂上高超的願望，終究可以實現。

皇上倘若准許我的請求，我一定盡智竭忠來報答皇上的盛意。

皇上最忠心卑微的僕人

休勃特

仁慈的皇上並沒有回信。青年作曲家朝中無人莫做官，他離死期只有兩年了。這兩年他可以不斷創作，也可以不斷發求業的信件。休勃特決計走第一條路，他退而創作交響曲，長曲，四部合奏曲。一八二七年，休勃特在悲多汶的葬禮的行列之中拿着火炬。到一八二八年臨死那悲涼的一年，他寫下了C調交響曲，一般稱之為第七交響曲，而事實上恰是第十交響

曲，也是最後一支的交響曲。貝奈說，無論誰聽到了這一支偉大的交響曲，不會不覺得像看
到了這冥冥中星辰照耀的宇宙。他給埋葬在悲多汝墳墓之旁。

三〇 退思多夫斯基垂死前的領悟

退思多夫斯基在寫絕命書的好些年以後，方才着手創作他最偉大的小說。他在少年時候，喜歡糾合些過急的同伴，研究法國社會科學作家的身世以及帝俄政治上的改良問題。在一八九四年，二十八歲的時候，他同一批同志被捕，說是有叛國罪，被處死刑。他們在校槍決以前的數分鐘，才知道皇上把他們特赦了，改判流放和監禁。這生死關不容髮的幾分鐘，在他一生中留着無可磨滅的痕跡。

『死刑判決書讀過了』

——退思多夫斯基致弟書——

弟弟，我的好朋友！一切都完了！我被判在要塞裏服四年勞役（恐的是在奧倫堡要塞），然後再到軍隊裏去充當小兵。今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們被押上塞米諾夫操場。他們宣讀我們全體死刑的判決書。他們要我們吻十字架，我們每個人的劍都在頭上折斷了。我們的刑衣也穿上了（是白的上衣）。然後有三個人被縛在柱子上準備執行死刑。我們是三個入一組，我是第二組，我只能再多活一分鐘了。

弟弟，我想念你，我想念你家裏的人；在最後的一分鐘，我心上只有你，只有你一個人，那時我才明白我多麼愛你，親愛的弟弟！我還和旁邊的貝勒基葉夫和多洛夫擁抱了一次，向他們說一聲再會。最後，解散號吹了，縛在柱子上的都押了回來，他們宣佈說皇上特赦了我們，保全了我們的性命。然後再宣讀新的判決書。只有巴姆一個人全給了，回任軍中的原職。

親愛的弟弟，他們方才告訴我，我們在今明天就要押走了。我請求他們准我會你一面，他們說這是不許可的。我最多只能寫封信給你。所以快一點就給我一封回信。

我很怕你已經聽到我們判處死刑的消息。我們押上塞米諾夫操場的時候，我在囚車的窗裏面，看見有無數的人。作與我們死刑的消息傳到了你的耳朵裏，叫你爲我而難過。現在你可以寬心一點了。

弟弟！我沒有沮喪。生活到處都是，在我們心中，在我們身外。我旁邊終還有人，在衆人中做一個漢子，永遠做一個漢子，任何不幸儘管來好了，絕不沮喪，絕不屈服！這就是生活；這是生活的要求。我現在懂得了。這一層道理已滲入我的血肉中間了。

是的，真是如此！我這個腦殼，不斷創造，不斷吸收藝術最高生活的的腦殼理解精神最高需要的腦殼，習慣於精神最高需要的腦殼，已經軟掉了。留下來的記憶和意象，會磨折我的，我知道！不過，我的心胸血肉依舊，這依然能受，能受苦，能有欲望，能記憶，這就是生活。再會吧，弟弟！不要爲我難過。

此外有點零星事體：我的書（我現在還有本聖經），幾張草稿，劇本和小說的綱要（還有一篇小說「兒童故事」已經完稿了），一古腦兒給他們拿了去，說不定會給你。我還把外套和幾件舊衣服留下來，希望你派人來拿去。還有，弟弟，我說不定要走很遠的路。很需要錢。親愛的弟弟，接到信以後，如果能夠設法一點錢，馬上派人送得來。我現在需錢之切，甚於需要空氣（爲了一個特別的原因）。再回封信給我。莫斯科的錢如果到了，不要忘了我。好了，要說的說完了。我負得有債，不過我有什麼辦法？

吻吻你太太和你的小孩。當向他們提我；別叫他們忘了我。弟弟，好好珍重，要安分，要謹慎，要想到孩子們的將來。……

要積極地生活。表現在精神生活的充實，這是我有生以來所沒有過的。不過，我的

身體撐得住麼？我不知道。我現在正不舒服，我有癱子頸病。不過，不管它好了！弟弟，我，一生中經歷了這麼多風浪，以後什麼都不怕了。隨便什麼事儘管來吧！

我一有機會就會把近况告訴你。替我向梅考夫一家說聲再會，告訴他們承他們這樣關切，非常感激。替我向貝特魯佛羅伯母說起一聲，儘管替我熱烈的問候幾聲。我但願她生活幸福；我總永遠記到她，永遠尊敬她。替我問候阿波羅諾維基伯伯，梅考夫，和別的人。替我問候耶諾夫斯基，謝謝他。其他把我忘了的人，都替我問候問候。吻吻我們的考里阿兄弟。寫封信給安特烈兄弟，把我的消息告訴他。寫封信給叔叔和孀娘。我把這些事託你，請你代我候候他們。寫封信給姊妹們，祝她們幸福。

作與我們什麼時候會再見，弟弟！好好珍重，爲了愛上帝，好好活下去，一直至我們再見。作與我們什麼時候會擁抱在一起，談談我們少年的情景，我們那一個黃金時代，我們的少年時光，我們的希望，在這一刻，我只好無限辛酸和血淚，把它埋葬了。

會不會我永遠拿不起筆了？四年以後，這也是作與的。天啊！如果我真能寫什麼，我一定都寄給你。多少理想，我生活中體念出來給，我所創造的，都要毀了。啊，如果

他們不許我寫，我就要活不下去了。我寧願手裏拿了一枝筆在牢裏關十五個年頭！

多寫一點信給我，寫的詳細一點，多寫一點實在的事體。每封信都寫些家常瑣事，不要忘了。這樣子才能給我希望，給我生活。你知道你的信來了以後，我即使在這要塞裏，也會怎樣快樂。這兩個半月來，他們禁止我寫信收信，生活真是痛苦。我痛苦得利害。你以前不能寄錢給我，很使我就心，可見你自己也非常困難！再吻吻你的小孩；我的心中忘不了這些可愛的小臉孔。啊！但願他們快樂！你自己也應該快快樂樂，弟弟，要高高興興！

不要難過，爲了上帝，不要爲我難過！要相信我是絕不沮喪的，要知道我從沒有一日放棄了希望。四年以後，痛苦就可以減少一點。我可以充當一名小兵——不再是囚徒。在那時候，我會擁抱你。今天我曾經有三刻鐘落在死神掌握之中；我就抱着這個心渡過了這三刻鐘；我走到了生命的盡頭，而我却復活了！

倘若有什麼人對我還有壞印象，什麼人同我鬧過架，什麼人曾經因我而不快樂——告訴他們，請他們忘了它。我絕沒有惱怒怨恨的心；我但願這時能抱擁所有的友人。

今天我在死前向親愛的友人說聲再會時，我就體念到這種快樂。在那時，我以為死刑的消息會急殺你。現在好了，我還活着，還要繼續活着，一心只想有一天會擁抱你。我心裏現在只有這一個念頭。

你在做什麼？你今天想些什麼？你不知道不知道我們的消息？今天天氣多冷啊！

我回顧過去，發現有多少光陰虛擲了，多少光陰蹉跎在幻想、錯誤、愚昧之中，我辜負了多少光陰，闖下了多少罪惡，我想到這裏，心裏就隱隱作痛。生活就是珍寶，生活就是幸福，每分鐘作輿就是幸福的一代。現在我生活變了，我新生了，弟弟！我發誓決不棄放希望，我一定保持我身心的純潔。我會新生。這是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安慰！

身體的要求，不全是純潔的，而牢獄生活已經把這個要求消滅了，以前我對於自己太不注意。現在，痛苦已經不值得我一顧，所以，不要就心物質上的痛苦會磨折我。不會的！啊！只要健康能保持！

再會了，再會了，我的弟弟！什麼時候再可以寫信給你，我一定詳細敘述沿途的情

形。只要我能夠保持健康，一切都有辦法！

好，再會吧，再會吧，弟弟！我緊緊的擁抱你，緊緊的吻你。別忘了我，然而也不要感覺絲毫痛苦。不要難過，我求你，不要爲了我難過！下一封信內，我會告訴你新環境怎麼樣。記住我告訴你的話：計劃好你的生活，不要蹉跎了光陰，要決定你自己的命運，想到你那些孩子。啊，只要能見你一面，只要能見你一面！再會了！這時我忍痛拋棄下一切。這是痛苦的！要把人切成兩半，要把心切成兩半，何等痛苦！再會吧！再會吧！不過我會再見你，我極端相信！我希望着：不要變心，要愛我，不要忘記憶淺老了。想到你還愛我，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幸福。再會了，再會了！同你們大家再會了！

你的哥哥

退思多夫斯基

一八四九·十二，廿二於彼得堡寫

再，我被捕的時候，有幾本書給搶了去。其中只有兩本是禁書。其餘的能否想法取回？有一本是清考夫集，是他的論文集，是貝特羅夫那伯伯的書。這是她的寶貝，是她的租給我的。我被捕的時候，曾經要求警官把那本書還給她，我還寫好了地址。不知道這

了沒有。問一問着！我不願意她丟了這個紀念品。再會了，再會了——你的

退思多夫斯基

（信邊上還有這幾句話：）

我還不知道到底要步行，還是有馬騎。我想我可以有馬騎，或者能這樣吧！別忘了問候寶奧多羅夫那，吻吻小孩子，問候克拉耶夫斯基，說不定，……來信詳細告訴我你被捕、扣押和釋放的經過。

監禁四年以後，退思多夫被逐出特赦。不過他所有最偉大的著作，都一再提起一八四九年那一年慘痛的境遇。他那三本名著的書名，就是證明：死之屋（一八六一年），牢中記（一八六四年），罪與罰（一八六六年）。

三二 狄更斯報告女兒的凶訊

「境內餘生記」完成的時候，是狄更斯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那時他三十七歲，是一位多產作家。對於前途有信心，婚姻又很幸福，兒女成羣。後來運氣轉了。他的父親先棄世，接着他夫人和第九個小孩多拉病重。

狄更斯寫這封信的時候，尤其來得悲慘。小多拉在家病重的時候，狄更斯從瑪爾文離開了他病中的夫人，主持劇人募款的議會。第二天，他寫這一封纏綿淒惻而溫柔體貼的信給他夫人。

「慢慢的看下去」

——狄更斯致夫人——

我最親愛的凱特：

聽好，這封信必須慢慢的看下去，仔細的看下去。倘若你匆匆的看過一遍，沒有完全懂（沒有懂得一點壞消息），那末，還應該反過來重看一遍。

小多拉突然病重了，她沒有什麼痛苦。你看不出異樣來，她只是完全的休息——你

或者以為她睡着了，不過我知道她病得很重，恐怕也難望她復原。我看她根本不會復原了。（親愛，的我怎麼能說有復原的希望？）

我不喜歡離開老家 我在這裏一無用處，不過我知道留在這裏是對的。你不希望我離開，我是知道的。我也不願意離開你。福斯特一向對我們特別好，我托他把這封信帶給你，把你帶回家。我最後不能不懇懇地求你要鎮靜——要記得我一向對你說的道理，我們這末多小孩，免不了會叫我們遭到一般為父母的痛苦，——即使我們碰頭的時候，我說「我們的小孩死了」，你還須繼續完成你的責任，不致辜負了這些孩子。

你倘若能夠慢慢的看着，一定會全如我的希望。

你永远親愛的

迭更斯

一八五一·四·十五，星期二晨於德費郡

三二 林肯的三封信

林肯這三封信，寫的時候不同。一在一八四八年，一在一八五五年，一在一八六四年。這三封信可以說明林肯苦學得來的智慧的三方面。就是他對於常職的豐富，他政治上見解的遠大，人格的堅貞和他長者慈悲的心腸。從精明到遠見，從英勇的領袖風格到高潔的溫和心腸，這裏都充分地表露着。把這些美德揉合起來，你就看出他人格的深處。

(1) 林肯拒絕吳母兄弟借款的要求

林肯給吳母弟的信裏面，表發了顯明勤儉的道理。

『認真做工』

——林肯致喬斯敦——

親愛的喬斯敦：

你要我發法八十塊錢，我想你不是好還是不是好想法的好。以前每次稍為補助你一

點，你總說：「我們現在過得去了。」而沒有多少時候，你又要入幫忙了。這一定是因為你做事的方法有缺點。至於缺點何在，我尚不清楚了。你並不懶惰，然而你至少沒有一個職業。自從我上次見你以後，我怕你還沒有好好做過整整一天工作。你並不是怎麼討厭工作，然而至今你還不十分工作，只因爲工作似乎沒有多大好處。

你這樣耗費光陰的習慣，確實是問題癥結所在。爲了你自己起見，尤其爲了你子女起見，這個習慣必須改了。對於他們尤其來得重要，因爲他們來日方長，還可以設法不致沾上這個習慣，這要比沾上以後再改過來方便得多了。

你現在要的是現存的錢，我的意思認爲你應該幫人認真做工，靠做工來賺錢。

家裏的事：播穀、收成都讓父親和你的小孩照料。你找工資高的地方作工，賺來錢，或者拿來還債也可以。爲了使你工作一定得到酬報，我現在答應你從現在起到五月裏，你賺多少錢，或者還多少債，我也照給你這麼多錢。

照這樣辦法，倘若你每日賺十塊錢，我也可以給你十塊錢，也就是你每日做工，可以得幾十塊錢。我所謂做工，不是說你必須跑到聖路易去做工，或者到加州鉛礦金礦

裏去做工作，我只要你在本鄉附近，在科爾縣裏面，揀工資最高的工作去做。

你如果能夠這樣做，不要多少時候，就可以把債務還清，而且你可以不致再度欠債。如果我今年替你把債務還清，明年你不免又債台高築了。你說只要有七八十塊錢，你就可以像登天那末快樂。這樣說法，你把登天看得太便宜了。如果照我朝辦法做，只要做工四五個月，就可以賺到七八十塊錢。你說只要我替你籌這筆錢，你願意把田押給我，如果你還不了這筆債，就可以把田讓給我——

你這蠢話！如果你有田還過不下去，沒有了田還活得了？你一向對我很好，我現在也不是對你有什麼壞心。完全不是這回事。只要你聽我的勸告，價值之大，一定比八十元大八倍以上。

你親愛的哥哥

林肯

一八四八·七月二十號

斯比特是美國南部一位「開明的人物」。他贊成廢奴制度，不過他反對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騷動。他是林肯的老友。林肯在一八四九年以前曾有過一度議員的生活，結果並不順手。一八四九年以後，林肯的生活很沈寂。到一八五五年寫這封信的時候，政治興趣又活躍起來了。他就在那時發動一個運動：要反對堪薩斯——尼勃拉斯加法案。

很多研究林肯一生的專家，都說這一封信說明他個人的性格與確信最爲生動，在政治和歷史的意見上說，也是林肯一生中很重要的信。

「我們就非得分道揚鑣不可」

——林肯致斯比特——

親愛的斯比特：

你知道我是懶於寫信的。自從我接到五月二十二日一信以後，就一直想回信給你。你說在政治行動上，現在我們要分道揚鑣了。作興是如此，不過或者不像你所說的那麼厲害。我討厭奴隸制度，你是曉得的，你也承認奴隸制度在理論上的錯誤。在這一點上，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不同。不過你說大家如果把合法的權利放棄給奴隸。尤其是在局外人干涉以後，把合法的權利。放棄給奴隸，國家就會有解體的危險。我不知道有什麼人

要你放棄你的權利；我自己沒有這個要求。這樁事只有讓你自己來決定。就你所有的奴隸而論，憲法上所規定的你的權利，和我的責任，我都很明白。我承認我不願意看見那些可憐蟲給人家捉起來，帶回去重度那任人鞭撻的苦工的生活。不過我只是咬咬嘴唇不作聲。

在一八四一年，我們兩人曾經乘汽船從路易斯維到聖路易去。從路易斯維到俄亥俄河口，船上有十來個奴隸，被鐵鍊鎖着。你應該還記得，我是還記得清清楚楚的。那次所見的景象，一直使我難過。而我每一次到俄亥俄以至任何奴隸邦的邊界，總看見類似的景象。這不斷使我苦惱的事體，不能說與我不相干。北部各州大多數人爲了要忠於憲法，忠於聯邦，正在如何壓制自己的情感，你應該明白。我自己的確反對擴張用奴的區域，因爲我的判斷和我的情感表示反對，我並沒有贊成的義務。如果我們爲了這一點而必須分道揚鑣，我們就非得分道揚鑣不可。

你說如果你是總統，你一定要派一隊兵來絞死那些擾亂堪薩斯選舉的密蘇里密徒；倘若堪薩斯投票決定實行用奴，就應該准許它。不過倘若堪薩斯是以不正當的手段票決

用奴，就是利用你所認為應該殺人的方法，票決用奴，那就怎麼辦呢？我們應該准許它呢，還是讓聯邦解體？這件事如果成爲實際的問題，關係就重大了。

你認爲瑪薩斯的奴隸制度問題，很可以順利解決。可見我們兩人對於尼勃拉斯加法律的解釋，並不一致。我認爲尼勃拉斯加法律並不是一種法律，根本就是暴力的表現。目的在暴力，維持靠暴力，實行又靠暴力。我說目的在暴力，因爲在當時情形之下，密蘇里妥協法案的破壞，等於暴力。法案是在暴力之中通過的，因爲不是有大批議員違反選民的意志而接受成票，這個法案根本就不會通過。維持靠暴力，因爲迭次的選舉，明白的要求要廢止它，而人民的要求，議員們竟會公然的不理。

你說照法律實施的情形而論，有大批人應該絞死。我認爲實施的情形，同以前一樣的好。實施的方法，和立法的原意完全一致，不然，尼勃拉斯加人怎麼會不覺得奇怪，不加以抨擊。可憐的季德，只是公務員中唯一的歌子，以爲法案的目的是爲了什麼公道，現在他算是恍然大悟了……。

你問起我的態度怎麼樣。這是容易發生爭辯的問題。我以爲我是禪格（Hig），

但是人家說現在根本沒有什麼輝格，他們說我是禁奴派。我在華府的時候，曾經投票贊成魏爾穆法案，達四十次之多，我從沒有聽見人否認我是輝格。我只是反對擴張用奴的區域，此外毫無其他主張。我不是絕無主張的人，絕不是的。我怎麼會是絕無主張的呢？凡是反對壓迫黑人的，怎麼會擁護白人中的墮落份子？我們墮落的程度，我看是太快了些。我們這國家，開始的時候曾經宣言說：「人一律生來平等。」現在我們說：「人一律生來平等；黑人例外。」等到絕無主張的人，出來秉政，那我們的口號一定變成：「人一律生來平等；黑人，外國人及天主教徒例外。」如果真有這一天，我願意遷移到別國去，那裏的人不致於僞善崇尚自由，——舉例說，到俄羅斯去。到俄羅斯，專制就是道地的專制，不致於卑鄙地攙雜有僞善的成份。

曼麗或者要在十月份裏在路易斯維住一兩天。替我問候你夫人。這封信上所討論的事，她要比你來得同情我！不過我還永遠是你的。

林肯

一八五五·八·廿四於春田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大辯論，林肯的當選總統，內戰的爆發，農奴解放宣言的宣佈，這一連串都緊接的發生在這一封信以後。因為依照信上所說情感的激動以及信上所說的衝突，這些發展原來是免不了的。

(3) 林肯感問有五子戰死的老母

這封信是美國歷史上常被引述的一封信。勃萊斯子爵說過：「自我犧牲的崇高，以及個人所得的安慰，這裏用了最樸實和美麗的字眼說了出來，怕從沒有人能超過它。能流出這樣一股清泉的，泉源一定很深。」遜特堡說：「這是美國聖經中的一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德國也有一位老婦人，有九個兒子戰死，德皇威廉有一封信給她，很值得比較一讀。威廉的信上說：「威廉皇上聽說你已經在這次戰爭之中，犧牲了九個兒子，保護祖國的安全。皇上極喜歡。現在爲了酬謝你起見，把一張他的玉照寄給你，這張玉照裝得有鏡框，上面有皇上親筆的簽字。」

『語言何等空洞何等軟弱』

——林肯致比克斯裴夫人——

比克斯裴夫人：

我看到陸軍部檔案裏有麻省司令部副官長的一份報告，說你有五個兒子，先後都已經光榮地戰死在沙場。在你這樣悲痛的時候，我想要用語言來安慰你，自然顯得何等空洞何等軟弱。不過，他們貢獻了生命來拯救我們這個共和國，使國家威德無窮，我不能不懇摯地表達我悼念之忱。但願上帝能夠減輕你的悲哀，好使你胸中充滿了對於親愛的死者溫柔的回憶，以及爲了保衛自由而償付了如此重大犧牲以後應有的莊嚴榮譽之感。

你最誠懇的，最尊敬你這

林肯

一八六四·十一月·廿一·於華盛頓總統府

林肯搗錯了。一定有人把事實搗錯了。這封動人的信，並非依據於事實。這位老婦人曾經因爲當局徵募他兒子入伍，而表示反對過。有一位兒子，戰死在菲特烈堡。一位戰死在彼得堡。一位被俘，後來交換後安然回到了他母親的懷抱。一位是逃兵。另一位不僅是逃兵，還逃出了本國國境。

三二一 愛姆遜賞識魏特曼

愛姆遜留下來的信札，在四千封以上。到一九三八年爲止，沒有發表的在二千封以上。愛姆遜在一八〇三年生於波斯頓。畢業於哈佛。他鼓吹美國自力更生的主張，馬上大享盛名。美國是個年輕國家，過去慣於依賴歐洲。所以愛姆遜的主張，號召力自然極大。魏特曼的「青草集」，愛姆遜特別賞識者以此。

魏特曼自己說過，「愛姆遜促成了我的成熟。」

青草集出版於一八五五年，一共九十四頁，當時批評家與讀者都沒有注意到。愛姆遜這封信在紐約論壇發表以後，魏特曼的著作，馬上轟動全國。

『青草集天才橫溢』

——愛姆遜致魏特曼——

親愛的先生：

「青草集」天才橫溢，我很明白。這是從來美國最富於機智和智慧的作品。我拜讀以後，中心無限高興，好像其他偉大的力量，可以使我高興一樣。我一向認爲這宇宙太

貧瘠，太蒼惶，由於人工者太多，甚至可以說似乎淋巴腺發炎的結果，使得我們西方的機智變得腫脹卑鄙不堪，而你的作品恰是我一向渴望着的。你思想的豪放勇敢，真使人高興。我欣賞以後，內心無限快樂。書中特別的故事，都描寫得特別的美，要這樣才好。你處理的方法，也見得有魄力，非有絕大的悟性不可。

這是你一生偉大事業的開端，而能有這樣一個開端，一定早經長期間的努力，我願意在這個時候來歡迎你。我曾經擦了擦我的眼睛，定神看一看這一道陽光是不是幻景，這本書是顛撲不破的證據。最大的長處，這本書都有，就是讀了足以使人歡欣鼓舞。

我要在昨晚在報上看見廣告以後，才相信作者真有這樣一個人，可以靠郵局來通音問。

我願意拜讀我智慧上的保護者，我函願放下工作，就到紐約來向你致敬。

愛姆遜

麻省康谷特一八五五·七·廿一

三四 伊利莎白·勃朗甯上書法王

大文豪雨果，是一位敢說敢做的人物，拿破崙第三不喜歡這一種人物，是惹怒之中的事體。雨果寫過一本「膾炙集」，其中充滿了諷刺和譏嘲。不久，當局就說僅有反拿破崙的意思，把他驅逐出境。伊利莎白特爲替這不相識的詩人懇求拿破崙第三特赦。

「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伊利莎白·勃朗甯致拿破崙第三——

先生：

我是女流之輩，我是以最弱的弱者這身份，來向最強的強者提出一點小小的要求，我知道此外我就沒有什麼資格要求皇上的注意。我是一位英國詩人的妻子，在英國的詩人裏也稍有一點薄名。恐怕皇上並沒有聽人提起過。我從沒有向我本國的皇上有過什麼請求，我也不懂得向國王們請願的技巧。不過我一生素來好學深思、慣於和偉人們接觸（至少是過去的賢哲），所以向拿破崙皇帝請願的時候，怕還不致於過於慌張，以增加

我的罪愆。

在我提出請求原委的時候，我求你稍加以一點忍耐。我並不是爲我自己請願，也不是爲我自己的家人親友。

我最近讀過一本書叫「沉思集」，禁不住眼眶也潮了，心也碎了。（不知有多少人，無論愛戴你皇上的也好，怨恨你的也好，也都同我一樣的。）這本書的作者，在若干政治論文裏曾經冒犯過你皇上，在饑寒流亡的時候，也有過莽撞的議論。這個人我並不認識他，我從沒有見過他，自然我也並不是替他來解釋的。我只是認爲惟其他的行動不可原諒，才值得寬恕。因爲這個人，不管他怎麼樣，到底是法國一位大詩人，皇上是法國一切榮耀的保姆，應該憐惜他，不要把他當做例外。

啊，皇上，所有關於「小拿破崙」的議論，同你全不相干，你只應該使後來的史家不必寫道：「拿破崙第三秉政的時候，維克多·雨果流亡在外。」你應該使國人感謝你所賜的商業、兵力和科學的時候，不致有人偷偷的問：「我們的詩人在那裏？」不管政治家 and 政客如何錚錚有詞，說出排斥雨果的道理，你應該使富於情感的人，應該使像我

這樣的女人，不致嗟聲長嘆。你應該使你親愛的王子將來讀到這些詩篇之時（你如果要他具有王子的美德，必需要希望他能讀了這些詩篇而有所感動），想到他父王能這樣偉大的寬恕這一位偉大的詩人。

啊，皇上，你是偉大的人物！詩人的氣質，詩人天才的氣質，詩人超越常人的熱烈愛憎之心，你一定可以寬容。你一定知道當詩人們無端憎恨的時候，他們的心中實在有神聖的熱愛的心在燃燒——當詩人們依認識陷於絕大錯誤的時候，也足以見得他們的信仰是如何的虔誠。請你寬恕這一個敵人，寬恕這一個怨言誹謗的人。你不妨以寬大的態度來說明你責備他的心思。不要讓愛慕他詩篇的人，有淚珠掉在你的王袍上。上帝特別寬容他，故而賜他以天才，求你像上帝那樣寬容他，無條件的召他回到祖國，回到他愛女的墳上。

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知道。以我這樣女流之輩，自然最好尋求慈悲的皇后，請她向你代達我的請求；不過我自己是做妻子的，我知道要皇后来寬恕冒瀆皇帝的人，不如皇上自己寬恕來得容易。

我有一種不能自己的衝動，才懇求你皇上的恩典。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皇上，在把無數人無聲的渴望傾吐出來。我一向崇敬信賴拿破崙第三。我一向熱切擁護民主政治，我自始就知道要由你把民主政治推行於全歐洲。我一向相信你人格的崇高。我一定繼續崇拜你，不僅因為你能夠這樣偉大的寬恕他。在這件事情上面，你一定也是真正的拿破崙。

伊利莎白·勃朗寧

在情感極端激動之下所寫的信，往往事後根本沒有寄出去。這一封信也是如此。要到拿破崙第三慘遭大敗，自己也被驅逐出境的時候，爾果方才回到法蘭西。這也作與是歷史的譏嘲吧。

三五 麥考萊預言美國的滅亡

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的演說詞裏面，提起了八十年前最有名的史家麥考萊所發的預言，進而評擊今日美國麥考萊式的人物。這一封信，原來早就被大家忘了，經羅斯福一提，馬上成爲全國注意的文獻。

麥考萊是十九世紀中間英國著名的史學家。三十歲入議會，以散文家、評論家、演說家、政治家著名。後來，潛心於歷史，成爲吉朋以外英國最有名望的史家。

麥考萊這封信是寫給紐約州國務卿倫特爾的。

『只知道一味向前開，不知中途如何泊岸。』

——麥考萊致倫特爾——

親愛的先生：

你聽說我對於傑赫遜先生的評價並不很高，覺得很奇怪，你這樣的奇怪，使得我也很奇怪。我過去從沒有說過國家最高的權力，應該交託給大多數的國民，換言之，就是交託給社會上最窮最笨的人。

我一向就相信完全民主的政府，遲早一定會把自由毀了，或者把文明毀了，甚至把兩樣都毀了，……

我絕對相信如果我們這裏也有一個純粹民主的政府，影響也一定是如此。……你或者以為你們的國家能獨免於這些短處。……我的見解與你不同。我認為你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雖然因為地理的關係，可以使你們遭遇到這命運的一天，比較遲一點出現。只要你們可以開拓無盡富饒的土地，你們的勞動大眾就可以比舊世界舒服得多，而傑弗遜的政策，也可以繼續存在，不致於引起濶天的大禍。

不過終有一天，新英格蘭的人口，會像我們舊英格蘭一樣擁擠。工資一樣的低，變動得同我們一樣沒有規律。你們也會有你們的孟哲斯德，你們的偵明翰，在這些孟哲斯德和偵明翰地方，數千百萬勞工有時不免會失業。到那時候，你們的政治制度，就碰到真正的試驗了。到處的困苦災害，也會使得工人不安騷動。而從中煽惑的人，就可以大肆宣傳，說什麼有的人坐擁鉅富，有的人連肚子都填不飽，那時工人們就會易於受煽動了。

在不景氣的時候，我們這裏也怨聲載道，有時還有小小的騷亂。不過，這到底還沒有大關係。在我們這裏，吃苦的並不是統治者。國家最高的權力，在一個特定階級的手裏，人雖然多；多是經過選擇來的。這一個階級，是受過教育的階級，都有自知之明，而專心致志於保護財產與社會的秩序。因此就對不安的階級，施以堅決而溫和的節制。不景氣的時期，就可以對付過去，而不致把有錢人的財產搶來分給窮人。國家繁榮之源，馬上會再度湧出來：工作的機會又多了，工資又漲了，一切又歸於平靜歡樂了！……

……我禁不住要預言你們不幸的厄運。你們的政府，自然無力控制大多數窮苦不安的國民。……終有一天，會有終日難求一餐的老百姓，來選舉他們的議會。那時候，政治家儘管要大家忍耐，要尊重原有的權益；……而在另一方面，煽惑之徒，會痛罵資本家的暴政，……爲什麼有人可以高車駟馬，大吃香檳，而千萬忠厚的老百姓恰連飯都吃不飽。……我看你們不免會在這些困難的時候，做出莽撞的事來，以致繁榮永遠不會再來。你們會變得像有些人那樣，在歉收之年把種子都吃了，以致明年總得不償是歉收之年，而且根本是大荒年了。……這些情形，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你們的憲法，好

比一隻船，只知道一味向前開，而不知道中途如何泊岸，……要不是有凱撒或拿破倫一類人用強力把政權搶了去，你們的共和國，……就不免像第五世紀羅馬帝國那樣被二十万的野蠻人踏成一堆廢墟。

麥考萊

一八五七·五·廿三於倫敦凱星頓之霍萊旅社

有人批評麥考萊這封信說，麥考萊所熟悉的是過去，並不是將來。從一八五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羅斯福提及這封信的時候），還將近百年的美利堅共和國家的歷史，恰好是針對着麥考萊預言最有力的諷嘲。

三六 約翰·勃朗的反奴狂

美國內戰發生以前約翰·勃朗反奴的狂熱，是美國史上動人的一章。自從約翰·勃朗到塔摩斯以後，他曾經幾次領導襲擊用奴派的勢力範圍，幾次流血的屠殺中間，同本邦當局和部隊發生衝突。各方動員趕來要捉拿他，最後被佛吉尼亞當局在哈浦斯渡口捉住了。他在八五九年被處死刑。

約翰·勃朗被捕後說：「我給你們抓去好了。爲了要消滅農奴制的罪惡，我得被絞死，我很明白。不過，我死以後，罪惡還是要繼續存在，其他所有的愛國者一定都會明白只有用鮮血才能把這罪惡廓清。」

約翰·勃朗的夫人同他訣別的時候，個人非常鎮靜，不論是裝出來的也好，真的也好，實在鎮靜得使人驚異。他夫人走了以後，約翰·勃朗就寫了這一封信。

『我心中非常平靜而歡樂』

——約翰·勃朗致家人——

我親愛的妻子，兒子，女兒，一切的人：

這大致是我給你們的最後一信了，所以我的信是寫給你們大家的。……我正等着他

們公開殘害我的一刹那。我心中非常平靜而歡樂，我充分的感覺到這一身沒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如此發揚上帝的教義，如此增加人類的福利。而我本人以及我全家所犧牲的，所咬着牙根忍受的，也決不會徒然。

聰明仁慈公正神聖的上帝，不僅統治着這個世界，而且統治着所有的世界，想到這一點，我們大家都可以安心，在任何遭遇之下都是如此，縱然因為我們自己愚蠢，自己的錯誤，落入更痛苦的境地，都可以無所恐懼。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堅決的相信我們這一次遭遇，好像是一場浩劫，實則在最後一定可以成爲最光輝的大成功。所以，我親愛的驚惶失措的家人，大家應該高興起來，要信賴上帝，全心全力的信賴他；因爲「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不要因爲我而覺得慚愧；絕不要有一分鐘爲正義的前途絕望，絕不要有一分鐘懶於行善。我頌揚上帝，我堅決的相信黎明一定會來，我堅決的相信黎明近了。以前我有這個信心，現在我還是這樣確信；而我之所以被扣在這里，也由於此。

我就要像浪子回頭那樣，回到天父那裏去了；我一向闖下了多少罪惡，我只希望他

會仁慈地寬恕我。哦，我親愛的妻子和兒女，上帝也會賜你們以仁慈。你們絕不會盲然於一個真理，就是他的聲音所發出的光輝，生命和靈魂的不滅，一切都由此而生。

你們日夜都應該讀聖經，要像小孩那樣抱着忠實、天真、受教的心理，要爲了敬愛你的丈夫，敬愛你們的父親。我還求上帝使你們認識真理。你們現在還不知道你們就會急切需要宗教的安慰。

一個多月來的經歷，使我堅決相信我們殷切的要求，要求我們的希望要有所寄託，我們浮泛的理論，激動的成見，高度的虛榮心，這一切都不夠滿足我們的要求。

啊，絕不要盲目飄泊在海洋上，連舵都沒有，指南針都沒有。我不是要你們拋棄理性，而是要你們光明磊落的運用你們的理性。我親愛的小兒子，你聽不聽你親愛的父親最後一次的教導？啊，你應該馬上就決心全心全力信賴上帝，絕不要動搖，絕不要改變這個決心。你決不會後悔的。

切不要腦中毫不加思索，心裏要清醒。我求你們都要熱愛我們過去光大的家庭。你們要把這傾頹的家庭重新建立起來，每一塊廢石殘瓦，都要充分的加以利用。要愛人！

能夠被人愛，還要能愛陌生人，能這樣，才是生命中最大的幸福。你們都有過這樣的機會，都曾經忠於人類，我想到這裏，覺得是心中最大的安慰。

要忠實到底；一直到死。只要能愛人類，就不難愛人類的創造者。還有我不能不提一提我爲什麼信仰聖經所給我神聖的啓發：我雖然終是抱懷疑態度的人（作興生來是如此，不過決不是輕率的懷疑者），我希望你們讀聖經的時候，都能澈底的加以研究，看你們自己能不能發現這類證據。這些神聖的啓發，是心志言行純淨澄澈的結果，和別的教訓不同，不論我私心樂意不樂意，和我的天良恰完全相合。我之所以堅信神聖的啓發，也由於此。這是我信仰聖經的最後一個原因，我不能不提一提。

我現在所渴望的是永生。我提出這一點，因爲我希望能有一本聖經的珍本，謹慎保存下去，傳給後代，不必把別的東西留下去，就算用來紀念我。

我希望你們能够繼續安於自足，還與教子子孫孫都能如此。你們應該馬上深切體驗聖經上的道理，是不是神聖的。要知道「不要有什麼事對不起人家，而要相愛。」羅傑斯教訓他的子女說：「不要忘了羅馬活劫的故事。」約翰·勃朗也願意教訓他的子女，

要「痛恨那最大的罪惡，就是要痛恨奴隸制度。」

要知道：「不輕易發怒的才是最偉大。能控制自己精神的，比能攻城克地的還要偉大。」要知道：「有智慧的人有光輝，教導別人重入正途的，像星星那樣，永遠光亮。」親愛的，現在要再會了。我會在上帝前面頌揚你們。

你們最親愛的丈夫，你們最親愛的父親

約翰·勃朗

一八五九[]十一·卅·於傑佛遜縣之查爾斯敦監獄

約翰·勃朗被處死刑後一年半，內戰爆發了。黑奴終於獲得了自由。

三七 赫胥黎的人生哲學

大科學家赫胥黎寫這一封信的時候，他兒子的墳墓還沒有蓋好。赫胥黎悲痛以後，心中一片寧靜，駁斥靈魂不滅之說。從這裏可以看出赫胥黎人性中的深處。

赫胥黎生於一八二五年，死於一八九五年。他對於自然科學的貢獻特別大，當時因為進化論引起極大的爭論，赫胥黎就是科學真理一派堅貞不屈的領袖。這封信寫在達爾文物種原始論發表以後的一年，當時十九世紀的大科學家們，都被教會裏斥之為異教徒。

赫胥黎兒子死後，他的朋友有名的教士小說家金斯萊寫封長信來安慰他，赫胥黎給他這一封覆信。

『應該像小孩一樣，坐在事實的前面。』

——赫胥黎致金斯萊——

親愛的金斯萊：

『爲了我內人，爲了我自己，我都得誠懇的謝謝你那封率直的長信，謝謝你深切的同情。——你夫人好。心關切我們，我們也非常感謝。你這封信，對於我尤其非常值得寶貴。』

，因為你信中觸及我心中所思考的，尤多於我信上所寫的。

凡是關於我所說過的一切，所有我的信念，無論消極的也好，積極的也好，都是經過長久的時間逐漸成長的，我的信念都是根深而蒂固的。不過，我所受的重大打擊，似乎要把這些信念連根都推翻了。假定我生在幾百年以前，說不定我一閉眼就會彷彿看見有一個惡魔，在對着我嘲笑，對着我的信念嘲笑——問我這樣剝奪了我自己對於人類的希望和安慰，有什麼好處？對於這個問題，我只有一个答覆，就是：惡魔啊！真理重於利益。我已經遍找過我信仰的園地，縱然我的妻子，我的兒女，我自己的姓名，我的名譽，一一不可保持，算做對於我本人的懲罰，我仍然決不肯說謊。

你已經很坦白的提出你的意思，我也應該坦白的向你發抒我的主張。三四年以前，曾經有位忠實的老友，設法要我們相識，——因為，他說，你是唯一可以幫助我的人。我讀了你的信，不禁想到他的話是對的，雖然或者並不像他所說的原意。

先論你所發揮的大原則。我並不否認，也並不確證靈魂不滅之說。我認為這個道理，並沒有信仰的理由。不過，在另一方面，也無從加以否認。

我求你相信我並沒有先入爲主的偏見。凡是每天不斷和自然相接觸的，不會有什麼先入爲主的成見。只要你提出證據來，足以叫我相信它，我就會相信它。我爲什不相信呢？這個道理遠不如能力不滅說，物質不滅說那麼玄妙。凡是能理解石子下墜時種種道理的，決不會僅僅因爲一個學說稍涉玄妙就反對它。

我年紀愈大，就愈覺得一個人最神聖的事體，乃是敢說敢想：「我相信這件事是對的。」

宇宙是終古不變的。如果我要解決解剖學生理學上的若干小困難，必須拒不信證據不足的道理，那末，要瞭解這存在的偉大祕密，道理也一定不外乎此。

要同我講什麼相類、大概等等話，等於白費。譬如我說我相信 Inverse Squares 的定律，我知道我是真正相信這個定律。我不願意把我的生命，我的希望，寄託在搖動的信念上。縱然我願意，我也不敢。

拿這個標準來說，靈魂不滅之說怎麼樣呢？

你堅決的相信你個人的存在，相信你和一般人永久存在的本能。

在我看來，這根本毫無所謂。我的人格是我認識中最靠得住的，——這也許是事實。但是要就此去瞭解這是什麼東西，結果就不免變成玩弄文字了。凡是自我，非我，實體現象等等玩意兒，我都已經絕緣了。我深知道，任何人只要想到這些問題上去，他的智能就會遲鈍起來。

差不多二十年前了，我還在年輕的時候，曾經讀過漢密爾敦關於絕對論的論文。從那時候起，所有關於本體論的空議論，我始終認為無聊不足道。嗣後孟塞爾曾經以正統主義的立場，想駁倒漢密爾敦的理論。那時候我就說孟塞爾使我聯想起胡卡斯漫畫中自毀立場的人物。

我始終不信我的人格可以是我生活現象以外的東西。有時我也想接受這一個概念，但是結果恰等於柯里治所說的那樣，我發現我只是想把一兩個名詞當做實體，如此而已。縱然我模倣菲休特，自認為宇宙不過是我個人人格的表現，實際上還是無補於真理的探求。現在的我並不能比以前的我來得更加不朽，也不會比較上消滅得更快一點。

我同獸類雖然迥然不同，但是這層道理並不會因此而變更。獸類死後是否不滅，我

不曉得。我們和獸類既然截然不同，是不是因此我死後就完全寂滅，而他們恰還是不滅，譬如年生植物鮮豔奪目的花朵縱然凋謝了，而不受人注意的球莖恰還能活下去一樣。

聰明才智之士自然會就可能的兩極端不斷的揣摩，在種種夢幻之中，發現有無相似之處。人類的願望——我自己就有這一種熱切的願望——往往使人神往於靈魂不滅之說，但是我縱然明知這種願望，於真理有何補益。根本我就懷疑這個道理，而且縱然是事實，也不過是一些動人的名詞，要我置信於只是我希望它是實在的道理而已。

科學所教我的，是與此恰恰相反的道理。科學警告我要持以審慎，切忌因為先有成見就接受一種見解。科學教我如果要放棄一種信念，轉而接受另一種信念，就得先有充分的證據。

我應該設法使我的願望和事實完全一致，切不要硬使事實遷就個人的願望。

科學明明白白的告訴我一個真理，這一個真理，就是那教教義中所謂以一切聽從上帝的意志。我們應該像小孩一樣坐在事實的前面，準備放棄一切預存的觀念，虔誠地追隨自然所啓示的途徑，不然，你就學不到什麼。自從我立下決心，不顧一切，遵循這顆

道理以後，我方才開始了解自足與寧靜之樂。

不過，此外一般還有別的論據，來支持人類靈魂不滅之說。在我看來，這些理論不僅是欺人之談，而且必致爲害無窮。其中有一個說法，認爲倘若沒有陰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理論，那末從道德的觀點論，現世的政治，就是有缺憾的了。另一個說法，認爲爲了實際上的道德前途計，非有這種理論不可。這兩個說法，我認爲都是武斷的邪說。

關於第一點，我本人不是個樂觀主義者，不過我堅決的相信：神聖的政府可以充分的存在。我愈認識別人的生活，不必提我自己，便愈瞭解惡人絕難得逞，而善人也決不會受罰。要明白這個說法，須得把一般人差不多全忘了的道理牢記在心上，就是生活的根據全看「全部法則」能否遵守爲斷——物質上同道德上的都包括在內——道德上遵守法則並不能爲物質上的罪惡贖罪，反過來講，道理也是如此。

上帝的善惡報清，還是好好的擺在這裏。我們活在世上，每一分鐘，都是因果循環，算得清清楚楚的。

人在生活的時候，不能不在相當限度以內，和環境相適應——因此自然就於痛苦之外，不免要享受若干的快樂。總之，我們生活的時候，是要付代價的。

一般而論，一個人的行爲和所得的報應，往往有出入的，可見自然比我們要公道。自然還考慮到我們每個人與生以俱來的遺傳，這是我們人類公道的標準所做不到的。譬如說，假定我生來就是喝血的野蠻人，從別人那裏得到這一種遺傳的特性，那末，一旦我把你殺死了，別人就會很公道的把我絞死，而我心中也不會有何悔恨。這一種痛苦的悔恨，才是真正的懲罰，倘若我生來天性較高，那我殺死你以後，就不免會受這種悔恨心的磨折。

人世間的絕對公道，在我看來，同一切科學的事實同樣明顯。罪惡與痛苦自責之間吸引力的關係，和地球與太陽之間吸引力的關係是一樣確定無疑的，而且更加要來得顯著——我們大家都很容易舉出實證來——啊，只要大家自己省察，我們自己的生活，就是實實在在的證據。

所以我不但不相信我們需要來世報應之說，而且我認爲如果我們在此身以外求報應

，徒然使得大家盲然於此身隨時隨地，都逃不了報應。

倘若來世地獄之說，可以使我不敢做惡事，那末就在眼前的地獄，自然更可以做到這一層。倘若大家知道偷東西的害處，等於吞砒霜（事實上確是如此），這一種勸導的力量，豈不是要比來世之說更加有效？

我因此就想到另外一層道理。

有一天，我站在我小孩的棺材後面，那時我自然絕沒有同人爭論的心思。我們請來的牧師在禱告說：「倘若死者不可復生，那末讓我們痛快的吃痛快的喝吧，因為明天我們也就要死去的。」牧師祝靈的禱告，真使我說不出的駭怪。我們的保羅，還沒有妻室子女，不然，他一定知道他一死以後，結果旁人會把人性中最崇高的美德都毀壞了。我那時真可以痛快的嘲笑一陣。我已經壞了我的孩子，他過去曾經給我何等的快樂，我一生之中，他給我何等的安慰，現在，我把我快樂之源，送還了宇宙，難道就應該連做人的根本也都放棄了，一面號哭，一面恰自甘居於禽獸之林麼？就是人猿也要比我們多懂一點道理，倘若你把小猿打死了，可憐的老猿也一定悲感得痛不欲生，決不會馬上就去

那裏飽吃一頓，從中去求一點安慰。

我本人從小就被擲進這個社會，無人領導，也沒有什麼訓練，甚至瘴氣比沒有訓練還要壞。我承認我的罪惡，比任何人都要來得深。幸而，後來趕緊改過來——在全毀以前就改過來——多年以來，我始終不斷的勉力上進，中間也曾經幾次蹉跌過。我回過頭來，看看我倒底靠了什麼方才得救？希望靈魂不滅麼？希望來世的報應麼？實在說，這十四年來，我從沒有轉過這種念頭。我可以告訴你什麼原因把我改過來的。我讀了 *FOR RESULTS* 一書，才知道真正的宗教觀念，與神學完全是兩件事。神學不妨沒有，還可以有真正的宗教觀念。第二，科學和科學的方法，使我找到了歸宿，不必依附什麼權力和傳統。第三，愛情使我了解人性的莊嚴，惕然於責任的觀念。

倘若我這時還不致成爲老廢物，倘若我這時還覺得我的宿命是在發揚科學，倘若我還值得人家關切，倘若我在我小孩墳上的時候，我心中還能順從天命的心思，不致有什麼謬言，都是因爲受了上面三種原因的啓發，而並不是因爲我還想到過我這人將來能否與全能的上帝，與我生命所自來，我生命所歸宿的上帝，永遠分離。

這樣，我親愛的金斯萊，你一定明白我的態度了吧。也作與我的認識是錯了的，如渠這樣，我自然免不了錯誤所應得的懲罰。不過，我贊同馬丁路得所說的那句話：「天啊！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我知道在我朋友之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會罵我無神論者，罵我不信仰基督教以及其他難聽的名詞。依照我們的法律，縱然有小偷把我的外套偷了去，我所提的證據人家也不會接受（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主張）。

不過，我沒有辦法。無論如何，有一個罪名，別人沒有理由加在我頭上——那就是撒謊。我也像你自己責備自己的那樣，我自己也覺得我缺乏勇氣；不過倘若我非表白不可的時候，我決不會對不起我的兒女。

除了對我內人以外，我從來向任何人說話，都沒有像對你說得這樣爽直。

如果你能夠證明我的前提和結論都不正確，那末，我就願意像過去放棄別的理论一樣，放棄這些主張。不過我想你一定會信任得過我，以這些問題性質的重大，我不會在縝密研究以前就提出結論的。

雖然這樣，我還願意寫這封信給你，因為我已經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個能為善也能為惡的偉大機構，英格蘭教會，倘若要免於為科學的狂潮所粉碎——我也不願意它如此，不遇，英格蘭教會的命運，假如握在牛津的賽繆爾一類人手裏，那末就無法避免粉碎的厄運了。英格蘭教會倘若要免於為科學的狂潮所粉碎，一定先要有一批人，像你那樣的，能够使得教會的習慣和科學的精神融會貫通起來。要知道就我所熟識的青年科學家而論，他們的思想，大多和我一樣。（這些人中間，我並沒有發現有一個是嘲弄宗教，不信宗教，或者不道德的人物，不過，他們對於正統派的批評，同你對於羅門教的批評，不相上下。）要知道只有這些新的預言者才能造成奇蹟，才能從自然中取得實證。你一定明白一切束縛我們的方法都沒有什麼用處，空叫我們的主張若何駭人聽聞，也沒有什麼益處。

你和你們其餘一派人的邏輯，我不敢說都明白，不過，我一向說的，我絕對信任你的忠實和誠懇；我絕對相信你的努力一定會有好處。我愈是明白這個道理，就愈覺得應該讓你**知道科學家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以前就早想寫這封信給你了。

如果我有什麼地方說得太率直，太魯莽，要請你原諒，請你也不妨以同樣的態度來對待我。

承你把你说教的集子，送給內人，內人非常感謝你。你永遠忠實的

赫胥黎

一八六〇·九·二三·於華佛萊浦萊斯十四號

科學家探討真理的態度，赫胥黎這封信裏面，說得最清楚。幾個月以後，他家裏又添了一個孩子，稍解他們的愁思。

三八 華格納舉債的方式

大音樂家華格納寫這一封信的時候（一八六一年），在事業上，在物質上，在精神上都是在最窘迫之中。那時候，他所做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特名曲，經過五十七次演習以後，終被認為「毫無希望的作品」。兼以他債台高築，難以家醜，華格納的一生，至此似乎已經宣告失敗。不過他天才式的虛榮心絕不動搖，他的自我的觀念始終一樣強烈。

『肯不辭犧牲』

——華格納致霍爾斯坦——

親愛的霍爾斯坦：

聽說你已經發了財。我處境的窘迫，你只要憑我迭次的失敗就可以明白。我現在正想閉門退隱，埋頭工作，想藉此脫離窘境。爲了使這自全的方法，得以實現——就是要免於債務和生活的連累，不致把我個人的自由完全剝奪——我目下急需籌一筆一萬法郎的款子。這筆款子籌到以後，我的生活就可以趕上軌道，埋頭工作。

要請你替我籌這一筆款子，自然不容易；不過如果你願意，肯不辭犧牲，你能力上還做得到。我請求你替我設法，我願意儘三年以內憑我的收入還清。

且看你是否夠朋友！

倘若你真夠朋友——爲什麼不可以希望人家夠朋友呢？——那末你幫助我以後，就可以親近我，到明年夏天，我會到你的別墅裏來住三個月，大致我想到你的萊茵區的別墅來住三個月。

暫且我不願多說什麼。關於那筆款子，如果你能馬上替我籌六千法郎，我也可以大大的喘一口氣；如果這樣，那末我或者可以到三月裏方才需要餘下的四千法郎。不過，在我目前的心境之下，只有馬上把全數給我，才可以給我一大幫助。

如果這樁事體可以做到，陽光或者會一度照在我身上，但願如此。我現在所需要的是成功，不然——怕我就無能爲力了。

你的朋友

華格納

一八六一·十二·十二·於巴黎伏爾泰街十九號

華格納後來說，他寫這封信，寫的是要給霍爾斯坦以一種非常的「榮譽」。霍爾斯坦回信給他，要他找真正有錢的人幫忙，他說他自己不過是小康而已；也沒有答應華格納到他的別墅去小住三個月。

三九 尼采的祕密

尼采在少年時候就認識華格納。那時華格納比尼采大三十歲，已經是日爾曼文化中的流砥柱。這位少年哲學家的崇拜狂，使得華格納熱切的虛榮心得到充分的滿足。尼采那時說：「沒有了音樂，生活就是一場大錯。」

華格納對尼采學生的影響最大。在一八六九年，他們兩人一起渡過聖誕節，音樂大師是主人兼老師，年輕的超人哲學家是客人兼信徒。尼采受了華格納的感召說：「我第一次覺得求生活最高最強的意志，並不能表現於可憐的求生存的掙扎之中，而在於求戰爭的意志，求權力的意志，求征服的意志裏面。」尼采後來就把這一層理的發展爲他全部哲學的精華。

尼采曾經稱讚華格納爲伊斯馬魯斯再世。不過後來這個青年哲學家改取批評的態度。他逐漸逐漸感覺到幻滅的痛苦，而華格納恰要求他的學生絕對的崇拜他。歷史上有名的尼采「華格納糾紛」就此展開，兩位友人終以絕交終。尼采說他已經厭倦華格納作品內的女性的精神，尼采與華格納後來甚至見面都不交談。

尼采寫這封信給華格納以前，華格納爲了表示妥協起見，把新發表的一首歌劇巴西發寄給尼采。尼采收到以後，深爲感動。尼采那時正在寫一本新書 (Human, All-too Human) 把他的理論，發揮到藝術上去。其中的主張，和華格納的完全相反。尼采想到華格納如果看過這一本書，一定爲之駭然，所以決定匿名發表。寫這封信的時候，大概在一八七八年與一八八〇年之間。

『又覺得寂寞，又覺得熱鬧』

——尼采致華格納——

我把這本書寄給你，就是以極大的信心，把我的祕密放在你和你夫人的手裏。我把這本書寫好了。我在這本書裏展開了我內心深處對於人與物的觀察，這是我第一次遍歷了我思想的全程。在這煩躁和不幸的時候，這一冊書是我絕大的安慰。縱然任何一切難以使我釋然，這本書始終能安慰我。我之所以還能活着，恐怕就是因為我還能寫這一本書。

爲了幾樁原因，我不得不另外用一個假名。第一，我不願意妨礙我以前幾本著作的影響。第二，只有如此才可以預防各方面傷害我的尊嚴（因爲身體的關係，我已經受不住這種打擊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希望可以引起一場科學的討論，好使我們所有派員的朋友一起來參加，不致於像過去我發表著作的時候那樣，批評的人往往受同情感上的拘束。這樣就不致於有什麼人會反對我。

然非空談的朋友中間，總有一個人持有幾道冊書，裏面所載種種的觀念，這一本書封底會寫起什麼樣的反對意見；我總覺得那書之惡。

張愛玲覺得我真像一位丘八，雖然身受重傷，終於衝破了敵人的工事；衝上了高地，展開了國旗，雖然舉目淒涼，嗚呼默然的心緒，還是遠超過悲傷的感覺。

雖然我已經說過許多次，我並沒有我書本裏面的真愛，因為我以自負的姿態，我寫的時候，並不只是一個人在思考，而是有一大羣人集體的在思考。我有一種最奇怪的感覺，又覺得寂寞，又覺得熱鬧。我覺得那像是一個先驅者，替其後面的人，在不知道後面是怎樣士

四〇 約翰·彌爾義助勁敵斯賓塞

斯賓塞在一八五八年打算寫幾部著作，說明物與心演化的道理，從星雲到人類，從野蠻人到沙士比亞，都要包括在內。那時候他年近四十，身體已告殘廢，而且窮困不堪。在寫作的期間，經濟問題如何解決，是斯賓塞的難題；他得了一位叔叔的遺產兩千五百鎊，又動用了贊助者六百人，每年可得一千五百鎊，由是辭了經濟學者的編輯，開始工作。到一八六二年，他所著綜合哲學概論第一部出版以後，教會人士和科學家引起了一場大爭論，教會攻擊的中心是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和斯賓塞這一本著作，結果預定版費著者的人，紛紛毀約，斯賓塞不得不宣佈停止進行原定的計劃，這時他就接到哲學上最大的勁敵約翰·彌爾這一封信。

『不過建議要爲了關係大眾的重要問題，一起來合作』

——約翰·彌爾致斯賓塞書

親愛的先生：

我上週到這裏來，看見你所著生物學中廿二月份的一部。我看到了附載的聲明，自然非常難過。我建議你把下一篇繼續寫下去，如果書店老板有什麼損失，有我來負

賁賠償——我請你不要把這個建議當做私人的幫忙，縱然就算是吧，我也希望你許我提出這個主張。何況我的建議，完全不是如此——我不過建議要爲了關係大眾的重要問題，一起來合作。爲了這一個目標，你已經費盡了腦汁，犧牲了健康了。親愛的先生，我是你真實的

約翰·彌爾

一八六六·二·四

斯賓塞起初拒絕了彌爾的好意，回信措詞很婉轉，但是很堅決。彌爾還是堅持要幫助他。又動員了大批朋友預約，斯賓塞還是不願意繼續。這時候，美國崇拜斯賓塞的讀者也響應彌爾的主張，湊了七千英鎊作基金，利息用來幫助斯賓塞。斯賓塞的綜合醫學終於賴此得以完成。

四一 達爾文談性的選擇

達爾文自己說過，他自己的成功，由於「熱愛科學，熱愛沉思，熱愛觀察，再加一點發明的才能和普通的常識。」從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六年，達爾文週遊過達希帝、紐西蘭、聖海倫娜、巴西、亞達爾。這一次旅行，奠定了他一生學問的基礎。達爾文在一八三八年第一次注意到生存競爭的種種事例。到一八四四年一月十一日，達爾文說：「我終於豁然其通了，我現在已經確信（而我開始時的想法完全不同）物種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我確認這一個信仰的時候，好像承認凶殺案一樣）。物種原始論後來出版於一八五九年。這封信可以看出達爾文的科學態度。

「要就人種原始這個題目發表一篇小小的論文」

——達爾文致華拉斯——

親愛的華拉斯：

真茲說得好：困難的時候，最好是找你。你的意思實在妙極千古（卦），希望你能够證實它。這是關於白蠟知識中重大的事實。一個人眼見一椿學說就可以證實，全身的血

液，不禁激動得發熱。至於雄蝴蝶所以外表美觀，我想還是因為性的選擇的關係。我們有幾椿事實，可以證明蜻蜓往往為鮮豔的色彩所吸引，不過我之所以有上面所說的確信，還是因為知道雄性的蝗蟲和蟬大多有發出樂聲的器官。這一點使我相信昆蟲的色彩，和性的選擇有關。你所建議的實驗，我希望能夠有精神有時間來試試看，不過，我怕蝴蝶放在試驗器裏面以後，不肯結合。我以前確實聽說過這種困難。多年以前，我有一隻色彩非常鮮豔奪目的蜻蜓，可惜沒有機會好好的試一試。

我現在對於性的選擇非常注意，因為我差不多已經立下決心要就人種原始這個題目，發表一篇小小的論文。我始終堅決相信性的選擇是造成各種人種的主要原因。（雖然我還不能夠說服你，我自己還相信這個道理。不過我沒有能夠使你同意，實在是我最大的打擊。）

還有一層，我那篇論文裏面，準備提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面上的表情。不知道你是否碰巧在馬來半島上認識什麼人，性情和氣面機警，能夠替你觀察馬來人在激動的時候面部那種種的表情。倘若有這種人，我可以把若干問題寄給他。謝謝你那封非常有趣的

來信，我是你最忠實的

達爾文

一八五六七，二，廿六，於多恩

(註) 華氏認為鳥類所討厭的各種色彩顯著的毛蟲和蝴蝶，因為易於被鳥類認出來以後趕快躲避開，所以反而多得一層保護。

一年以後，這封信上的理論，引伸而為一本通著。

“Variations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四二 狄斯累利對卡萊爾的建議

狄斯累利還一位有名的英相，素來以兩件事出名，第一是他演說的富於詞藻，第二是他對於維多利亞女王的恭順。

狄斯累利第一次在下院發表演說的時候，場內大笑不置。他不得不中途坐下來，不過他很勇敢的宣言說，有一天你們要仔細聽我的話。他的預言果然給說準了。狄斯累利小說家的聲譽，要比政治家高。

卡萊爾寫過一本非特烈大帝傳，德國送給他一枚勳章。狄斯累利之所以打算把勳章贈給卡萊爾，還想給他一份獎金，或者就由於此。

『政府應該獎勵智慧』

——狄斯累利致卡萊爾——

卡萊爾先生

政府應該獎勵智慧。智慧可以提高國格。不過要達到這種任務，必須勇敢和明智，不然就有淪為溺愛同黨溺愛庸人的危險，非但不能提高國家的品格，反足以使它墮落。

政府曾經向皇上建議組織北極探險隊以及其他有關的計劃，可見政府對於科學極富於同情心。我盼望文壇祭壇也應該由政府加以發揚，不過這件事不容易做好，因為事實與文學並衡量的標準，難於像科學上那樣正確。

我檢討全國的文壇，發見當代只有兩個人，一定會為後世所崇敬。這兩位的地位，沒有人能夠對抗。一位是詩人；倘若不算大詩人，也算是一位真正的詩人；另外一位就是你先生。

我已經要求女王封贈但尼孫先生為伯爵，假如你願意，你也應該得到這個榮譽。不過我知道你同我一樣的膝下并無子女，或者你不在乎這世襲的榮譽。因此我已經決定了，如果你表示同意，我可以要求女王賜你最高的榮譽，過去除了直接有功於國家的以外，還沒有人得到過這種榮譽。就是由王后贈你一枚巴斯大十字勳章。

此外我還有一點想率直表些意見。我認為你不必在暮年還為俗務分心。一位偉大的作家為什麼不可以像律師或政治家一樣，領一份國家的卹金。在這一方面，不幸女王的權力受有限制，不過女王還可以撥一等獎學金，像養繆瓊森這樣偉大的人，像蘇賽那

一種無能的人，都欣然接受過這種獎金。

蓋以辭職就上而提出的兩點，上便申給我一個回答：我始終是你忠誠的僕人。

狄斯累利

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廿一 於波羅海

卡萊爾一向反對狄斯累利帝國主義的政策。他委婉而堅決的辭謝了狄斯累利的好意。卡萊爾後來還辭謝了埋葬於西敏寺的榮譽，他願意埋葬於蘇格蘭埃克勒夫鎮祖墓之上。

四三 巴黎是一片沙漠

馳名歐美的女演員薩拉·勃納特在戀愛上一向採取攻勢。她寫的信，同她一生的性格一樣，總是非常激動的。此外，她還有兩個特點：一是喜歡欠債，一是稱頌於當時的舞台。

薩拉有一次偶然在巴黎咖啡館裏面看見詩人劇作家薩多，就決計要佔有他，這是她一向的政策。他們倆人的羅曼史很長。薩拉在一八四四年生於巴黎。

『你的話就是我的糧食；你的呼吸就是我的酒』

——薩拉·勃納特致薩多——

小寶貝：

你今晚在那裏？你的信到了不過一個鐘頭——殘酷的一小時——我本來希望你可以到這裏來同我一起的。沒有了你，巴黎是一座墳墓；在我認識你以前，這裏是巴黎，我還以為這裏就是天堂；不過，現在這裏不過是一片荒涼寂寞的沙漠。這裏好像一隻鐘，我面上的時針恰不見了。

在我認識你以前心中所有的記憶，已經完全消失了，我心中只剩了我倆相處時光輝的時刻。

到現在，離開了你，我就不能生活——你的話，縱然是殘酷的，也足以洗滌乾淨一切塵世的牽掛，使我快樂。我的技藝，全靠它孵育，全靠它像搖籃一樣的溫柔搖擺；我需要它像需要陽光和空氣一樣。

我急於要聽到你的聲音，餓得像要吃飯一樣。我想聽你的聲音都想渴了，而且我實在渴極了。你的話，就是我的糧食，你的呼吸，就是我的酒。你是我的一切的一切。

你的薩拉

(日期未註明)

薩拉在七十歲的時候折了一條腿，不過她還是繼續漫遊歐美，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她在七十八歲還上過銀幕，那時死期已經離她很近了。一九二三年她死於倫敦。

四四 威廉詹姆斯的新發現

實用主義的首倡者威廉·詹姆士，一八四二年生於紐約，死於一九一〇年。他的名著「心理學原理」，一般稱之為現代人性實證分析的鉅著。在一八九六年，拉特克里夫學院的女學生，送他一顆羅獨樹 (Azalea)，他便給她們一封信。

『以個人的生活為榮，以個人的存在為樂』

——威廉·詹姆士致拉特克里夫學院的女生——

親愛的小姐們：

承你們這樣紀念我，我非常感動。這是第一次人家對我這樣好心。孤獨者中心的感激，要比你們讀了所有哲學的教訓後所得的印象，還要來得深刻。我現在發現我的心理學中，忘了一點極重要的原則，就是熱切希望為別人家所看重，是人性中最基本的道理。而我恰在書中完全沒有提到它，因為在今天以前，我從沒有享到過這樣的滿足。我怕你們此次會勾起了我心中的魔鬼，惹得我此後的一舉一動都為的要求到酬報。不過，我

一定要忠於這一顆難得的躑躅樹，要以個人的生命爲榮，以個人的存在爲樂。我一定要無間寒暑的愛護這一顆樹，灌溉這一顆樹，縱然拿眼淚來灌溉它，我也願意。內人絕不會走近它，絕不會觸到它。這顆樹枯萎的時候，也就是我死去的時候了！假如我死了，這顆樹要種在我的墳上。

不要太把我上面一段話當做詼諧的笑談。你們使我非常快樂。我永遠是你們忠實親愛的友人。

威廉·詹姆士

二八九六·四·六於劍橋

此後的十四年中間，威廉·詹姆士完成了下面幾部名著：「信仰的意志」，「實用主義論」，「真理論」，「宗教論」，「人類不滅說」。

200

191

第三部

一八九八年——一九三七年

四五 左拉的控訴

法朗士說左拉是人類良心一利那的呼聲。讀了這一封信，便可以知道他爲什麼得到這樣的榮譽。

法國軍事當局在一八九四年，控告少年砲兵軍官特萊佛斯上尉把軍中重要文件出賣給德國，證據是攔截到的一封信。經過審問以後，就判處無期徒刑。該行的地點是法屬圭亞那海外的魔鬼島。這特爲舉行一個儀式，把肩章取下來，增卸刀一折爲兩段。在場的羣衆，便像瘋狂一樣的高叫「槍斃賣國賊」。特萊佛斯站着筆直向花旁的軍官和一般羣衆高喊道：「我沒有罪。你們總有一天會明白。法蘭西萬歲！」

特萊佛斯被押到魔鬼島上以後，嘗盡了無數的痛苦。有六個獄卒日夜查看他，精神上身體上都受到痛苦的磨折。三年以後，證明寫這封信的是黑衛團的埃斯特哈西。然而法國的統帥部還不肯丟面子承認自己的錯誤。其時，全法以至歐洲的自由主義者大爲憤慨。法蘭西騷亂了，因爲自由的原則被危害了。

那時「編輯」的作者左拉，正是一生中名望最高的時候，尊敬他的人，稱之爲文壇中的鯨魚，稱之爲姦詐者的敵人。左拉對於這個案子，自始就很注意。到一八九八年正月，他就決定不顧一切，起而伸張正義，把這封信發表於自由主義者的刊物「黎明」上面。這封信可以說是歷史上意義最重大的控訴文書。左拉在一天之內，寫完了這封信。他寫的時候，不僅僅是流於議論，而且由於一種恐懼的心理，深怕他不是最先寫這一封信的人，心不獲不勝的

狂跳。這封信發表以後，馬上全國震動。後來的老虎總理，在當年還只是一位急進的少年記者克里孟梭，替這封信取了一個名詞叫「我控訴……」。

『我控訴』

——左拉致菲列克斯福爾總統——

總統先生：

請你允許我關心及你的榮耀，請你允許我率直告訴你，現在有一件最可恥的事體，最難磨滅的污點，會毀了你一向公正的盛譽。承你的盛意，過去曾經蒙你裝飾，現在我願意以愚癡來報答你的好意。

過去你曾經免於一切卑鄙的誹謗，一直保持你的清高，全國的人心，都被你所征服了。在愛國的慶祝聲中，你可以說是光芒十萬丈。……萬國博覽會的目的在慶祝我們過去一世紀來努力、真理與自由偉大的功業，這莊嚴與凱旋的大典，就要由你來主持。但是因了這可憎的特萊佛斯事件，你的盛譽怕會沾上很大的污點。我幾乎要說你這些年

的治績怕會沾上很大的污點。軍事法庭最近竟然敢於把埃斯特哈西都奉命開釋了——埃斯特哈西這個人，是破壞真理破壞正義最大的罪人！而現在，埃斯特哈西竟然開釋了；法蘭西已經把犯罪的烙印刻在自己的臉上；將來歷史上會載明白說在你總統任內曾經有個什麼樣的罪行。

他們既然敢作敢爲，我也敢作敢爲。我要把真理宣佈出來，因為我已經發過誓，倘若受人民委託的司法當局，既然不能純正的充分的負起責任來，我就應該把真理大白於世界。我的責任是把真相說出來，我不願成爲同謀的犯人。不然，縱然在夢中，我也會看見那幽靈似的無罪的羔羊，在橫遭痛苦的磨折，而事實上當局所宣佈的罪行，恰完全是莫須有的。

總統先生，我願意竭我忠厚人所有反抗的力量，向你揭發事實的真相。我深信你對於這次罪行的確完全沒有預問。你是我們全國的首長，倘若我不向你聲討那些陰險下流的真兇，我還應該向誰去聲訴呢？……

我控訴克拉姆上校是司法上重大錯誤的惡毒爪牙（我寧願相信他並不是有意識的甘

顯做爪牙），三年以來，他憑了最荒誕最可憎的機構，不斷的爲德寇惡劣的工作。

我控訴梅西將軍在歷史上空前大暴行中担任同謀犯的角色，在他，或者是因爲意志薄弱緣故。

我控訴龐塔將軍明明有變奏德寇無罪的證據而故意藏匿起來，爲了政治的目的，爲了保留參謀本部的顏面，成爲人類和正義的罪人。

我控訴布阿特佛爾將軍和貢斯將軍是此次暴行中間的同謀犯。布阿特佛爾將軍顯然因爲宗教偏見的關係，而貢斯將軍則是因爲袍澤感情的關係。

我控訴貝葉將軍和拉伐堅少校調查陸軍部的事，也就是調查的時候，故意荒謬的心存偏見。調查的報告書，可以說是天下最無恥的傑作。

我控訴三個書法專家勃龍先生，伐里那先生和孔拉特先生提出騙人的報告，除非醫生可以證明他們目光和判斷都有毛病。

我控訴陸軍部故意在報上策動惡毒的運動，尤其充分利用「閃電」日報和巴黎迴聲報，想藉此欺騙輿論，掩飾自己的罪惡。

最後我控訴第一次的軍事法庭根據被告所不知道的證件來判決犯人，實在是破壞了人類所有的權利。我還控訴第二次的軍事法庭奉命掩飾上面所說違法的舉動，明知有一個犯人確實有罪而竟開釋了他，也犯了司法上重大的罪行。

我這樣提出控訴，自己也知道可能觸犯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誹謗法第三十條和第三十一條的規定。我自動的置身於法律之前。

至於我所控訴的人，我都不認識他們，我從沒有同他們見過一面。我並不怨他們，並不恨他們。在我看來，他們只是一樁樁實體，只是社會上暴行的象徵。我這一着，只是一種激烈的舉動，目的在加緊激發真理和正義。

我只有一个狂熱，就是爲了全人類起見，要求光明。人類受苦已經如此之久，應該有享受幸福的權利。我這樣激烈的抗議，不過是我靈魂的呼聲。只要有膽子，讓他們帶我到上訴法院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再來一次審判！

我等着。

總統先生，請你接受我的敬意。

愛彌爾·左拉

一八九八年一月

左拉馬上因爲這封信而被控。那時全國沸騰，到處發生騷動。左拉被審的時候，幾乎被暴徒所傷害。所謂審判，完全是一幕滑稽劇。所有有關特萊佛斯案的事實，都不許提出來。結果，左拉自然被判有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罰金三千法郎。不過他經友人的幫助，終於脫獄逃到英格蘭去。

左拉出亡英國以後，控告特萊佛斯的亨利上校承認他偽造了種種文書，陷害了他，因此自殺了。埃斯特哈西也承認他參加了這一場陰謀。到了一八九九年，特萊佛斯方才被送回祖國。那時離他放逐到魔鬼島上已經六年了。他回國的時候，健康也已經毀了。法國政府「赦」了他，說是他在「情有可原」的情形之下有敬國的行爲。「又要等到六年以後，在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國政府方才完全赦了他，正式恢復了他的原職，就在十二年以前他被侮辱的地方，給他一枚勳章。

左拉就凱旋回到法蘭西。左拉死於一九〇二年。年六十二歲。

特萊佛斯後來自動投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被任爲砲兵中校，極著功績，起初在巴黎的保衛戰，後來在西線，都建有功勳。戰後他被任爲退伍軍人隊軍官，在一九三五年逝世，年七十五歲。左拉沒有看見過他。

四六 康拉特的苦悶

康拉特生於一八五七年，死於一九二四年。這位波蘭人生性傲感、熱情，而有一種悲天憫人的胸懷。加以時患風痛病，所以生活很痛苦。下面一封信是他最苦悶的時候寫的，那時他正在寫一本「救命」。

『眼前只是一片黑暗』

——康拉特致卡納特——

我親愛的卡納特：

我已經死了，雖然一半還活着。我在短期間就可以把趕寫而毫無效果的稿子送給你——不過我還在繼續寫下去。我目下的感覺，實在有說不出之苦。頁數一天天在增加，而故事還沒有絲毫進展。

我衷心的痛苦，怕與自殺時無異。

寫封信來，把你的近况告訴我。倘若你能來一趟，真是夠朋友，也可以算是行善

事。

我同傑西問候你的太太。小孩在生牙齒。傑西忙得累壞了。小孩同母親都夠受了。我怕我的腦筋有點什麼毛病。我簡直同工作脫了節——我無法同工作配合起來。眼前只是一片黑暗。

康拉特

一八九八·八·三。

康拉特後來寫了六十本書，當中有二十本是有名的小說。他一生最偉大的著作，有「金公傳」「機過」「諾斯特羅煙」「勝利」「颶風」等。

四七 普恩加資和居里夫人推薦愛因斯坦

「賞識天才，有時也就是天才的特點。愛因斯坦在二十六歲的時候，第一次發表「相對的特殊理論」，那時他「邀請別的人繼續他的工作」，他自己還在瑞士的商標局辦些例行公事。當時只有少數思想家和科學家注意到他這一本著作。六年以後，愛因斯坦已經在國際間享有聲譽；不過他自己還在設法找一個大學教書工作。其時一位數理學家，一位物理學家，就聯合起來推薦他。這封信是由兩年後出任法國大總統的理學家普恩加資所起草，錯的發明人居里夫人所會簽的。收信的機關是蘇黎世聯邦工藝學院。

「愛因斯坦的特長，將來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證明」

——普恩加資居里夫人致瑞士聯邦工藝學院——

愛因斯坦先生是我們平生所見最富於創造心靈的一人。他雖然年紀還輕，恰已經可以同時代的大學者相頡頏了。我們所最敬佩的是他能如此從容適應於新的觀念，並且從此提出新的推論。他並不只知固執於正統的理論，而能在研究物理上新的難題之時，洞燭及一切合理的可能性。物理上的新問題，一到他手裏，便化爲對於新現象的期待。

而在將來，這一種新現象或者可以爲實際經驗所證實。……愛因斯坦先生的特長，將來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證明；凡是能羅致這位青年碩儒的大學，一定可以享到榮譽。

亨利·普恩加費

瑪麗·居里

一九一一年

像這樣一封信自然會發生效果。愛因斯坦就在一九一二年受聘爲瑞士聯邦工藝學院的教授。到一九一四年轉任爲柏林威廉學院物理系主任。一九一五年，愛因斯坦三十六歲，發表了相對論；科學界雖然轟動一時，一般人還是不甚了解。到一九一九年，把那年日蝕的情形，用照片照出來的時候，才使他馬上成爲全世界的著名人物。一九二一年，他獲得諾貝爾獎金。一九三三年，他從納粹德國流亡到美國，一直擔任普魯士頓大學研究院物理系主任。

四八 俄羅斯大革命前騷亂的聲音

這封信是尼古拉斯第二的皇后寫給他的。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進行得很激烈，俄皇在總司令部，召集大公和元帥們開會。「宮中革命」的空氣已經很濃，皇后同拉斯布丁（信上所謂「我們親愛的朋友」）也正打得火熱。她不會知道三個月以後，暴虐的統治就會被推倒。那時皇室的收入，每個月還有一百萬之多。俄皇和皇后，還擁有地產五千萬元，珍珠寶貝八千萬元。

羅洛斯基在「俄羅斯革命史」中說：「統治階級極想發動一個革命，去掉俄皇和俄皇左右的批人，庶幾他們的地位可以保全。……他們想這樣做，但是他們沒有膽子。……統治階級都信仰君主政治，這是因為他們利害的關係，因為他們一向的習慣，因為他們懼怯。不過他們要除去拉斯布丁。皇室答覆他們說：「我就是這樣子……。」」

皇后要尼古拉斯：「學學彼得大帝，學學可怕的伊凡，學學保羅皇帝，把他們都踩在腳下。」在這封信裏可以聽到俄羅斯大革命前騷亂的聲音。

『你才是主人』

——帝俄皇后致尼古拉斯第二——

我的好寶貝：

再會吧，我的甜心！

這樣離別實在太痛苦了，——我們一起生活一起奮鬥得這樣長久而這樣離別，真是比一切都要藉。不過，仁慈的上帝已經使局面轉好一點了——只要再稍爲忍耐一點，而虔誠信賴我們「朋友」的禱告和幫忙——一切就可順利了。我堅決相信你這一朝中偉大而稱心的時候要來了，俄羅斯偉大而稱心的時候要來了。只要你提起精神來，不要因爲人家的閑話、信件而頹喪——這些東西不妨把它認做一點點骯髒，不要去理它，忘了就算了。

擺點威風給大家看看，讓他們知道你才是「主人」，你的意志必須要遵守——過份放縱客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你意志和權力的統治，現在應該開始了——要強迫大家服從你，聽你的命令，怎麼做法，什麼些人來做，一切要聽從你的意旨——他們務必學得能服從。這服從兩字的意思，他們還沒有懂得，你過去的仁慈寬恕，把他們弄壞了。

爲什麼人家會恨我呢？因爲他們明白我意志的堅決，一日我確信應該怎樣做法，我

決不改變，所以他們受不了。不過這些都是壞胚子。菲姆浦斯前次送我一個掛有鈴子的塑像，那時他所講的話，你應該記住。你既然這樣仁慈，溫柔而信賴我，我願意充當你的鈴子。凡是存心不良的人，不會有什麼辦法接近我，我也可以提醒你。凡是怕我的人，不會敢於正視我一眼，凡是有過失的人，不會對我有好批評——你看看那些壞蛋看！

「奧洛夫和特倫德——威特——考科塞甫——特雷博夫也是這類人物——瑪卡洛甫——

考夫曼——伊凡諾夫——曼麗——奧博倫斯基等等。不過，凡是真正忠於你的——

都喜歡我——你看看那些老百姓和軍人。好好壞壞，清清爽爽，所以我現在不致像年輕一點時候的情形了。凡是敢於爛寫醜態等等的信給你的，你務必要好好處罰他們一下。

阿尼亞已經把巴拉卓甫的事告訴我了（我一向討厭這個人）。我方才明白你那天爲什麼回來得這樣夜深，害得我等得那末難過那末心焦。我求你，親愛的，通知菲特烈好的申斥他一頓（他，米卡洛維基和伐斯是一邱之貉）——他爵位這樣高，而竟然敢冒昧上書。這還不是第一次——我記得以前他也曾經冒失過一次。把那封信撕了它，好好把牠申斥一頓——通知伏耶考甫去提醒提醒那位老頭子——用這種手段來對付帝國會議

的議員，一定是大有好處的。

我們不能聽人家蹣跚。最重要的是要堅決！——特雷博夫的兒子，你已經昇他爲御前侍尉了，你大可以要他同普洛托波波夫一起合作，必須他表示一點感恩之心才行。記住要禁止考科赫干與政治——尼科拉夏和阿勒克塞就是這樣毀了的——阿勒克塞竟然不聽你戰時的命令，敢於瞎聽百姓的閒話，態度如此倔強，所以阿勒克塞的病重，等於上帝要使你免於誤入歧途者的麻煩。而且還有人用他來同我作鬥——證明麼——他同伊凡諾夫所說的一套就是證明。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一切就會煙消雲散的，大局一天一天明朗起來了，天氣也是如此，記住，這是好兆頭。

且我們親愛的「朋友」正在不斷的爲你所禱——我們切需要的勇氣、信仰和希望此，接近上帝的人都可以賜給我們。你這樣偉大的鎮靜態度，別的人不會懂得，以爲你而什麼都不懂，因此就想恐嚇你，利用你。不過他們這一套戲法，不久也就會弄倦的。

如果母親寫信來，要記住母親後面，有米契爾在牽線。——不要理會她，只要提起

精神來——謝謝老天，她現在不在這裏，不過好心的人會想法寫信搗亂的——現在一切都在好轉——我們「朋友」所做的夢關係很大。親愛的，不妨到摩頡勒夫聖堂走走，在那裏心裏可以平靜一點，也可以得點勇氣，茶後不要忘了把小孩帶了走——那邊很雅靜，你可以在那裏玩玩。讓老百姓知道你是基督教徒，不要害臊——這樣立一個榜樣對人家也有好處。——

寂寞的長夜多少令人哀愁？——我真不敢想。把你緊緊擁抱着所得的安慰——這種安慰，可以減少一點我內心深處的痛苦，我也曾以我無限的深情、祈禱、信仰和勇氣，寄於溫柔撫摩之中。你是我無價的寶貝，我這一顆赤心的丈夫。上帝保佑你和我的小寶貝——我在吻你；心裏不好過的時候，跑到小寶貝的房間裏去，同小寶貝左右的好人們靜靜坐一刻。吻吻我們親愛的小孩，你就會覺得溫暖，覺得平靜。我把我無限的溫情一起掏給你，我生命的太陽。——

好好的安睡吧，我的心在你的旁邊，我的祈禱聲在你的耳朵邊——上帝和聖母絕不會辜負你——

永遠是你最，最最親愛的柴斯考傑·西格

一九一六·十二·四

十幾天以後，拉斯布丁被于羅波夫公爵騙到一個小規模議會裏，拿毒酒給他喝，並對住他胸口放了一槍。幾週以後，革命起來了，皇朝馬上倒了下來。帝俄的軍隊苦戰三年以後，終於暴動了。國內的羣衆不僅在口頭紛紛要求麵包和土地，而且進而搶奪麵包和土地了。俄皇由是正式下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七日全家被關在監獄裏。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有一隊自稱爲革命的行刑隊，把俄皇一家槍斃在烏拉爾山腳下一間骯髒的地下室內。由是，誕生於拜占庭，先後出過可怕的伊凡，彼得大帝，喀薩琳第二，亞歷山大這些人物的皇朝，終於解體了。

四九 漁販和鞋匠的殉難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麻省南貝萊特市有兩個鞋廠職員帶了鉅款，走過街上，被兩個凶手槍傷，凶手搶了鉅款乘了汽車逃走。馬上，兩位不知名的外僑，一位漁販子，一位鞋匠，就被捕了。漁販是凡塞蒂，鞋匠是薩考。這兩個名字，便成爲盲目的司法下被犧牲者的象徵。凡塞蒂和薩考關在監牢裏達七年之久。全世界的自由主義者，鑒於美國司法當局的腐敗，紛紛要求釋放他們。其時美國正犯着紅色恐怖病，對於過激主義者一律表示反對，麻省尤其是如此。

他們倆人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有無政府主義的見解。凡塞蒂在監牢裏渡過了七年以後，寫信給薩考的兒子。

「七年四個月又十七天無盡的虐待」

——凡塞蒂致薩考的兒子——

親愛的但丁：

我至今還抱着希望，而且在最後那一刻來到以前，我們還要繼續奮鬥，伸張我們生

活的權利，和自由的權利。不過國家，金錢，反動所有的力量，都在死力反對我們，因爲我們是自由主義者，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

關於這一層，我在這裏不多寫了，因爲你現在還太年輕，這些道理，以及其他我所願意告訴你的道理，你還不能夠完全明白。

不過，只要你自己珍重，你會長大起來，你會明白你父親同我的案子，你會明白你父親同我的主張，我們就是爲了這些主張就要被處死刑了。

我現在告訴你你的父親是什麼樣一個人。你的父親不是兇手。他是我生平認識的最勇敢的人物。我現在要告訴你的，你將來總有一天會明白。我所要告訴你的，就是你父親曾經爲了全人類的自由和正義，把一生最寶貴最神聖的一切都犧牲了。等到你懂得你父親的時候，你一定會以父親爲榮，將來如果你也能同他一樣勇敢，那末在暴政和自由的鬥爭中，你可以代替你父親的位置，你可以不辱沒你父親的盛名（我們的盛名）和我們的鮮血。

假定我們在這時就死了，將來你會明白這次悲劇的源原本本，那時，你會曉得在過

去這奮鬥、哀愁、狂熱、苦楚和空虛的八年之中，你父親，你父親同我倆，一直如何善良，如何勇敢。

就在現在起，你應該一直同你母親，同伊娜絲，同蘇西——勇敢而好心的蘇西——善良地生活，勇敢地生活，全心全力，安慰她們，幫助她們。

我還希望你不要忘記我，不要忘記我是你父親，你母親，伊娜絲，蘇西和你的同志和朋友。我告訴你，我也絕對不是什麼兇手，我沒有搶劫過人，也沒有殺過人，我只是曾經爲了要鑿除人類的罪惡，實現全人類的自由，獻身於奮鬥。

但丁，望你要記住，如果有人用別的話批評你父親同我，那一定是個騙子，想要侮辱生前一直勇敢自勉的漢子。但丁，你還要知道，你父親同我兩人倘若真是懦夫，真是偽君子，真是不忠於我們信仰的人，那末我們早就不致會被處死刑。通常縱然是一隻瘋狗，他們也不會要害死它，縱然是一隻毒蠍，他們也不會像今天這樣捏造些罪狀來害死它。憑了像我們所要求重審的證據，如果是逆倫罪者，他們也早就會答應重審了。

但丁，要記住，要永遠記住這些話：我們不是兇手；是他們故意把我們陷入圈套中

間隔。他們不肯把我們的案子重審一次。如果我們受了七年四個月又十七天無盡的虐待以後而被處死，那只是爲了我上面所說的原因，因爲我們替窮人奮鬥，反對這些人吃人的榨取和壓迫行徑。

關於我們這個案子的文件，你們以及別的人會收集保存起來的，這些文件可以證明你父親，你母親，我這一家同我自己，都是被美國反動的財閥所提出的國家立場所犧牲了的。

將來有一天你會充分明白上面這些話可怕的含義。那時候，你會知道敬重我們的。但丁，要敢，要好心，一直要如此，我擁抱你。

再者，我現在把聖經一冊留給你母親，她一定喜歡讀的，將來你長得大一點，看得懂的時候，她會給你的。永遠保存起來做個紀念品。這一冊聖經可以說明溫斯萊太太一直對我們大家多少好心，多少慷慨，再會吧，但丁。

巴多洛米奧

一九二七·八·廿一·麻省監獄死室之內。

第二天，在午夜以前，凡塞蒂和薩考就被送上電椅。薩考坐在電椅上的時候，曾經用渾大的聲音高呼「無政府主義萬歲！」凡塞蒂說：「但願能寬恕這些人。」

五〇 孟肯論人生

孟肯是一位新聞記者、編輯先生、作家、評論家、巴爾的摩的賢人。收信的人是「留學的故事」作者威廉·杜朗。

『耶教的所謂上帝只是一位荒唐的怪物』

——孟肯致威廉·杜朗——

承你問我生命能給我什麼滿足，我為什麼繼續在工作。我繼續工作的原因，和母雞不斷生蛋是一樣的。凡是有生之物，冥冥之中，都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要積極的發揮其機能。生命要求每一個人生活下去。蟄伏不動，除了可以在不斷活動之中，當作一時的休息以外，只能使健康的有機體感覺痛苦，足以危害它的發育成長。而且，在事實上，蟄伏不動根本是做不到的。只是垂死的生物，才可以真正的貪懶。

各個人活動的方式，自然決定於與生俱來的各種器官。換句話說，就是得決定於遺傳。我不能像母雞一樣下蛋，因為我生來沒有下蛋的器官。我不能被選入國會，也不會

拉低音的提琴，不會在大學裏教授而學，也不會到鋼鐵廠裏做工，道理也不外乎此。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我這一隻手所認為最方便的工作。碰巧我生來對於種種觀念，抱着無限熱狂的興趣，因此就不免喜歡一種觀念的遊戲。又剛好我表現觀念的方便，生來就略較一般人為高。結果，我就成為作家，成為編輯，換一句話說，就是觀念的販子，觀念的設計人。

此中有意識選擇的工夫并不多。我的工作是我冥冥不可知的命運所指派定的，并不是我自己選擇的。當我幼年的時候，我熱中於一犬興趣（其實還是第二等的），要明瞭確切的事實，因此那時候我想做一個化學家，這時，我可憐的父親恰想要我學做生意。又有個時候，我像一般窮人一樣，渴想玩點小騙術，弄一大筆錢。不過我倒底還只是變成了一位作家。將來也不會變成作家以外的人物。真像一條母牛，縱然似乎大有意於擠點酒出來，結果還是畢生在擠牛乳。

我遠較一般人為幸運。從小以來，我一直生活得很好。我所做的，剛好是我所想像時，也就是我所願不計報酬而做的，如果做來並沒有得到什麼報酬，尤其足以令人高興

。我相信並不是大多數人都能夠這樣幸運。爲生活，縱然沒有興趣也不得不做的，何祇千萬人。至於我而論，雖然憂愁也與常人相同，我的生活，一直非常快樂。因爲縱然在憂愁之中，我還能憑了自由活動，享到無限的滿足。大體而論，我一向所做的，恰好是我想要做的。我從沒有爲了別人高興而寫什麼東西，我只是想滿足我自己。好像牛分泌奶汁，並不是爲了好使牛奶場主不賺錢，而目的只是在滿足它自己。我總以爲我種種的觀念，大半是正確的，不過，實在說來，我對於這一點也不大關心。世人不妨接受它們，或者摒棄它們。我既然把這些觀念孵化了出來，我就已經快樂過了。

要求快樂，除了賞心適意的工作以外，還得加上靠赫胥黎所謂家居之樂，也就是日常親友家人相處之樂。我的家庭，也有過悲痛的遭遇，不過一家之中，從沒有過重大的糾紛，也沒有窮困過。我和母姊相處極快樂，我和內人相處也極快樂。我通常接觸的人，大半是多年的老友。有的相交在三十年以上。這些朋友給我快樂。每逢工作一完，我總是興高采烈的找到他們。我們的嗜好大致相同，對於人世看法，大多也很合拍。我的朋友中間，大多酷愛音樂，同我一樣。我一生之中，音樂所給我的快樂，實在超過任

何其他身外之物；每一年，我對於音樂的癖好，也就更深一層。

至於宗教觀念而論，我心中實在空無所有。自從我成年以後，我從沒有過絲毫宗教的衝動。我的父親和祖父也不以狂熱教徒自居，他們雖然少時送我進星期學堂，聽講基督教神學的教義，但從沒有認真教我要相信宗教。父親認爲我總應該知道宗教是什麼東西，不過，他也從沒有希望我相信這些道理。父親是位道地的心理學家。我上星期學堂的結果，除了很學會了一些聖詩以外，只得到一個堅定的信仰，就是認爲基督神學之中，充滿了荒誕不經的言論，耶教的所謂上帝，只是一位荒唐的怪物。此後，我還讀了不少關於神學的書，恐怕比一般教士還要讀得多些，不過，我始終沒有發現過什麼理由，要改變我對於宗教的觀念。

耶教徒信神的儀式行動，在我看來，只能使人墮落，不能使人高尚。上帝倘若真正存在，只有給人類痛斥的道理，沒有被人類尊敬的理由，而現在恰要人在他前面匍匐拜倒。在我看來，單憑他日常的行動，可見他一定是個最笨、最殘酷、最卑鄙的腳色。我這樣說法，可以說是毫無愧怍，因爲他待我一向很好，事實上可以算他待我非常客氣了。

。但是我總禁不住要想到他磨折其餘人類的野蠻行徑。戰爭和權術的上帝；神學和毒藥的上帝，如何會加以崇拜，實在不是我所能想像的了。

不朽之說我是不相信的，我也無意於求什麼不朽。信仰不朽之說，只是憑着幼稚自私心的玩意。這一點耶教的道理，等於想要藉此向現世比較享福的人實行報復。至於人生的意義何在，我也不知道：我疑心人生沒有什麼意義。至少在我看來，我所明白的，只是人生在沒有滅絕以前，一切很有趣。真的，就是人生中的苦惱，也可以很有趣。而且，苦惱還適足以激發人性中我所最崇拜的美德，就是勇毅和其他類似的德性。據我想來，最崇高的人，是與上帝戰而能戰勝上帝的人物。我是輸不上的。我死的時候，我樂願我滅絕於無形。不論什麼戲，縱然演得好，也難永遠精采的。

五一 湯姆斯·曼恩聲討希特勒政權

這裏是當代最大的文豪痛斥納粹的聲音。湯姆斯·曼恩起初沒有看得起希特勒，他在一九三三年，還以為希特勒不過是得勢一時的人物。不過一到納粹橫暴的政策，席捲全德的時候，他就開始大聲疾呼了。一九三七年，曼恩出亡到流亡的時候，波恩大學哲學系主任寫信給他，說因為他已經喪失了德國公民的資格，所以不得不取消他名譽博士學位的名格。

『但願上蒼保佑這黑暗骯髒的國度……』

——湯姆斯·曼恩致波恩大學——

波恩大學哲學系主任先生：

你在十二月十九日寄給我一封令人悲愴的信，我已經收到了。我現在奉覆如下：

德國各大學過去不幸誤解了歷史上重大的機運，聽任大學的園地，用來培養橫暴的力量，以致德國全境，無論道德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而今都只見惡勢力的橫行。這一種浩劫的降臨，可以說是德國各大學自己招得來的。德國各大學實在負有嚴重的

責任。

德國各大學既負有如此重大的責任，因此我享受榮譽學位的興趣，也早已煙消雲散，在任何場合，我都不願再利用它了。而且，我最近承哈佛大學贈給我一個名譽文學博士的學位，他們贈我學位的原因，我不能不在這裏說一說。我的學位文憑上面，有一句拉丁文，繙譯過來就是這樣：「……名作家湯姆斯·曼恩，曾經向我們同胞解釋人生的真諦，他還同這時代內極少數人，戮力來維護日爾曼文化的尊嚴，本校校長和各研究員，特為在徵得本校監事會的同意以後，在這一隆重的紀念會中，授以名譽文學博士的學位，准其享受本校名譽法學博士一切的權利。」

大洋彼岸自由開明的人對於我作如此的評價，和德國近來的觀感，衝突得如此出奇——而且，恐怕作此批評的，還不祇大洋彼岸的人而已。上面這些話，我本來從不會拿來自誇的；不過在今天，我得重新提一提。啊，是的，在今天，我非得提一提不可。

主任先生，倘若你給我的通知，已經貼在大學的佈告板上（你們的手續怎樣；我不大清楚），我願意我這一封信也可以享受同樣的榮譽。說不定，大學裏有若干人，學生

也好，教授也好，看見了這一封信，會在強迫的孤獨與愚昧之中，窺見了國外自由知識世界的一線外形，因而突然發生一種恐懼的心理，一種稍縱即逝然而驚愕的預感吧。

說到這裏，本來我可以就此結束了。不過，我還想在此時再加一點補充說明。過去人家宣佈我已經喪失公民權利的時候，雖有人幾次要我有一點表示，我始終沒有作聲。不過，這一次人家剝奪我的學位，或者倒是我稍稍發表一點意見的適當機會。所以，主任先生（我還沒有拜悉你尊姓大名的榮譽），我這一封信，也可以說不是算爲寄給你的，我就求你算做偶然碰巧而爲收信人吧。

我流亡在外已經有四年，這四年的流亡生活，要勉強說是自願的也未嘗不可，因為，倘若我一直留在德國，或者出來後重返德國，說不定我就不會活到今天。四年以來，厄運從沒有一天饒過我。我從沒有夢想到，臨到晚年，還要被迫爲流亡之民，財產遭沒收，自由遭剝奪，註定了要做政治上的抗爭者。

我從開始求知以來，就覺得和民族的氣質，最爲調和，安然於接受我們知識的傳統。我常覺得與其要我成爲這種傳統的烈士，毋寧要我做這種傳統的代表，更加來得合適。

。與其要我在人世間激起衝突與憎恨的心，還不如要我稍稍增加一點人世間的快樂。然而我竟然會踏上如此違反天性的生活，可見其中一定有了天大的錯誤。這錯下來的大錯到底是什麼呢？我不免要竭盡腦汁去考量一番。考量的結果，認定這是註定了的命運。我的性格，縱然與此大相逕庭，也不得不屈從。

我長此流亡國外，還不斷的發抒我鬱結於胸中的厭惡心理，自然會惹起暴君們的憤怒。不過，我厭惡的心理並不始於過去這四年，我早就不能已於這厭惡的心理了，因為我早就看清楚了當年時局推演的結局，我比今日可憐的同胞們，認識得早一點。但是在德意志已經落入這般人掌握之中以後，我就決定保持沉默。我自信我這樣自我犧牲的結果，我就可以有沉默的權利；就可以保留一些我衷心最寶貴的權利，就是與德國國內的羣衆，保持接觸。我對我自己說，我的書是爲德國人寫的，最主要的是爲他們寫的；德國以外的世界，以及他們的同情心，在我看來，一向只當作意外的收穫。我這些書，是國家與作者相互孕育的產物，而且還得依賴於德國國內我曾協助其創造的局面。這一種聯繫，不是輕易得到的，也非常重要；不應該因爲政治關係而完全破壞。國內雖然有些

人，自己已遭挫折，看見自由人還如此沉默，不免因而不安，不過我那時還希望德國大多數人會諒解我態度所以如此含蓄的苦衷，我認爲他們或者會因此感激我也說不定。

我那時的想法是如此。這些想法終於無法實現。倘若我不能洗濯洗濯我方寸之地，倘若我目擊國內的時局，耳聞目擊這些可鄙的言論，這些更可鄙的行動，不能時而充分傾吐我內心的厭惡，我絕不能生活下去，絕不能工作下去，我絕對會窒息而死。從那時起，全世界崇尚德意志的人，不管錯也好，對也好，就一直把我的賤名與他們心目中所有尊敬的一個德意志聯在一起。我的耳朵邊不時有一個聲音在叫喊說：就是我，不是別人，應該起而大聲疾呼的指出來，目下所謂德意志的觀念，是假的，不是真的。這一種呼聲，激動了我所有創造的想像力，因此我就很高興的接受了。像我這樣慣於表達自己觀感的人，慣於利用語言以發抒情感的人，一向與聖潔的「文字」結有不解之緣的人，對於這一種呼籲是無法拒絕的。

「文字」一詞，藏有無限的祕密；因爲文字而起的責任，因爲文字的聖潔而起的責任，具有象徵的意義，具有精神的意義；還不僅有藝術上的重要性，而且應該還有倫理

上的重要性。文字本身就是一種責任，很明白的是人類的責任，也是對於自己民族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要使文字的意義，在人類的心目之中，一直保持其聖潔。文字一詞，筆涉及人類的統一，人類問題的整個。文字在知識與藝術上的價值，以及在政治與社會上的價值，兩者之間，絕不許任何人活生生把它們拆開，也絕不許任何人把自己關在文化的象牙之塔的中間，在今天尤其不許可。這個真實的整體，其意義和人類全體一樣重要，所以如果有任何人，不管他是誰，如果想硬要把人生中間的一部份（就是指政治與國家）實行全能化，那就與殘害人類無異。

我既然身為德國作家，習知文字的責任，我既然身為德國人，確信德國國內一言一行應該充滿着道義，方算是愛國。像我這樣一個人，目擊本國內如此罪惡滔天，以致人類的身體、靈魂、正義、真理，無日不受到摧殘，這樣我還能沉默麼？我還能完全沉默麼？我目擊這一個不認識時代，毀滅靈魂的政權如此在威脅着整個大陸，我還能沉默麼？我做不到。所以我方才違反了我的原意，發出了聲音來。我的聲音，自然不免還是含誓的聲音，結果落得一個無聊的放逐的處分。到底是那些人現在握着這怪可憐見的一

剝奪的權力，來剝奪我德國公民的權利？我們只要由此想一想，就可以見得這一着多少無聊。哦，據說因為我承認反對他們，所以我就辱沒了德國！他們竟然有這樣厚臉，把他們和德國混作一談！德國國民什麼時候才能不把兩者混爲一談，這關係太重要了，不過，這一天大概也不遠了。

不到四年的光陰，這羣人就把德意志墮落到怎麼樣的地步，德意志的民脂民膏都被軍備吸得乾乾淨淨了。他們憑了軍備的擴張來威嚇全世界，阻撓全世界真正和平的締造，以致弄得衆叛親離，全世界找不到一個朋友，有的只是畏而避之的人。德國自身，也到了經濟崩潰的前夕。而所謂德國的「敵人」，且擊將來國際間如此重要的一員，竟要投入無底的深淵，因此惶急之餘，紛紛伸出手來想拉住它，幫助它，但願它勿再幻想虛誕的「神聖使命」，空作迷夢，而真能覺悟過來，設法認清目前這世界真正的要求。

是的，爲了要使整個大陸不致拖入戰禍，德意志必需由正受它威脅受它危害的國家來幫助它。成熟的國家，文明的國家，就是了解戰爭爲無益的國家，確實是以醫生對付病人的態度，持以無限的忍耐，來對付這個到處闖禍的國家。再確切一點說，也可以說

是以這種態度，來對付這一批竊國的大盜。但是德意志到了這末一個地步，還以為非得與醫生玩玩弄弄手段不可，非得玩玩弄弄竊國的法術不可。這是不公道的辦法。倘若兩方當事人，有一方實實在在玩玩權術，另一方恰是根本沒有想到權術，一心只是「維護和平，結果在開始的時候，玩玩權術的一方，自然可以得到若干便宜。兩者比較起來，一方面明瞭戰爭無益的真理，另一方面恰思想落後，連這個道理都沒有明白，結果自然後者可以佔得「上風」。只是，凡是不知道走正路的民族，凡是只知憎恨上帝憎恨人類，一切依賴高惡的戰爭的民族，大禍一定會降臨到他們身上。這一種民族一定是不可救藥的民族。這一種民族一定是萬劫不復的民族。

國社主義的國家，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使用一切壓制殘害的方法，來肅清所有反對的意見，依賴這種手段，強迫德意志人民準備應付「未來的戰爭」。全國的人民，一律作為戰爭的工具，應該絕對的服從命令，全體只許擁有一個盲目而狂熱的惡妄觀點，不許存一點點批評的思想。國社主義的國家，目的不外乎此，此外絕沒有其他目的可言。一切自由、正義、幸福，都為了一個目的而犧牲，就是準備戰爭，一切公私的暴行，

也都以此爲藉口。倘若抽掉了戰爭的觀念，這種制度，目的便只在擄取國民，此外毫無意義可言。

這種制度，實在毫無意義可言，因爲不僅戰爭根本不可能，而且充分備戰的觀念，結果一定適得其反。以全世界各國而論，目下最無力作戰，最無力支持戰事的國家，要首推德意志了。德意志一旦作戰，必然得不到盟國。世界雖大，德意志雖有一個盟國，這是第一點值得注意的。可是問題遠遠不只此。德意志還要爲全世界所一致摒棄，這多可怕，然而真正可怕的還不止此，真正可怕的還在德意志的自絕自棄。德意志既然在知識上已經墮落，道德上已經腐爛，加以國民日趨頻年來當局的暴政，對於當局必然極端的不信任，因而內部人心紛歧。德意志既然盲然於國運的前途，只感覺到黑暗的先兆，全國充滿了疑慮的心理，德國要在此時作戰，情形還不如一九一四年，在國力上論，可以說已經到了一九一七年以至一九一八年的情境。單靠少數的特殊階級，難以在戰時爭取勝利。因爲其餘的人只把戰爭當作掙脫壓迫的千載良機，這一種戰爭，倘若一旦失敗，就會變成爲一場內戰。

這一種戰爭，無論如何，爲神人所不許；德意志沒有作戰的力量；德意志的獨裁者最近曾經說德國願意維持和平，這些人倘若真有點膽筋，那末，這一種說法可以說不是故意欺人之談，而是他們也已經縹緲的覺察到無力作戰的原因了。

既然德意志無力作戰，既然戰爭無從爆發，那過去殺人放火的行徑又爲的是什麼？又爲什麼要自處於國際間的孤立？爲什麼要挑起全世界的敵視？爲什麼有種種無法無天的舉動？爲什麼要鉅制知識？爲什麼要造成文化上的黑暗狀態？以及其他無數的罪惡？德意志爲什麼不自動重返於歐洲的制度，與全歐洲協調相處，自己可以因此重享自由、正義、繁榮、高尚的幸福，而全世界又必然一致與高采烈的表示歡迎。德意志爲什麼不這一條正路呢？無非因爲目下國內正有一個政權，完全否認人類正當的權利，而最大的走目的，則是要維持它的權力，一旦實力上不能作戰，而真與各國求取和平，自身便不免陷入矛盾，而有被推翻的危險！

主任先生，我幾乎忘了是在同你說話。自然，你看到這在德意志境內久已不聞的議論，發現竟然還有人敢於一本我們自由的傳統，來表達我們的意見，一定早已覺得不敢

讀下去了。你們的暴君曾經宣佈說我已經不是德國人了，這在我可以說是心理上與精神上無限的痛苦，四年以來，我一方面要不斷的掙扎奮鬥，完成我創造性的工作，而另一方面我生活之中，恰沒有一日能免於這痛苦的壓迫。所以我在這裏申述我的意見，裏心並無絲毫傲慢的意思，而只是出於一種無限關切與無限痛苦的心理。我所受的打擊太大了。我是一個懷疑宗教的人，自然無論在語言上，無論在文字上，都不願籲請上帝來拯救我，但是在情感無限激動的時候，我也忍不住了。語是說不盡的，我就拿簡短而虔誠的禱告來結束我這封信：我禱告上帝來拯救這黑暗與瀆神的國度，我禱告上帝教訓這個國度要和平自處，要進而與國際間和平相處。

湯姆斯·曼恩

一九三七年元旦，蘇黎世，刺世那特

沒有多久，湯姆斯·曼恩就長住到美國來。他上面這一封信，曾經震動了全世界。據說，就在德國國內，也有不少人在搶着讀，冒着危險的搶着讀。湯姆斯·曼恩現在住在青雲斯頓，離開麥因斯坦賓所不遠。

譯後聲明

這一本冊子是從 Lincoln Schuster 所編的英文本中間選譯出來的。原書中不少精書，像雪萊，勃朗寧，蕭伯納以至拿破崙的情書，都沒有譯出來，自然是一個缺憾。此外還有少數書翰沒有譯，其中也不乏爲編譯者極願介紹出來的；列寧的遺書，就是一個例子。慢慢再看這些缺憾何日可以補滿。

譯文中間，信的本文是照原文譯的，每封信前面的小引，後面的尾聲，稍爲有一點剪裁的工夫。

一袋平價米可以象徵後方一切的活動。這一本冊子，不是例外。歡迎賢達指教。

中西譯名對照簡表

西文名	譯名	第幾信
Alexander The Great	亞歷山大	1
Darius III	達琉斯	
Diogenes	第奧提納斯	2
Plutarch	普羅塔克	
Aristippus	阿里斯提波斯	3
Pliny	浦林格	4
Bithynia	比斯尼亞	
Trajan	特拉琴	
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	奧勒里阿納斯	5
Zenobia	塞諾比阿	
Palmyra	巴爾米拉	
Saint Jerome	傑羅米	6
Christopher Columbus	哥倫布	7
Leonardo Da Vinci	達文西	8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米克朗吉羅	9
Maestro Giuliano	基畢阿諾	
Sir Walter Raleigh	羅伯特·萊勒	10
Francis Bacon	培根	11
Blaise Pascal	巴斯卡	12
Madame De Sevigne	塞維尼夫人	13
Chantilly	香蒂野	
Vatel	伐德爾	
Baruch Spinoza	斯賓諾莎	14
Albert Burgh	勃格	

Lord Charterfield	麥斯德萊勒爵	15
Suzel Johnson	賽羅·瓊森	16
Mrs. Thrale	斯雷爾夫人	17
Du Barry	杜勃雷	18
Duval	杜伐爾	
Johnson Temple	頓波爾	19
Jean Jaque Rousseau	盧梭	
Danoyer	杜諾耶	20
Voltaire	伏爾泰	
Benjamin Franklin	佛蘭克林	21
William Strahan	斯特拉漢	
Fleming	佛萊明	22
Valley Forge	佛格山	23
Yorktown	約克敦	24
Nichols	尼科拉	
Maximilien Franc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	羅勃斯比爾	25
Georges Jaques Danton	丹東	
Joseph Priestly	浦里斯特雷	26
Ludwig Van Beethoven	悲多芬	27
Michael Farady	法拉第	28
Sarah Barnard	薩拉勃納特	
Franz Schubert	休勃特	29
Fiodor Dostoevsky	退思多夫斯基	30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	31
Abraham Lincoln	林肯	32
Joshua F. Speed	斯比特	

John. D. Johnston	喬斯頓	
Mrs. Lydia Bixby	比克斯賽夫人	
Ralph Waldo Emerson	愛默遜	33
Walt Whitman	魏特曼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伊利莎白·勃朗寧	34
Victor Hugo	雨果	
Thomas Barington Macaulay	麥考萊	35
Henry S. Randall	倫特爾	
John Brown	約翰·勃朗	36
Kansas	堪薩斯	
Nebreska	尼勃拉斯加	
Thomas Huxley	赫胥黎	37
Charles Kingsley	金斯萊	
Richard Wagner	華格納	38
Baron Robert Van Hornstein	霍爾斯坦	
Friedrich Nietzsche	尼采	39
John Stuart Mill	約翰·彌爾	40
Herbert Spencer	斯賓塞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41
Alfred Russel Wallace	華拉斯	
Benjamin Disraeli	狄斯累利	42
Thomas Carlyle	卡萊爾	
Williar James	威廉詹姆斯	43
Radcliffe College	拉特克利夫學院	
Sarah Bernhardt	薩拉勃納特	44
Victorien Sardou	薩多	

Emile Zola	左拉	45
Captain Alfred Dreyfus	特勒佛斯	
Estarhzy	埃斯特哈西	
Felix Faure	菲里克斯福爾	
Joseph Conrad	康拉特	46
Edward Carnett	卡納特	
Henri Poincare	普恩加寶	47
Marie Curie	居里夫人	
Nicholas II	尼古拉斯第二	48
Bartolomeo Vanzetti	凡塞蒂	49
Nicola Sacco	薩考	
Henry L. Mencken	孟肯	50
Will Durant	杜朗	
Thomas Mann	湯姆新·曼恩	51
Bonn	波恩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初版

珠璣集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Great Letters)

每册定價十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incoln Schuster

譯者 許汝社

發行者 許立德

重慶川鹽三里十號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印刷所 大時代書局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